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6年第9期(总第28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5 字数149,000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0.51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狼和狗的悲剧与勃列日涅夫的哲学

——评苏修中篇小说《围猎》

.....红 宣 严求深 (1)

围猎(苏修中篇小说)..... (7)

一年四季(苏修短篇小说)..... (120)

哥萨克镇[第一部](苏修长篇小说·梗概)..... (142)

介绍两篇有关并村与反并村的作品..... (151)

别列祖吉村(苏修短篇小说·简介)..... (152)

明亮的河边(苏修话剧剧本·梗概)..... (156)

困难的收割(苏修报道文章)..... (163)

问题和性格

——伏尔加河上游农村札记(苏修特写·梗概)..... (167)

· 作品综述 ·

无可救药的苏修农业..... 葵 平 梅希雪 (198)

简讯..... (166)

狼和狗的悲剧与勃列日涅夫的哲学

——评苏修中篇小说《围猎》

红 宣 严求深

游荡在草原上的一条母狼拖走了“和平”集体农庄的一头羔羊，于是人们进行了一场围猎。被农庄主席请来打狼的矿井头子斯图普金不仅得到了狼，而且吃掉和带走了四头“最好的羊”。人吃掉的羊又全记上了狼的帐——这就是小说《围猎》告诉我们的故事。

作者是为了说明斯图普金一类当权者比狼更贪婪、更贪婪么？是的，在今天统治着苏联的大大小小的斯图普金们，确实是一伙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天天摆着人肉的宴席，区区几头羔羊又算得了什么。但这位苏修作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写狼吃羊、人打狼，自有深意存焉。

小说写道：

“动物之所以英勇地为生命而斗争，并不是因为它的勇敢，而是因为生存竞争是残酷无情的。这里没有法则或规律可言……”

作者笔下的母狼形象，便是这种“生存竞争”原则的集中体现。这是一条极为富有“人性”的狼。“它并不仇恨人，也并不仇恨狗，它只不过是想要活着，繁殖后代，在这辽阔而贫瘠的草原上随意游荡而已。”正是这种“生存意志”，驱使着它袭击狗，袭击狐狸，袭击田鼠、刺猬、野鸡、兔子等等一切比它弱小的动物。这确

实有点儿“残酷无情”，但又难道是狼的过错吗？狼不以其他动物为食物，又怎能生存下来呢？

狼不仅向其他动物，而且还向人（确切点说，是人所牧养的羔羊）发动了袭击。这是动物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这条母狼自己就是在人与狼的“生存竞争”的“土块缝隙”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捣毁了它的家，抓走了兄弟姐妹”，“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又杀死了母亲”。它孤苦一身，“瘦得只剩下一张皮”，因而不得不把羔羊作为捕食的对象。这样地“为生命而斗争”实在是可怜而又可悯。但这一来，狼可就倒了霉了，因为狼在羔羊面前固然是强者，而在人的面前却是弱者——

“母狼东奔西窜，要想摆脱这头钢铁巨兽（指围猎者驾驶的汽车）的追逐”，“他们同它所进行的，并不是一场一对一的公正的决斗，他们用钢铁保护起自己，同时武装到了牙齿。”

人为消灭了狼而举杯庆贺，但狼却终止了生存，连它肚子里六只尚未呱呱坠地的小生命也失去了生存的权利。狼不仅只能听任人们摆布自己的毛皮骨肉，而且还要蒙受不白之冤，成了一头替罪狼。据说作者还因此而“油然而产生了一片惻隐之心”哩。这样的事，确实是“残酷无情”的，可又难道是人的过错吗？当然不。何况按照“生存竞争”的原则，从来就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呵。

写狼其实是写人。人在狼面前是优胜者，但人当中也分成强者和弱者。小说中的“和平”集体农庄同苏联其他的农庄一样，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饲料奇缺，牲口总头数也“少得可怜”，“年景”很不好；其实，“年景岂止是不好而已，简直是从未有过的灾难”。于是只好向强者求援，向握有大批物资的矿井头子斯图普金求援。但人与人之间同样也是“残酷无情”的。斯图普

金振振有词地发问：“就假定我能帮你弄到这一切东西，你又能给我些什么呢？”是的，你要“生存”，我也要“生存”，你要我挖出点什么，我就要从你那里捞到点什么，这大概也是某种形式的“生存竞争”吧。这位斯图普金先生酷爱打猎，于是农庄牧场上的这头母狼就从害兽一跃成了宝物；农庄让他过足了猎瘾，再恭恭敬敬地献上了庄员们牧养的羔羊，这才得到了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生存下去了。小说中的小牧羊人米季卡对此很有点愤愤然，但他又懂得什么？谁叫农庄又穷又弱，斯图普金既富且强呢！

作者极力渲染这种善与善、人与善、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究竟想说明什么，这是不难搞清楚的。弱者固然值得同情，强者也未可厚非。弱者要“为生命而斗争”，强者也要“为生命而斗争”，斗来斗去，难免就“残酷无情”了。你说羊、狗、兔子、田鼠……葬身狼腹太残酷吗？但狼可有它的不得已的苦衷呢。你说从人的立场看，应当将狼消灭光吗？但从狼的立场看，那可要陷入一片“苦闷”与“绝望”了。真是羊说羊有理，狼说狼有理，人说人有理，谁都有理，因而谁都没有理。只怪大家都要“为生命而斗争”，因而除了听从伟大的真主“弱肉强食”的公正裁决又有什么法子呢？一部阶级斗争的人类历史，就成了弱者被强者所吃，强者又被更强者所吃的“没有法则可言”的闹剧，吃人者自是得天独厚，被吃者只好自认晦气。推而言之，斯图普金白吃几头羊，当然谈不上什么不应该，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即使再“残酷无情”，也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们也同样是在“为生命而斗争”呵。再推而言之，强国压迫弱国，富国剥削穷国，超级大国掠夺第三世界，自然也是天经地义的了。

那末，可怜的弱者有没有办法逃脱自己注定要被强者所吃的劫数呢？小说特意为我们塑造了一条猎狗的形象。“在很久以前，狗同样是自由而骄傲的，但它们用自由换来了饱食的安

逸和人的住所的温暖。”狗的前身是狼，同人也存在着“生存竞争”的关系，但狗的老祖宗比狼聪明，它把自己这个弱者的命运托付给强者——人，充当了强者的忠实仆役，因而不但不被强者所食，而且还能从强者的筵席分享得一杯余羹。然而，小说中的这条猎狗很不安分。它同母狼邂逅相遇，竟然一见钟情。理由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充分：“母狼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传宗接代的本能胜过了它对狗的那种世代仇恨的本能”，而猎狗则发现对方“身上有着某种同它和它的同类相敌对的东西，同时又有着某种使它感到亲切的东西”。狗终于成了狼的情侣，并且对狼的自由生活发生了兴趣——

“难道这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够理想吗？难道还是套着链条，向人摇尾乞怜的日子好过吗？”

回答是冷酷的：此路不通。弱者一旦离开了强者，立即就在“生存竞争”中陷入了劣势。猎狗饥寒交迫，伤痕满身，最后，终于成了“生存竞争”中的牺牲品——母狼的殉葬品。

一条始终坚持“为生命而斗争”的母狼，结局是肝脑涂地，一条一度挣脱了人的“链条”的猎狗，结局是死于非命。狼与狗的这一悲剧告诉我们，“弱肉强食”的原则是不可抗拒的，弱者是没有权利“为生命而斗争”的，是没有资格同强者进行“生存竞争”的。作者以一副悲天悯人的口吻向全世界的弱者们呼吁：没有戴上强者的“链条”的，赶快戴上吧。已经挣脱强者的“链条”的，赶快重新戴上吧。把自己的“生存意志”托付于强者的“权力意志”吧。如果强者还是要把你吃掉，那是命该如此；如果强者开恩，那岂不就生存下来了吗？你看，作者设计得多美妙：弱者的命运要让强者来主宰，次强者的命运要让更强者来主宰，那末，毫无疑问，整个世界当然得让某个超级强者来主宰。这是谁呢？还不是他们这个超级大国的超级头子勃列日涅夫！

小说所体现的这种哲学，具有深刻的阶级背景。在今天苏联所复辟的，不是年青的自由的资本主义，而是垂死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但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①小说把社会描述成连绵不断的“生存竞争”，正是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必然出现的竞争和无政府倾向在这位修正主义作家笔下歪曲的反映。而小说把“生存竞争”描绘成惨剧，主张弱者必须把命运托付给强者，则反映了苏修统治集团企图进一步加强集中与垄断的要求。但小说又把有背于集中与垄断的“生存竞争”说成是动物和人的“顽强本能”，又反映了垄断与集中并不可能消灭竞争。今天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正是面临着这样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在本世纪初，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也曾写过一篇以狼狗为主角的中篇小说《野性的呼唤》，出现在作家笔下的，是“一位皮毛辉煌的狼”，“唱着更年青的世界的歌”。如果说，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初期，还可以有人唱一首赞歌来企图恢复年青资本主义的那种活力，那末在《围猎》中的母狼，就只能发出“苦闷与绝望的哀嚎”和“愈来愈凄惨”的“悲歌”了。作者哀叹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他的出路不是社会革命，而是实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他宣扬的“弱肉强食”原则，不仅企图用来熄灭苏联劳动人民的反抗怒火，而且也要求各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无条件地服从于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的最高意志。他对农庄主席同矿区头头的自由挂钩颇有微词；他把苏联农业危机归咎于“组织上的缺点”，归咎于包括区农业局长在内的某些官员的“好用权势”、瞎指挥，正是站在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7—808页。

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的立场上，对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某种自由倾向的一种指责。因此，《围猎》这部书，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官书”，是一部忠实体现了今天居于苏联权力顶峰的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的社会法西斯官方哲学的小说。

在驳斥资产阶级把阶级斗争歪曲成“生存竞争”的谰言的时候，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段十分深刻的话：“生存斗争的含义在这里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不能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际上矛盾重重，虚弱不堪。勃列日涅夫的社会法西斯哲学，是注定要破产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正在并且已经证实了这一条光辉的真理。

^①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3—164页。

围 猎

(苏修中篇小说)

作者 鲍里斯·库利科夫

载苏修《我们同时代人》杂志 1974 年第 8 期

米季卡用肩膀撞开门，飞也似地冲进农舍，把一团团的寒气带到屋里。他歪扭着嘴大声喊道：

“狼！”

伊凡爷爷的鼾声中断了。不知怎么的，他奇怪地呼出了一口粗气就毫无声息了，仿佛米季卡这一声嘶力竭的叫喊使他突然咽了气。

“狼！”米季卡猛然扯住爷爷的一只毡靴。“你醒醒吧，老家伙，我说的是狼！”

“哪里有毛猴子！”爷爷醒了。他从炕上略微抬起身子，睁开了暗淡无光的小眼睛。“什么样的毛猴子？”

“就是那些最普通的狼呗！”米季卡依然扯住爷爷的毡靴不放。“你快起来，别再睡大觉了！”

“起来干啥？”爷爷还是摸不着头脑。

“还要说干啥呢！我们总不能等着狼把我们吃掉。枪在哪

儿？”

“在贮藏室里。可是子弹却没有了。”爷爷终于完全醒过来了。“你昨天打喜鹊，把最后一发子弹给糟蹋掉了。”

米季卡扑地一声倒在长凳上，用一只发抖的手拉下风帽，拿它来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我们完了，完了，狼会把所有的羊都咬死的……”

“你先别急，米特里……”爷爷坐在炕上，把两条穿着缙了底的毡靴的细腿垂在炕边。“什么样的毛猴子（他不叫狼，而是叫毛猴子，这样一来，这种凶猛的野兽就变得不怎么怕人了）。这些毛猴子又是从哪里来的？你一定是弄错了。”

“‘弄错了’，”米季卡火了。“罗兹卡一直叫啊叫的，后来又尖着嗓门叫了一阵，最后就没有声音了。我丢下书跑去一看，罗兹卡不见了，羊圈旁边的足迹——有这么多。”

“嘿嘿嘿。”爷爷笑得把头朝后一仰。“真不赖，米季卡，嘿嘿嘿，好一个会识别野兽足迹的猎手！”

“你嚷嚷什么？”小伙子跳了起来。“难道我连足迹也分辨不出来吗？”

爷爷笑得更厉害了，用一只硬得象木头似的手指抹了抹眼泪。

“你过去见到过很多吗？”

“见到过谁？”米季卡发慌了。

“就是那些毛猴子的足迹。本来嘛。而你却说，嘿嘿嘿……真是幻想家。”爷爷突然皱起眉头，赶紧爬下炕，把一件棉衣披在瘦削的双肩上。

“你上哪儿？”米季卡不安地问。“要去看看足迹吗？”

“我到外面去一下，”老头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就躺下睡吧。亏你想得出来，说什么毛猴子……它们早在一百年以前就

被消灭光罗。现在只留下了两条腿的毛猴子。你放我走！”

“我不放！”米季卡把两手张得更开了。“狼会把你吃掉的。”

“去你的！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好让它吃的，皮包骨头，加上一把胡子。”

“我不放！”小伙子一个劲儿直摇头。“它们可能就在附近什么地方躲着呢。”

“毛猴子是不会扑人的！”老头儿无可奈何地喊道。“快放开，要不我就在屋里小便了……好吧，你去拿一盏灯来，毛猴子怕火光。”

米季卡刚一转身去拿马灯，老头儿就溜到门边。他靠着门檻向外撒了一泡尿，不好意思地哼哼着，扒了点雪盖住尿坑，又神气十足地咳了一声说：

“走吧，领我去看看，这些足迹在哪里。”

米季卡把灯提得离开身子远远的——刚才他把灯心旋得挺高，所以马灯直冒着浓黑的烟炱——怯生生地走在前面。

其实，点灯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一轮皎洁的明月，散发出阴冷的淡黄色的光辉，照耀在覆盖着一层寒雪的草原上。广阔的草原高低起伏，从羊圈四周往外伸展，那羊圈看上去就象是黄澄澄海面上的一个黑色的小岛。

乍寒天气结成的薄冰，在木制的饮水槽里欢快地咯吱咯吱作响。

穿过一段木头铺成的小路，在薄薄的羊圈围墙里边，羊群不安地挤在一起，并不时咳嗽着。

“你听见了吗？”米季卡低声问，并没有向爷爷转过身子来。

“什么？”爷爷也低声地回答。

“羊群惊动了。”

“这是常有的……”

“嘶……这就是，”米季卡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提着灯东照西照，前后左右瞧了一会，然后蹲下身来。在羊圈围墙的周围，不用灯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个不平整的浅底大坑、一些爪子的痕迹和几撮兽毛。

伊凡爷爷也蹲下身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摸了摸足迹，还嗅了嗅手指头……

“当真是……”

“我不是说过了？”米季卡拉住爷爷的一只袖子。“回家去。”

爷爷两脚在原地踏步，口里念念有词地分析情况：

“一方面，真的，毛猴子的足迹是这个样子的……可另一方面，毛猴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们区里最后一只毛猴子是什么时候打死的。说不定，这是从村子里跑来的一条公狗？”

“它跑来干什么？”

“鬼知道那些狗名堂！会不会是你的茨冈？你老是夸它，说它很爱你。它想念你，就跑来了嘛。”

“我把茨冈锁着呢，”米季卡反驳说。“而且，茨冈的爪子要比这个大。”他又提着灯照了照，不知道为什么，也摸了摸足迹。“这是狼！罗兹卡到哪里去了？我的茨冈要它这个废物干吗？”

“慢来，慢来……你别说这个废物，”老头儿为自己心爱的母狗辩护起来。“它可是条挺不错的看家狗呢。”说罢，他轻轻地叫唤起来：“罗兹卡，罗兹卡，罗兹卡！”

米季卡也醒悟过来，放大嗓门，转动身子朝四面喊：

“罗兹卡，罗兹卡，罗兹卡！”

两个人都一时屏住了呼吸，可是回答他们的，只是冰冻的一月草原的一片寂静，还有那羊群惊惶的咳嗽声。

“狼把它拖走了，”米季卡断定说。“可你却连一发子弹也没

有。”

“本来不该去打喜鹊的嘛，”爷爷回敬了他一句，拖着步子向农舍走去。

“不该，不该，”米季卡气冲冲地说。“一共才三发子弹，就不会多领一点，带铁砂的……”

“我用不着这玩艺儿。要是有人来偷羊，你反正也不能朝他放枪，毛猴子呢，一百年以前就没有了嘛。”

“那末足迹呢！罗兹卡又到哪里去了？”米季卡钉着不放。

“我这就说给你听。”

他们走进屋子，爷爷脱下棉衣，把两只冻僵的手伸向炉子。米季卡把马灯放在桌上，一屁股在长凳上坐了下来。

“好，说吧。”

“马上就说。唉，你可真是个性急鬼……”爷爷呼哧了一阵，从炕上掏出一只装马合烟的荷包，不慌不忙地卷了一支烟。他打开炉门，用铁钳似的手指扒出一小块炭火，把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就开始咳嗽起来。

“嘿，咳起来了！这一下又得咳上半个钟头。”

爷爷果然咳个不停。他把两只夹着卷烟的指头伸得离开身子远远的，咳得连灰色的眼珠子也鼓了出来。最后，他的喉咙口咕嘟响了一声，咳声停止了。他用手掌抹掉眼泪，开始骂起自己来：

“早该戒烟了，我这个老傻瓜。我从六岁起就抽烟了，嗯咳。你，米季卡，真是好样儿的，没有染上这种毛病。烟比酒还坏，这该死的……嗯咳……嗯咳。与其烧这种脏东西，宁可多喝上一杯。”说完，又津津有味地吸了一口。

“够了，别卖嘴皮了！”米季卡打断他的话头。“你就说说狼吧。”

“什么毛猴子也不会有，”老头儿断然说。“罗兹卡发情了，它

需要公狗。你没听见，这些天它是怎么伤心地叫着？”

“这是它要死的预兆，”米季卡微微一笑。

“小傻瓜。竟相信起女人的老迷信来了，还是个共青团员哩！
嗯咳。什么‘要死的预兆’！它这是因为苦闷。它没有伴儿，就是说，没有朋友。”爷爷向脸上发烧的米季卡瞟了一眼。“嗯咳。所以村子里的公狗向它这儿跑来了。不是你的茨冈，那就是另一条公狗，把它带到草原上去了。而你却说是毛猴子！”爷爷朝烟头吐了一口口水，把它丢进炉子，接着就爬上了炕。

“公狗会跑上四十公里路到这里来吗？”米季卡挖苦地冷笑着。

“只要它想来，它就会跑上这么些路，”爷爷宽厚地说。“我在你那样年纪的时候，就常常跑到姑娘那儿去，来回都得走十俄里路。而且又不是用四条腿走，不是公狗哩，嘿嘿，是人嘛！黄昏割完草，上年纪的人都睡下了，我和朋友们就上村里去。走十俄里路到那里，再走十俄里路赶在天亮前回来。在身边坐上一会，再亲亲脸儿，那就心满意足了。早先的姑娘可规矩哩，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可重了，完全不象现在这样，中学还没毕业，就在找对象了。”

“瞧，又开无轨电车了，”米季卡皱着眉头说。“一点情况也不了解，光会瞎编。没根没据的，干吗要乱说一通？”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她们，这些姑娘们，为什么穿这样短的裙子？让我看着就觉得讨厌！”

“那你就别看！”米季卡得意地笑了。刹那间，在他面前闪现出笑容可掬的琴迦的形象来，她穿着薄得透明的短上衣和超短裙，两条结实的小腿上紧绷绷地裹着网眼长袜，胖乎乎的，一脸调皮的神情。他不由得眯缝起眼睛来。

“你想必是喜欢这样的罗，”爷爷讽刺他说。

“你说什么？”米季卡清醒过来。

“我是说，你喜欢短裙子吗？”

“我喜欢又怎么样。”米季卡不服气地说。“你尽扯这些干什么？再说，这关你老头子什么事？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没事儿。我们这就睡觉。罗兹卡同它的朋友正在草原上玩呢。玩够了，肚子饿了总归会回来的。那条公狗呢，也会跑回村里去喂肚子的。”

米季卡脱掉衣服，把灯心捻小，在吱吱作响的木床上躺了下来。

是啊，老头儿说得不错。罗兹卡早就想念公狗了——这一点米季卡也觉察到了，他自己毕竟是个助理兽医嘛——而那条公狗呢，一定也是听到它的召唤跑来的。可是，它是从哪里跑来的呢？这里离村子可有四十三公里路啊！但狼是不会有。早就一头不留地把它们全都消灭光了嘛。在米季卡短短十八年的岁月中，村子里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狼。它们总不会是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吧。很清楚，这不是狼。那末，公狗又是打哪儿来的呢？

不过，假如茨冈知道，它心爱的主人，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库热列夫在这里，在这遥远的羊圈里，由于想念它而苦恼着的话，那末，它也会从四十公里开外的地方跑到米季卡身边来的，而且不管什么样的狼，若是碰上了这条凶神恶煞般的狗，准会被它一口咬死，甚至连嗥叫一声也来不及。

在米季卡的想象中，出现了他的茨冈——躯体庞大、前胸尖窄、方形的下颌向前突出，看样子很凶，但实际上却是一条善良而讨人喜欢的狗。不……茨冈当然是不会跑到这里来的。它想不到米季卡在这里，再说它也不认识到这里来的路嘛……伊凡爷爷说得对，也许是另一条公狗把罗兹卡带到草原上去了，同那些它所不熟悉的人离得远远的。哪儿来的狼呢？人们早就把它们

消灭光了，把它们消灭光了，同时也就把它们遗忘了。而现在呢，米季卡不是从书里看到，就是偶尔听人说过：学者们突然又在论证，说什么狼是需要的，它们是自然界的卫生员啦等等……真不错，还是卫生员呢！它们咬死了马，拖走了羊……也许，当他在看书的时候，它们已经从羊圈里偷走几只羊了……不，这不可能……他没有听到特别惊扰的声音，也没有看到血迹……当然，这不是狼……那末是狗？对啦……可能是茨冈人的一条公狗。前天他和爷爷在路上见到过茨冈人的一辆大车，还好象有一条狗跟着大车在跑。也许不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茨冈人迁移的时候往往不带狗，而在过去呢，要是没有一群狗围着茨冈人的大车打转，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有一次，米季卡就曾经用一只心爱的足球跟他们换过一只黑色的狗崽子，并把它取名叫作茨冈……

也许，这是茨冈人的一条公狗在羊圈附近留下了足迹并且带走了罗兹卡？

米季卡做着梦。在一片白茫茫、暖融融的雾气中，交替着出现了狗的脑袋、雪地上的足迹、茨冈人、伊凡爷爷、琴迦……狼却一次也没有出现，因为米季卡甚至在动物园里也没有见到过狼……他在沉入甜蜜的梦境里去的时候，自己安慰自己说：“狼是不会有的。”他觉得这句话说得既肯定又清楚，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动了动嘴唇。

伊凡爷爷下了炕，小声说着什么，穿上衣服，把烟荷包装进口袋，提着灯走了出去。这些，米季卡都没有听见。

二

它是从远处，从一马平川的黑色草原上跑到这里来的。那

个地方冬天积不住雪，凛冽的寒气一夜之间就会把浅浅的小溪和坑坑洼洼中带有咸味的积水连底冻住。在那里它出生在一个腥臊难闻而又黑咕隆咚的狼窝里，在那里猎人杀死了它的父亲，抓走了它的兄弟姊妹——五个由于恐惧、饥饿和孤独而呜呜哀叫着的毛茸茸的黑色小肉团。它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人们在挖洞的时候，有一大块土堵住了它藏身的那个偏僻的角落。它生下来才两个月，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人，但伟大的生命本能告诉它，这些散发出强烈气味的奇怪的两脚动物，对它是不怀好意的。所以它哆哆嗦嗦地躲在那儿，甚至当洞里掉下来的土压在它身上时，也没有叫出声来。

人们高声谈笑着，提着一口袋吱吱尖叫的小狼仔走了。它又等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爬动起来，想要摆脱压在身上的土。那个大土块堵住了出口，但它的小脑袋还可以活动，而且土块之间也有缝隙，所以空气倒是足够的，只不过土块压在背上，使它感到很不舒服。

它断定那些两脚动物已经走远之后，就一边尖叫，一边试着用紧贴着肚子的还不结实的爪子站起来，土似乎松动了一点，却仍然没有完全放开它。就这样，它在黑暗的囚室里挣扎着，看来是永远脱不出身来了，但自卫的本能又一次拯救了它。本能告诉它，必须向前，朝那个大土块的方向爬，虽然它的鼻子碰到了土层，但那里毕竟有一块空着的地方。只要把身子蜷缩起来，还是可以容纳得下的。它丝毫没有作进一步的打算，眼前所作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从土块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它用四只小爪子支撑在地上，拼命地把身子向前挤过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须用头抵住那个挡在前面的大土块，把整个身子弯起来。它又作了最后一次的努力，终于爬了出来，紧接着，土在它身后掉下来，填补了那个空缺。它不知道下一步该怎

么办,所以着急地高声尖叫着。它用鼻子拱了几下,发现四周围都是土。它的头上也是土,要靠自己的力量爬出这个窄小的陷阱是不可想象的,而它也没有想到要这样做,因为它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不自由,什么叫做自由。它过去也没有离开过狼窝很远。母亲只允许它们在黄昏时分爬出窝来,如果有谁白天爬出来的话,母亲就要发怒,揪住它的后颈,好久不给那个不守规矩的小家伙喂奶。

以前它还有个父亲——一头高大而慈爱的公狼。父亲从来也没有责备过它们,它老是用牙齿替它们捉跳蚤,用热乎乎的大舌头起劲地舔它们的小脑袋。当母亲刚刚分娩,它们还是连眼睛都未能睁开的小不点儿的时候,父亲常常拖来绵羊或羚羊,等母亲吃得饱饱的,他自己才不慌不忙地把剩余的食物吃掉,然后在窝边躺上一会,就又走了。

后来,等它们长大了一些,母亲也开始出去打猎。它的乳汁已经不够六个孩子吃的了。一到早上,它和父亲两个回来了,胃里满满地装着肉,它俩把半消化的食物吐在窝里,几个狼崽子就你抢我夺地把这些东西吃掉。

再后来父亲失踪了。狼崽子们自然不可能知道,它们的父亲是在饲养场附近被人杀死的,它因为在草原上实在找不到食物,想到那里去偷一口小猪。母亲在周围地区寻找了好几天。足迹把它领到饲养场就中断了。它看到绿茵茵的嫩草地上有一滩紫褐色的血迹,它嗅了嗅气味,知道这就是丈夫的血迹。人们在这里用一发子弹打中了它的左腹。血迹的四周还留着几十个脚印。人们抽着烟,嗑着瓜子,用脚乱踢它那庞大的尸体。随后来了一辆大车,人们提着它的爪子,有一个人还侮辱地扯住它的尾巴——草地上留下了几撮狼毛——把它扔上大车运走了。

这就是母狼在一个温暖的五月之夜见到的情景。人们——看守人和饲养员正坐在屋子里下跳棋。它悄没声地跳过不高的围墙，抓住一口小猪，当人们听到猪叫声跑出屋来时，它已经在草原上走得远远的了……

狼崽子们开始习惯于吃暖烘烘的生肉了。这要比嚼过以后再吐出来的肉好吃得多。异类的鲜血使它们的嗅觉灵敏起来，也激起了它们野性的贪欲。

夜晚，当它们在窝边玩儿的时候，田鼠、旱獭和黄鼠在草原上吱吱叽叽地叫着。本能唤起狼崽子们的欲望，驱使它们急于向发出叫声的地方跑，去追逐那些愚蠢的草原上的小野兽，用自己尖利的小牙齿咬穿它们温暖的、充满血液的身体。但母亲用严厉的嗥声叫它们呆在窝边，于是它们又在踩得很坚实的场地上无忧无虑地玩着。

狼窝坐落在一个小山冈的脚下，它周围的山沟里长满了浓密的带刺的灌木丛。只有一条由狼开辟出来的不易察觉的小路通到窝边。

一天晚上，母亲用嘴衔来了一只掐得半死的旱獭。旱獭长得跟小狼们一般大小，肥肥的，一副笨头笨脑的样子。狼崽子们都把它当作活的玩具，一呼咙围了上来。就象它们平时自己玩儿那样，轻轻地抓它的腿，揪它的尾巴。但旱獭哪有心思玩呢，它不高兴地嚯嚯叫着，要想爬出它们的包围圈。

母狼躺在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它们。旱獭并不怕那些跟它一般大小的淘气的狼崽子，它怕就怕这头高大而强壮的母狼。它刚从自己那个很深的獭窝里爬出来，用后腿往地上一坐，想跟邻居打个招呼，可就在这个时候，母狼猝不及防地把它逮住了。它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狼，但千百年的本能告诉它，这种跟狗相象的灰色的野兽是它的世仇，它必须呆在自己那个有许多通道的

地下窝穴里躲开它们。是的，假如它早一点发现这头母狼的话，那是决不会被抓住的，因为它的窝就在身边啊。可是这头有经验的老母狼，在黄昏来临的时候，就耐心地守候在小山冈后面的獭窝旁边，躺在下风头的地方。而就在它爬出洞口，向四周看了看，用前爪擦了擦脸儿的刹那间，母狼象影子似的悄没声地从隐蔽的地方窜了过来……

就这样，它被掐得半死，来到了这个地方，被那些浑身发出臊气，长得跟它一般大小，但又跟它毫不相象的淘气的灰色小野兽包围着。旱獭知道，狼崽子对它并不怀有恶意，但它不愿意跟它们一起玩。它怕母狼，也怕狼崽子们尖利的小牙齿和它们难闻的气味。它要回家，回到那个又黑又深的獭窝里去。躲在窝里，无论狐狸也好，浣熊也好，就都不能逮住它。

它也有一副尖利的牙齿，虽然它从未用牙齿来咀嚼过生肉。它的食物是草原上粗粝的草本植物。不过，要咬断那些坚硬的草木樨和多汁的、长刺的莴苣菜，也得有尖利的牙齿才行……

有一次，一个带汽油味的两脚动物哈哈笑着来追赶它，追得它上气不接下气，仰面朝天一交跌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它被迫除了青草之外，还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咸滋滋的血的味道。这个两脚动物伸出一只油腻腻的爪子来抓它，旱獭尽力咬了它一口。两脚动物一边骂一边朝后跳开，它赶紧乘机逃跑。可是两脚动物又追上了它，并用棍子击中了它的腿，眼看它就要完了——腿被打折了，但它钻进了另一头旱獭的窝里，终于逃脱了性命。一条腿就此瘸了，还不时隐隐作痛。它已经不能灵活自如地在草原上奔跑了，因此，不是万不得已的话，它总是尽量不离开窝边。在草原上，狡猾的狐狸呀，浑身臊气的浣熊呀，纵跳如飞的可恶的伶鼬呀，到处都在乱窜……它带着一条病腿还是以避开它们为妙。的确，它是没有碰上这些家伙，然而，这一回却碰上

了这头大灰狼……

没有人知道，动物在临死之前有些什么感觉。有人说，没有任何感觉，瞧，那愚蠢的羊群不是熙熙攘攘地跟随着公羊向屠宰场走去吗！又比如，当野鸭子自由自在地栖息着，天真无邪地玩乐着的时候，却有那么一只冷酷而敏锐的眼睛在向它们瞄准。但是，要照那么说，一个人在被流弹、弹片或地雷命中之前，恐怕也未必会产生什么异样的感觉的。据说，在战争中，好些勇敢而快活的人常常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死去的：他好端端的从战场上回来了，为自己的安全无恙而高兴着，他坐下来，还正在说笑话呢，却突然送掉了性命……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家的母牛佐里卡的一对眼睛，这是在饥饿的一九四六年，我们迫不得已要把它宰掉的时候。当宰牛的，一个它所素不相识的人，走到跟前时，它让开了我喂给它吃的面包——这对我说来也是多么珍贵的食物啊！佐里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就哭起来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些泪珠——一颗颗晶莹明净的、象豌豆一般大小的泪珠……它没有挣脱牛绳，也没有想用角去抵那个宰牛的人，而只是用哀求的目光一会儿望望抽抽搭搭地哭泣着的祖母，一会儿望望我……我敢发誓说，它明白，我们要把它这头年轻力壮的，如果好好喂养的话，每次从放牧回来能够挤出半桶牛奶的乳牛宰掉，决不是出于某种怪念头，而是出于一种需要，但这种需要是它所不能理解的……没有可以使用的牧场了，阿斯特拉罕狂暴的热风把它们全都烧光了。没有干草，没有谷物，甚至连谷物的秕穰也没有了……

有人说，其他的家畜，当它们感觉到即将死去的时候，也是很少进行反抗的。可是，猪不是要拚命地尖叫吗？这种尖叫，恐怕就是它们绝望的哭声吧！还有狗，如果杀它的不是主人的话，

它就会对着枪，对着对方的手和喉管扑上去的……

至于那些未经驯养的野生动物，那是决不会向自己可悲的命运屈服的。直到最后一秒钟，鱼还拖着牢固的钓丝在暗黑的湖底跳动。为了挣脱这可诅咒的钓丝，求得死里逃生，它会忘掉或不顾疼痛，让钓钩撕破它那结实的嘴唇……狐狸和麝田鼠在被捕兽器夹住的时候，会咬断自己的爪子。受了伤的兔子一边绝望地吱吱乱叫，一边会用软弱无力的爪子狠抓猎人的腹部。负伤的大雁能用翅膀打折人的手……

战争期间有很多狼，我曾在那时见到过一头死去的老狼，它是被一匹负伤并且怀驹的母马咬死的。不管你信不信，但母马确实咬掉了那老狼的嘴，并用蹄子把它的天灵盖砸得粉碎……

动物之所以英勇地为生命而斗争，并不是因为它们勇敢，而是因为生存竞争是残酷无情的。这里没有法则或规律可言，所以马能够咬死狼，被捕兽器夹住的黑貂会咬断自己的爪子，小小的山鹑为了保护雏鸟，会奋不顾身地扑向凶狠的伶鼬……

旱獭除了人之外，从来没有咬过任何动物。当然罗，假如人不想去捉它的话，它本来是不会咬这一口的。

现在旱獭已经明白，它不能从这些灰色野兽那儿逃出去，不能躲在那个遥远的、黑咕隆咚的洞穴里了，至于那友好的打闹，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罢了……狼崽子们都吃得饱饱的，再说它们还从来没有用自己的牙齿咬过活的动物哩。只有血的气味才能引起它们进攻的欲望，而旱獭身上完整无损，所以它们也不想去咬它。而旱獭却深有戒心地嚙嚙叫着，弓起背，用爪子防卫着，老是想爬出它们的包围圈。母狼已经显得不耐烦了，几次走到旱獭身边，粗声粗气地嗅着它。如果不是有一只狼崽子咬住了旱獭的病腿的话，这场游戏还不知道要玩多久呢。自卫的本能立即发挥了作用——那只狼崽子向后一跳，呜呜地叫着，捂

着被咬伤的鼻子团团打转。但是，同它一起跳开的其他几只狼崽子闻到了旱獭的血腥气——老伤口又淌血了，它们急不可待地战栗着，又向它扑了上去。旱獭并没有白白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它咬它们的嘴，用爪子打它们，但终究没有能够阻挡住它们的进攻。只隔了几分钟，在踩实的场地上已经只留下了它的血迹，而母亲则关怀地舔着它们被咬伤的鼻子和爪子……

打这以后，它们就没有再尝过鲜美的活肉。人们抓走了五只小狼仔而没有去找第六只，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权威地宣称，狼崽子通常是五只，只会少，不会再多。而它，这唯一幸存下来的狼崽子，在地下的囚室里哭叫了一阵就沉沉入睡了。它梦见了母亲饱满的乳房，也梦见了那头肥肥的旱獭，不知道为什么，旱獭竟咬住了它的鼻子……

母亲直到深夜才回来，在被捣毁和洗劫一空的狼窝旁边高声嗥叫着。狼崽子听到了母亲由于悲痛而时断时续的、嘶哑的叫声，也开始尖叫起来，它生怕母亲听不到它的声音，还拼命地扒着土，发出沙沙的响声。母亲高兴的回应着，它挖呀，挖呀，一直挖到爪子在坚硬的盐碱土上淌满鲜血，才把它挖了出来。母亲一边慈爱地嗥叫着，一边上上下下地舔它，但它没有给饥饿的女儿喂奶，又重新挖起土来，并在狼窝的四周跑来跑去。

接着，母亲叼着它在草原上跑了很久。黎明时分，它才心满意足地吮吸着原来给六只狼崽子喂的奶，吃得饱饱地睡着了。

母亲在这个山谷里找到了一个草原狐的洞穴。母狼和母狐的这场搏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母狐躯干矮小，火红色的狐皮在春天长满了疥疮。它露出那根长长的獠牙，拚着命不断地向高大而强壮的母狼扑过去。狐狸就失去了半截尾巴，一道伤口从腰部通到肋骨，不断地淌着血；腹部也新添了两处宽宽的、鲜红的伤口。狼的嘴被咬伤，两个耳朵被撕破，大腿也被咬

穿了。母狐吱吱尖叫着，不停地围着对手打转，不让这强盗把自己死死抓住。本来呢，遇到这样顽强的抵抗，母狼也许会退走的，但是它挨着饿，它唯一幸存的女儿也挨着饿，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食物。母狼最近羸弱得厉害。靠它单独出去打猎变得困难了。自从公狼在饲养场附近被杀死以后，场上的看守人都背着枪，带着一群大狗。草原上呢，瘸腿的羚羊毕竟是难得遇上的……而且昨天还有六只狼崽子，它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母亲的乳汁已经不够喂它们吃了。要是今天再不能吃上东西的话，它的乳汁就连喂它那死里逃生的女儿也不够了。

这就是母狼之所以如此狂烈地同母狐搏斗的原因。但母狼却既不能把这灵巧的、火红色的、散发出难闻狐臊臭的骚货死死抓住，也不能用庞大的身体把它撞翻在地。母狐每次都及时避开了，还常常重重地打它一下。

但母狼毕竟要比年轻的母狐更有经验。它假装被打败了，呲着流血的牙齿往后退。狐狸要是能溜进洞里，在那里避避风头，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它太激动了，高声地尖叫着，一心只想冲上去，一心只想咬住对方。母狼让出自己的侧翼让它进攻，而就在母狐得意忘形地扑过去时，母狼用自己的大脑袋撞翻了它，刹那间，它的牙齿就咬住了母狐细长的颈子。

狐狸在临死之前，用它弯曲的爪子抓破了母狼那裸露而柔软的乳房……

狼吃掉了狐狸，然后挖开洞口，从里面接连捉出两只吓得呜呜哀叫的狐崽子。它发现洞里还有第三只，但这里盘绕着大叶榆树的粗大的树根，它既啃不断，也挖不掉，所以这第三只狐崽子竟侥幸地活下来了

小狼第一次尝到了狐崽子的肉味。它很喜欢吃肉，并且已经不大想吃奶了，不知道为什么，母亲的乳汁已越来越少了。

到了秋天，小狼长大了，成为一只高大细长而筋骨强壮的母狼。现在，它常常同母亲一起出去打猎。但小母狼还缺乏打猎的经验，它总是躺在草原上的某个山沟里，而母亲则把掉队的瘸腿羚羊或受了伤的兔子赶到它那儿来。只等猎物一出现在它的身旁，它就象一道灰色的闪电从埋伏的地方一跃而起……

每次都是母亲先饱餐一顿，然后，它再用亲切的嗥声招呼女儿进餐……

有一次，荒芜的十月草原已经覆盖上一层初霜，它们有一个星期没能找到食物了，母亲领着女儿沿着只有它才认识的小路来到一个大羊圈。就在近旁的暖烘烘的活肉气味使小母狼紧张得害怕起来，它张大了鼻孔，性急地尖叫着，但母亲呲着牙低声发起威来。是啊，它们必须悄悄地耐心等待着，一直等到圆圆的月亮钻进云层、看守人懒得敲响梆子、羊群在棚里安静下来、讨厌的狗停止吠叫为止。

直到天色将近黎明，四周才寂静下来。母亲从它隐蔽着的地方——长满了粗硬的草原灌木的旧青贮窖里站起身来，它倾听了一会，张大鼻孔吸了几口冷空气，然后轻轻一跃向羊圈跳过去。小母狼迟疑地走了几步，看到母亲没有命令它呆在原地，也就轻捷而悄没声地跟了上来。它们在下风头走着。羊群、人的住所和狗散发出来的暖烘烘的汗酸味，越来越厉害地刺激着饥饿的鼻孔。被这汗酸味招引来的大量口水，一滴一滴掉落在秋天细小而坚硬的草上。

无论是狗，是羊，或是沉浸在晨梦里的人，都没有听见它们走近的脚步声。

在灰濛濛天空的映衬下，羊圈就象是四周环绕着一道牢固围墙的大要塞。两头狼来进攻这个要塞了。它们面对着用枪武装起来的人，面对着凶猛的草原狗，面对着高高的围墙和深深的

壕沟，一步一步走过来了。它们之所以走过来，并不是它们对人、对狗、对羊怀有仇恨，而是因为饥饿在驱使着它们啊！

一直走到围墙跟前，母亲突然停住脚步，腹部贴地躺了下来，就这样躺了好一会儿，观察着动静。小母狼也在它后面躺了下来。它听到了羊群在棚里发出的簌簌声和咳嗽声，听到了离它们最近的一条狗睡梦中的吠叫声，听到了看守人的鼾声，也闻到了刺鼻的烟火气。一条狗要么是发觉了狼，要么是突然从梦中醒来，它倏地一跳，拖着叮当作响的铁链，凶猛地狂吠起来。小母狼听到这狂暴的狗吠，吓得连心也抽紧了，它贴在地上胆怯地往后爬了几步，忘却了折磨着它的饥饿，准备马上一跃而起，头也不回地奔向寒冷而荒芜的草原上去。母亲默不作声地呲了呲牙，命令它躺在原地，而自己却突然穿过那段木头铺成的小路向羊群扑去。立即，棚里传来了羊群凄厉的叫声，所有的狗都一齐狂吠起来，守卫室的门打开了，从里面冲出一个穿羊皮袄的睡眼惺忪的庄稼汉。庄稼汉的手里好象拿着一根棍子。但这棍子向上一指，却立即有许多条火舌腾空而起，紧接着，一个发出刺鼻气味的青面獠牙的炸雷从天而降，这雷仿佛击中了小母狼，把它钉在地面。小母狼吓得尖叫了一声，要想用脚跳起来，但四脚却不听它的指挥。庄稼汉又朝天放了一声雷，这雷声却把它从地上提了起来。小母狼掉转身子就逃，这时它看见，母亲驮着一头被咬死的绵羊，大步跳跃着，在它身边一掠而过。

转瞬间，叫声、雷声和狗的狂吠声都被抛在后面了。自由、亲切的草原张开双手，飞也似地跑过来拥抱它，拥抱这头年轻、强壮而饥饿的小母狼，拥抱它那聪明能干的母亲，它驮着的那头绵羊淌下来的热乎乎、咸滋滋的鲜血，正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呢。

它们在遥远的山沟里躺了一个半星期之后，又来到了羊圈。

这一回，狗已经不再拖着链条了，看守人也没有睡觉，背着那根闪闪发光的可怕的棍子在四处巡逻。他身后跟着一条小狗。它俩躺了好久，等候着可乘之机。但看守人却毫无倦意地在羊圈四周转来转去，鼻子里老是哼着一只象草原上的风那样没完没了的曲子。那条小狗跟着看守人兜圈子，而几条凶恶的大狗则蛮横地俯卧在羊圈的四个角落上。有时候，这些狗站起来，时断时续地嘶哑地叫上一阵。听到这凶猛的狗吠，小母狼背上的一根根毛竖了起来，心有余悸地全身发起抖来。它不明白，为什么聪明能干的母亲，虽然也同它一样饿得够戗，却不怕这凶猛的狗吠，躺着一动不动，没有吓得浑身发抖？既然母亲并不害怕，为什么它不再一次穿过那条小路，再拖走一头美味的绵羊呢？

东方开始破晓，母亲只好偷偷站起身来，灰溜溜地回到了草原……

一连好几个晚上，它们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小母狼饿得浑身直抽搐。白天，它去挖掘那些冬眠的旱獭和黄鼠，但挖了半天，只挖出几只田鼠。它连嚼也没有嚼就把它们囫圇吞了下去。但饥饿仍未减轻。夜里，它在打埋伏的时候，由于等得不耐烦而嗥叫了几声，挨了母亲一顿揍。终于，有一次，那条小狗离开了看守人，跑到离它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在一个土墩旁边东嗅西嗅，它忍不住从隐蔽的地方跳了出去。那条狗只来得及象兔子那样吱吱叫了几声，喉管就被咬断了，一股热血向小母狼的咽喉喷去，喷得它透不过气来，它顾不得身后有什么响声，飞也似地向草原奔去。母亲轻捷地在后面跟了上来。老母狼从它那里接过小狗，往自己颈背上一搭，它们就继续朝前飞奔。

小母狼觉得狗肉比羊肉和兔肉都好吃得多。这也许是因为它那天晚上实在饿得太厉害的缘故。它们并没有走远，约摸有两个月光景，它们一直呆在离羊圈不远的地方，经常变换着栖身

的地点。有时候，母亲停了下来，带着阴郁的神情嗅嗅那些隐约可见的脚印——这就是人的脚印，于是就恶狠狠地打着鼻嗤，把它带往别处去了。

它们很少到羊圈去。然而，不管人和狗防守得如何严密，母亲总是能够偷出一头羊来。小母狼当然不会知道，由于它们的出现，看守羊圈的人感到十分惶恐不安，它也不知道猎人正背着枪在草原上跋涉，人们正带着狗在到处搜寻它们呢。但聪明的母亲弄乱了足迹，带着它避开人们的追踪。

最后，人们派来了飞机。它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这半空中发出的轧轧声把它吓得半死。它想跳起来——当时它们正躺在一堆干枯的草原杂草上，但母亲用脑袋挡住了它，老母狼一头钻进风滚草堆里，让灰色的身子同灰色的野草融成一片，一动不动地躺着。小母狼也照样钻进了草堆。母亲眯缝起眼睛，小母狼也克制住恐惧，提心吊胆地张望着。它看到一只怪鸟，轧轧地响着，在天空中转圈子。怪鸟飞得很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从它身上掉下来落在地上。它感到，马上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但怪鸟转了几个圈子就飞走了。等轧轧声一停，母亲就用它那富有弹性的爪子倏地跳了起来，离开它们藏身的地方向前跑去。小母狼也跟在它后面飞奔过去。突然，母亲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走近一个什么东西。小狼看到，这是一块新鲜的马腿肉，嘴里立刻流出了大量酸溜溜的饥饿的口水。它不懂得母亲为什么逡巡不前，自顾自地向那块肉扑了过去，准备用自己饥饿的、锋利的牙齿把它美美地嚼上一顿，但母亲凶狠地咬住了它的大腿。小狼呜呜哭着，委屈地向后倒退，它决定象往常那样，等母亲饱餐之后再吃。但老狼把肉上上下下嗅了一遍，厌恶地皱着眉头走开了。小狼给弄得莫名其妙，它已经跟着母亲走开了——但突然又奔了回来。母亲还来不及把它赶开，它已经咬

下了一大块马腿肉，并把它吞了下去。从而它被狠狠地揍了一顿。老母狼发狂地赶着它在草原上奔跑，一路上又是骂，又是咬。沿途还见到几块肉，老母狼又照样把这些肉上上下下地嗅了一遍，连碰也没有碰，就赶着小狼走开了。

傍晚，小狼开始呕吐了。它觉得刚才吞到胃里去的不是肉，而是几百枚烧得通红的针。它痛苦地哀叫着，同时吐个不停。母亲也一边叫着，一边不住地舔它的腰、颈和肚子。过了一会，又用鼻子拱它，叫它起来，带着它走到盐土的水塘旁边。小母狼急着想喝水，但水塘里的水冻住了，它怎么也不能用鼻子砸开那层白皑皑的薄冰。母亲用舌头在冰上舔了好久，直到舔出洞来为止。它的嘴磨出了鲜血，终于舔出了一个冰窟窿，自己只喝了一口，就把位置让给了小狼。

小母狼喝了带咸味的冷水，肚子好过了一些，但接着它又开始浑身打战。就这样，它喝了又吐，吐了又喝，直到无力地跌倒在冰上为止。母亲嗥叫着把它拖到草地上，又给它舔起肚子来，舔着，舔着，小母狼渐渐感到轻松了。它看到了母亲忧虑和责备的目光：我叫你不要去吃那块肉，而你却偏偏不听我的话。往后可再也别去吃人留下来的东西啊！

从此以后，它牢牢地记取了这一教训……

有一次，它们又从羊圈那儿胜利地出猎回来，躺在一个僻静的小山沟里。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刻。凛冽的寒风在没有积雪的草原上呼啸着。一轮无情的明月在天空中散发出阴冷的光辉，在离开月亮很远的天际，几颗冷漠的亮得耀眼的星星眨着眼睛，似乎在发出哗哗剥剥的响声。

小母狼身上暖和和的躺在偏僻的小山沟里，刚才吃下去的羊肉在肚里散发着热气，浓密而光滑的毛皮挡住了严寒的侵袭，它感到生活又变得美满了。只是母亲却不安地翻着身，它时而

站起身来，时而用后腿坐着，抬起大脑袋望着天空。母亲心情很烦躁，这点，小母狼早就发觉了。近来母亲的脾气也变坏了，变得容易发怒了，时常无缘无故地咬它，甚至把它从身边赶开。母亲整夜整夜地在草原上奔跑，嗅遍了所有足迹、老的狼窝和山谷。小母狼解不开这个谜：既然它们吃得饱饱的，并且它们的新窝又是这样温暖和舒适，母亲为什么还要到处东嗅西嗅呢？它没有体验过传宗接代这种伟大的感情，而老母狼正是在这冬天的季节里奔走着寻觅公狼，但在这茫茫的大草原上，却始终找不到一条公狼。

老母狼回想起以前那些冬天欢乐的日子，几头年老和年轻的公狼就在这样的寒冬腊月里驯顺地跟随着它，为了占有它而互相厮斗。它们扑杀了一只野兽，总是先让它吃饱，然后，常常碰也不碰那吃剩下来的猎物，就赶紧跟着它跑。它们舔它的身子，吻它的脚爪，甚至舔着吃掉它遗留在坚硬的雪地上的粪便。随着岁月的消逝，追求者逐渐减少了，最后只剩下了一只公狼，母狼曾经一度委身于它，因为它是四只公狼中最强壮、最聪明、最勇敢的。也是这一只公狼，成了它以后三年中唯一的伴侣。但人们把它也杀死了。现在，哪怕能找到一只年轻的公狼，哪怕能找到一只并不强壮的、没有经验的、不太勇敢的公狼，它也会高兴无比的。它常常满怀喜悦地跟随着有点象狼的足迹一路追去，但是，到头来，这些足迹不是散发出狗的气味，就是由其它兽类所留下的。

它由于苦闷和绝望而哀嚎着。

小母狼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狼的哀嚎，它自己也不会这样嚎叫。母亲这惊心动魄的歌声使它恐惧地俯伏在地上。母亲抬头望着月亮，悠扬婉转，象流水一样绵绵不绝地曼声长嚎。有时候它停住歌声，象一座石刻的雕像，纹丝不动地侧耳倾听。但回答

它的，却只是冰天雪地的一片寂静和遥远的星星亮得耀眼的光芒。

但是有一次，一阵回答的嗥声传到了它们耳边。母亲高兴得乱蹦乱跳，开始更悦耳、更优美、更有召唤力地嗥叫起来。回答它的嗥声也是有召唤力的，不过这是沙哑的，带有焦急、催促意味的男低音。母亲向发出声音的地方飞奔而去。小母狼没有来得及跟上，而这倒反而使它幸免一死。突然，从灰暗的夜空里射出两道光柱，响起了凶猛的狗吠声和汽车马达的吼叫声。光柱照到母亲身上，它绝望地纵身跳了几跳，要想挣脱和逃掉这两道照得它头晕目眩的光柱，但光柱却象拴在身上似的追上了它。

小母狼没有落入这场围猎之中。本能和恐惧驱使它朝着跟母亲相反的方向跑，同人一起乘着汽车的狗并没有发现它。小母狼没有看到，人们驾驶着不知道疲倦的汽车在平坦的草原上紧紧追赶母亲；它没有看到：一发铁砂弹打中了母亲的腰部，那些冲向前来的狗赶上了已经负伤的母亲，把它撞翻在地，拚命往死里咬它。狗是不会宽恕狼的，因为狼是自由的野兽。在很久以前，狗同样是自由而骄傲的，但它们用自由换来了饱食的安逸和人的住所的温暖。它们争先恐后地一拥而上，毫不在乎它的反噬，要把这头可恨的狼，把这同它们有深仇宿恨的、骄傲而强壮的敌人撕成碎块，活活咬死。人们跳下汽车，要想用枪口和枪托来打它，用脚来踢它，他们喊着：“上！咬它！”母狼凶狠而猛烈地抵抗着。它并不仇恨人，也并不仇恨狗，它只不过是想要活着，繁殖后代，在这辽阔而贫瘠的草原上随意游荡而已。它的两条后腿已经折断了，肚子撕得粉碎，但也有两条狗因为被咬断了喉管而喑哑地吠叫着。这两条狗即使到了临死的时刻，还挣扎着爬到了它的身边，咬上最后的一口。

小母狼没有听到人们在满意地高声谈笑着，它没有听到，其中有一个，矮小的个子，肥胖的身材，足登软底毛靴，身穿贵重的羊皮袄，用手电筒照了照，骂出声来：

“这该死的狗，把狼皮都毁了。”

三

一连几天几夜，它哀声嗥叫着，不知饥渴地到处乱跑。只是偶尔有几次，它边走边舔着冷得刺骨的雪块，随即又呜咽着，绕开大路和有人迹的小道飞奔而去。

最后，它来到一个僻静的小山谷，警觉地打了个盹儿。它梦见了母亲、可怕的汽车、人和狂吠着的狗。有好几次，它吓得浑身发抖，警醒过来，马上一跃而起，警觉地向着寂静无声的草原侧耳倾听。

后来，由于饥饿的折磨，小母狼畏畏葸葸地第一次独自出去打猎。它冒险走到大路旁边，找到一只田鼠，把它一口吞了下去，甚至连滋味也没有分辨出来。就在这个时候，由于饥饿而变得敏锐的嗅觉闻到了一头野兽的气味，它不知道这是什么野兽，不过根据气味来判断，这总归是一种它所十分熟悉的野兽。它曾经尝过这种野兽的肉味，但确不定究竟是什么野兽——比它大呢还是比它小，可以猎取呢还是以避开为妙。但是，饥饿是如此地强烈，使它终于作出了进攻的决定：足迹是新的，这头野兽就躲在附近什么地方。它一边在小路旁边嗅着，一边沿着足迹离开大路怯生生地走过去。气味越来越浓了，小母狼不安地向四周张望着，它感觉到：野兽就在近旁了。突然，它看到，在漆黑的蒿丛里，有两颗冷冰冰、蓝莹莹的火花在发光。这头野兽转动着身体吼叫起来。小母狼断定这是一条狗，感到进退两难，只

好坐了下来。这头野兽从藏身的地方一跃而出，尖声叫着，威武地翘起毛茸茸的大尾巴，毫不畏惧地迎面走来。

母狼看到这头野兽个儿不大，比它要小得多，胆子就壮了。它记起了从羊圈偷来的那条狗的鲜美的肉味，就用尾巴往地上一撑，向猎物扑上去。这头火红色的野兽灵巧地一闪身。狼的牙齿咬了个空。因为惯性的作用，它的四爪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滑行了几步，鼻子碰在地上，带刺的青草把鼻子划破了，痛得它哀叫了一声。这头野兽狡黠地呲牙一笑，朝它的后腿重重地抓了一把转身就逃。这正是跟它一样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那头狐狸。长久的孤独生活，残酷的生存竞争，使狐狸成长为一头强壮、大胆而凶猛的野兽。虽然它还是第一次遇到狼，但并不感到害怕。它已经不止一次地逃脱过狗的追逐，跟獾进行过搏斗，并且打退过草原鹰的进攻。它知道，虽然它的气力不如敌人，但却要比它们更狡黠、更灵巧、更机敏。这就是狐狸见到狼并不逃走的原因。而且，在这光秃秃的草原上，又怎么能跑得过这有四条长腿的狼呢！必须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然后，在它清醒过来之前撒腿就跑，往一个荒废了的老洞里一钻，就能够安全脱身了。

狼追上前去。它飞快地赶上了狐狸，已经准备抓住它了。但是，奇怪得很，狐狸的尾巴好象独立于它的主人似的。狼去抓尾巴，而狐狸却原来在另一边……但狼很快就识破了狐狸的诡计。有两次，它眼看就要抓住这狡猾的敌人了，但狐狸随即又玩出了一套新把戏：狼刚一碰到它的身子，它立即发出啾啾的响声笔直往上一跳，露出一口洁白、尖细的牙齿，恶狠狠地尖声叫着。终于，狼抓住了它的尾巴，胜利地嗥叫起来。但狐狸转过身来在它的鼻子上抓了一下。狼痛得忍不住哀叫了一声，放开了那条腥臊的尾巴，狐狸就乘机钻进洞里。狼舔了舔伤口，也想跟着它爬进洞去，但洞里发出一股难闻的狐臊臭，而狐狸却在那黑咕隆

咚的地方磨着牙啾啾作响……

就这样，它靠着老鼠充饥，最后终于跑到了一条大河旁边。河的两岸密密实地长着一大片黄澄澄的芦苇丛。这里有许多食物。狼一到这儿，就根据气味找到了麝田鼠的窝，挖开芦苇搭成的小屋，把几只还没有睁开眼睛的小崽子吞了下去。

接着，它遇到了一群野猪。野猪踩倒芦苇，发出很大的响声从身边窜了过去。一头瘸腿的小野猪掉了队，也被它抓来吃了。

小母狼在一个不大的树林子里找到了一只受伤的野鸡，后来又撞上了一群在草地上嬉戏的兔子。兔子立即四散奔逃。它看准一只最肥的、行动不大灵活的兔子追了上去。兔子在小灌木丛里绕来绕去地逃，但狼把它赶上了结冰的河面，一直赶得它倒毙在冰上。小母狼并不知道，它闯进了一个禁猎区，所以这里才有这么多垂手可得的猎物。到处可以见到懒洋洋的野猪、驼鹿、野鸡、兔子和鹿。它不敢向鹿、驼鹿和壮年的野猪进攻，可那些病的、小的和弱的野生动物，已足够把它喂得饱饱的了。

它在这里一直住到第二年的秋天，感觉到自己是这块宽广而富足的禁猎区里享有充分权利的主人。它能够准确无误地分辨出人的脚印，从来不走近人们为兽类安放的饲料槽，也不去偷吃那些被捕兽器捉住的麝田鼠和兔子。母狼已经知道，人是它最危险的敌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它出生后不久就捣毁了它的家，抓走了兄弟姐妹；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又杀死了母亲，这就是说，他们也能够杀死它的。所以见到远处有人，它就赶紧躲开。母亲过去也没有袭击过人，它总是绕开他们的脚印，不跟他们觊面相遇。

但是，母狼终于在近处碰上了人。这是一个灰濛濛的十月的早晨。从昨天晚上起，它就注意到了鹿群中的一头有病的小

鹿。鹿群每天夜里都要到苹果园边上的饲料槽去，因为管林人总是在傍晚的时候送来干草、树枝和谷物。

母狼躺在不远的坑里，当担任警卫的鹿惊恐地瞪圆了眼睛，停停走走地走过去时，它就从隐蔽的地方跳了出来。不出母狼所料，那头有病的小鹿掉队了，它毫不费力地咬断了小鹿的喉管。

鹿肉又鲜又嫩，它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没有听到管林人从下风头走了过来。母狼一发觉有人在看它，马上停止进食，紧紧盯住对方：在两棵大树中间，有一个头戴麝田鼠皮帽的小伙子，背着枪，在灰蒙蒙的晨色中纹丝不动地站着。它吓得缩成了一团，首先想到的是逃走，但四个爪子都象被钉住了。它一动不动地瞧着那个同样被吓得呆若木鸡的管林人。最后，管林人动了一下，倒退几步，从肩上拿下那支不听使唤的枪。母狼也清醒过来，跳到一边，钻进了芦苇丛。就在这个时候，空中发出砰的一声，它的腰象被什么东西螫了一下，沿着芦苇刮来了一阵猛烈的风……

它躲在一个老獾洞里舔着伤口，伤势不重，但辛辣的火药和铅弹气味却熏得它厌恶地直皱眉头。突然，一阵嘈杂的叫喊声迫使它跳了起来。这声音来自四面八方。母狼楞了一阵，赶紧冲出洞去。但它又马上跑了回来，在猎人窄小的包围圈里急得团团打转。包围圈越来越收紧了。已经可以清楚地听到人们的说话声和压低了嗓门的叫喊声、狗的吠叫声以及轰隆轰隆的声音。枪弹不时划破天空，一阵阵刺鼻的火药气味随风朝它扑来。它尖声嗥叫着钻进了茂密的芦苇丛，要想在那里找到一个藏身之处，躲开那些可怕的声音，但声音却到处向它袭来，使它感到无路可逃。

它在发了一阵呆之后，就向声音比较稀少的地方冲了出

去。它看见两个猎人警惕地持着枪，分散隐蔽在树丛后面，就腹部贴地往下一躺，沿着芦苇丛从两个人中间爬了过去，飞也似地向前直跑。它是多么高兴啊！它发觉自己已经冲出了包围圈，前面就是自由、生命——但是它的四爪又象被什么东西钉住了。

在一条闪闪发光的细绳子上，飘动着散发出人的气味的红颜色的布片。这些红布片把它吓坏了，虽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它却拚命地沿着绳子往前飞奔，希望找到一个缺口，能够逃出这致命的包围圈。

“它在这里！”一个小孩子惊惶的叫声吓得它目瞪口呆。落在后面的猎人赶紧掉过身来。在它的身后，空气爆裂了，一发铁砂弹呼啸着从身边飞过，削掉了苹果树上的一块皮。母狼吓得丧魂落魄，拚命往上一扑，用胸脯挣断挂着小旗的绳子，冲进了苹果园。枪弹的呼啸声、人的叫喊声跟踪而来，几条狗也气喘吁吁地吠叫着，踏着它的足迹蜂拥而上。但是母狼已经知道，它终于突出了重围，不过还必须继续往前跑，离开这块食物富足但是十分危险的地方。

这些狗虽然都是猎狗，但用来猎狼却是无能为力的。母狼凭自己的某种感觉知道，要是它们追上来的话，它是能够对付得了的，因为拿铁棍的人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了。但那些狗一见到它钻进沿岸茂密的芦苇丛之后，就都停住不追了。

母狼歇了一会，马马虎虎地舔了舔伤口，又听到了人声和狗吠声。于是它穿过芦苇丛，又疯狂地飞跑着穿过冰封的河面，来到了河那边的草原上。

它在草原上又住了几个月，瘦得只剩下一张皮，为了寻找食物，它终于闯到这个小羊圈来了。

可是那条讨厌的狗却不许它偷羊。母狼把狗骗到草原上，

扑杀了它。现在，它正躺在长满了刺花李的一个僻静的山沟里警觉地睡着哩。

四

伊凡爷爷又用马灯照了照，嘴里发出啧啧的响声。米季卡说得对，这是狼！爷爷今年七十五岁了，在自己长期的放牧生涯中，他曾经见到过多少狼，见到过多少狼的足迹啊……是的，当米季卡头一次领他来看足迹时，他曾经怀疑过。再说，此地又哪来的狼呢？

爷爷记得很清楚，在战后的年代里——战争期间，顿河草原上的狼可老鼻子了——为了对付这些凶狠的灰色的畜生，他们又是带着狗到处搜寻，又是安放毒饵，又是从飞机上开枪打。有一次，他曾经单枪匹马地挖掘过一个狼窝，在一个用兽毛编织成的口袋里装了六只刚刚睁开眼睛的褐色的狼崽子，把它们送到兽皮收购站，结果，他收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老卢布，这使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干吗收购站的人要付给他这么多的钱，他在农庄里干半年活还挣不到这个数目哩！

他还记得，狼曾经不止一次地袭击过他所放牧的羊群、马群和牛群，狼还曾经跑到家里，拖走过牲畜棚里的小猪；至于说狼会进攻人——对这样的事儿他却毫无印象。米季卡担心“狼会把我们吃掉”，爷爷还笑过他呢。我们是不会让狼给吃掉的，不过，对羊群倒是必须加紧看守才是……

他又仔细地瞧了瞧足迹。足迹一直通向草原。老头儿跟着足迹向前走，不时弯下腰来，仔细审视着，生怕把它们漏掉。在狼的长形斑点的足迹旁边，还有一行行细碎的梅花点儿——这是罗兹卡的足迹。

看来，这条笨狗嗅着了敌人的气味，就毫不畏惧地跟着它的足迹朝前直冲。而狼呢，则是有意在引诱它，就在这里，不错，就在这里，一下逮住了它。在雪地上，留下了几个杂乱的足迹、几撮黄苍苍的毛和一滩黑色的血迹。

伊凡爷爷把这一切都仔细地看了一遍，破口骂出声来，把烟头摔在地下。他是多么怜惜罗兹卡啊！十五年来，这条狗一直忠心耿耿地帮着他放牧牲口。尽管它个儿不大，叫声也并不宏亮，但是它那舍己忘身的勇敢精神和刻苦耐劳的坚韧性格，却赢得了老头儿的热爱。整整十五年，在萨尔斯克草原上，不论在牧场或是在冬天的宿营地，只要他在放牧羊群，这条狗总是跟随在他的身边，凭一言半语就能懂得他的意思。光从这一点来说，也是值得爱它的。而现在，不知从哪儿闯荡来的这条恶狼竟吃掉了它！哼，这该死的畜生，你就等着吧！

老头儿朝草原方向威胁地伸了伸拳头，拖着步子回到了守卫室。

米季卡在木床上睡得挺香。几绺淡褐色的头发飘散在灰色的枕头上。还带有孩子气的殷红的嘴唇半开半闭，嘴边的口水在闪闪发亮。

这是一个多好的小伙子啊。尽管爱向他——伊凡爷爷发点小脾气，有时甚至叫他“老家伙”，但这决不是恶意的，不……要知道他是很爱爷爷的。小伙子的心肠可好哩。过去，当他还小的时候，他就常常从村子里步行走来，给爷爷带来了马合烟、家里做的各种食品，还有刚到的报纸。后来他在中专读书的时候……他们有多少助学金呢？真是少得可怜！可他不是带来巧克力糖，就是带来……嘿，一小瓶城里的酒。有一次还送给爷爷一件羊毛衫。可就这么一点助学金哪！

当然罗，爷爷也瞒着他的父母，悄悄给他一些钱：给你，米

特里,拿去看电影,给姑娘买点糖吃吃。米季卡的爸爸——爷爷的侄子,老是唠叨:“叔叔,您别惯着他。他会变得大手大脚的。还是让他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吧。我也不是舍不得钱,可我从来不多给他。中专里有钱发给他,就够啦。该让他知道知道,一个戈比,也来得不容易啊!”“嗨,原来是这样!凡是我尝到过的,你,谢列加尝到过的,现在都得让他也尝到。那末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呢?……”

爷爷忘记了狼,开始想起心事来。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他很少说出来。而且又能跟谁去说呢?有一次曾经想跟米季卡聊聊,可他,这小子,却说:“老家伙,你大发议论要反对什么呀?!”什么?小傻瓜。我是只会发议论吗?逢到不好的天气,颈上的伤疤直到现在还发痛呢。在彼列科普附近被白卫军砍了一军刀。谢天谢地,总算把第二刀挡了回去,不然的话,脑袋瓜早就跟脖颈儿分了家啦……

集体农庄刚刚组织起来的时候,谁当第一任主席的?嗨,米佳啊米佳!说给你听也不会相信。伊凡爷爷“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儿子”,当时担任了主席!过去他当牧人时,钱挣得比当主席多,得到的尊敬也多,人们都弯腰求他:“伊凡·伊凡诺维奇^①,您多照看这头母牛,它怀孕了,劳驾您多费神……”。可等当上了主席,有些人就霍霍地磨刀,要从背后捅他。怎么?一点不假。一九三三年就有人捅了他一刀。他们要想分走种子粮,而他,农庄主席,还有五个人把守在仓库门口:“不给!”“阿哈,还不赶快给我滚开,你们敢不给?给我揍这些反革命,他们要让人民饿死!”

他们把他打翻在地,用脚乱踢乱踩……他的妻子,娜斯塔西娅跑来了:“乡亲们,你们在干什么呀,看在上帝的份上,就饶了

^① 原文如此。疑为伊凡·彼得罗维奇之误。

他吧！”“好哇，你这个主席的狗老婆，还相信上帝呢，去你妈的！给你点厉害瞧瞧！”阿弗杰伊·麦尔库洛夫一皮靴踢在她的肚子上。当时她正怀孕，已经七个月了……米季卡有时还顶撞他：“老家伙，为什么你自己没有孩子？否则就可以去教训教训自己的了！”咳！有什么好说的……他跟娜斯塔西娅一起过了一辈子，五年以前，娜斯塔西娅过世了……

爷爷发觉，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擦了擦眼睛，动手卷起烟来。

米季卡甜蜜地咂了咂厚厚的嘴唇，在睡梦中转动着长着淡褐色头发的脑袋。他梦见了琴迦。他是多么得意啊！琴迦允许他吻她，还邀请他跳“白玫瑰探戈舞”和“白玫瑰华尔兹舞”。米季卡早已把羊圈，把伊凡爷爷，把狼都远远地丢在脑后了。而那头不知从哪儿闯到此地来的狼，现在却触动了老牧人的心思。

“明天就叫米季卡上村里去一趟，让他去拿些子弹来，要不，万一出了事怎么办？羊已经够少的了，一共才两百一十二头，如果不把狼赶走，准会干出许多坏事来。”老头儿暗暗盘算着。

而且，烟草，还有面包干也快没了，农庄主席上星期就答应把给养送来的，可到现在还不送来，这个老糊涂。

在漆黑的窗子外面，朝霞开始发出微弱的红光。老头儿旋灭了灯，轻手轻脚地把米季卡身上滑下来的皮袄盖上，走出屋去给羊群喂料。

五

“你为什么不叫醒我，老家伙？”米季卡睡意未消，蓬着头大发脾气。

老头儿把钩镰插进干草垛，笑了笑说：

“你睡得挺香。大概是梦见姑娘了吧？”

米季卡想起了梦中的情景，脸红了。他从身上脱下那件以前送给爷爷的羊毛衫。

“你又来这一套了，”老头儿不安起来。“有一回你也这么锻炼锻炼，结果还闹出了一场肺炎呢。”

“没——关——系！”米季卡冷得牙齿直打架，他抓起一把雪就擦起胸脯来。胸前的鸡皮疙瘩消失了，一颗颗小疙瘩转移到了背脊上，但也被米季卡用冰冷发脆的雪把它们赶跑了。

“没关系！”他更加神气地喊了一声。

年轻人擦得通红的身体上冒出了热气。红艳艳的太阳懒洋洋地把淡黄色的光辉洒在白皑皑的平原上。米季卡长长的影子在雪地上跳动着。寒冷的空气凝住了似的一动不动，气候十分干燥。

“我也建议你，爷爷，用雪擦擦身子，”米季卡得意地哈哈笑着。

“我一辈子没用雪擦过身子，也活到七十五岁了，”爷爷一边嘟哝着，一边把毛巾递给他。米季卡拿毛巾用力地擦着背脊。

“要是你做体操，再用雪搓澡，就能活到一百五十岁。”

“好吧，我看你能活到一百五十岁，”爷爷挖苦他。

“我活得到的，活得到的，”米季卡唱歌似地说。突然，他转了个话题，问：“罗兹卡到哪里去了？”

爷爷锁紧眉头：

“狼把我们的罗兹卡吃掉了。”

“狼？”米季卡一哆嗦，手里拿着毛巾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什么样的狼？”

“你是忘了还是怎么的？那里还有足迹呢。”

“足迹！”米季卡跑到围墙旁边，弯下身去。“对，就在这儿，足迹！我睡得把它都给忘了。难道真的是狼？”

“不是狼，还会是鬼吗？”

“那你为什么一声不吭，老家伙！”米季卡朝爷爷走近几步，大声喊道。“昨天还一直跟我说公狗、公狗的，今天却说是狼了！这狼是哪里来的？”

“也许，真的是公狗……”爷爷又改口了。

“还要说公狗呢！”

米季卡跟着足迹向草原跑去，一直跑到老头儿夜里看到血迹的地方，惊叫了一声。

“狼就是在这儿把它咬死的。”

“就是在这儿，”爷爷叹了口气。

“那我们还站在这儿干吗？！”米季卡一把抓住爷爷。“赶快到村里去，到村里去。把猎人找来，把子弹拿来。”

“那你就快跑。往大路走，可能在那里搭上一辆顺路的汽车。”

米季卡在守卫室里匆匆忙忙喝了几口烫嘴的淡茶，又往口袋里装满方糖。

“我走了，爷爷。”

“一路平安。”

米季卡急冲冲地走出门去，而后又突然跑了回来。

“你要多加小心……别舍不得木柴……万一有什么事，就把干草也烧起来。”

“你就放心吧，”爷爷受到了感动。“我不要紧，毛猴子我可见得多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别忘了走大路，走大路……”

六

寂静的草原一眼望不到边，上面薄薄的蒙上了一层银白色

的雪花，显得有点阴森可怕。要是能快一点赶到大路上才好呢……当然罗，书本子以及有经验的人都告诉他，狼一般是不会向人袭击的，爷爷和父亲也是这么讲的。可这仅仅是一般呀。要是万一碰上一头疯狼呢？谁能料到它心里安的是些什么鬼主意呢？要是它突然从山沟里跳出来，拦住去路，那才够你受的哩。而你这个傻瓜既没带枪，又没带刀。甚至连防身的棍子也没有带上一根……

直到走上了铺着一层残雪的大路，米季卡才松了口气，回过头去望了望，他对自己刚才的担心不禁哑然失笑。被人们日夜踩踏的这条宽阔平坦的大路使它增加了信心。他甚至将穿着漂亮皮鞋的脚往地上顿了几下，还仿佛感到，这条象钢铁一般坚实的路面在发出声音来回答他。声音是那么宏亮而且可以信赖……

离村子还很远，但米季卡并不害怕，因为他迟早总会碰上一辆汽车的，在这茫茫的草原上，有哪个司机会拒绝行人搭他的车呢？

狼是不会在大路上袭击人的——不知道根据什么，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可就是不知道爷爷那边怎么样？他独个儿耽在羊圈里，现在身旁甚至连条狗也没有。要知道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啦……

爷爷很少讲起自己，听父亲说，伊凡爷爷过去是个剽悍的骑兵，不过不是布琼尼的部下，而是在一个叫米罗诺夫的部下服役，并且曾经同这个米罗诺夫一起攻下了彼列科普……父亲还告诉他，有一回爷爷差点没被富农打死。后来不知为了什么事情，爷爷被清除出党了，于是又重新当上了牧人……不过现在要想的不是这个……米季卡所知道的，那就是爷爷从来不骂人，不打人，对所有的动物都非常爱护。对他，对米季卡，那就更不用说了！他常常悄悄地塞钱给他……有一次他赌牌，把助学金都输

光了。他只告诉了伊凡爷爷一个人。于是爷爷给了他三十卢布，不过劝他往后别再玩牌了。

对这件事爷爷再也没有提起过。只有祖孙两个人知道。本来呢，琴迦也是会知道的，可是，唉，这朵带刺的玫瑰花，她压根儿就不愿意知道，她跟他几乎不讲话。而且，在舞会上，琴迦根本不是邀请他跳“白玫瑰探戈舞”，而是邀请那个尤尔卡·萨姆索诺夫。尤尔卡念完十年制中学就进了区报社，不知道什么缘故，从此他就戴起眼镜来了，尽管在学校里他是从来不戴的。连领带也要赶时髦：一会儿细得象根鞋带，一会儿阔得象个熨斗，一直拖到肚脐眼下边。一星期两次——星期六和星期天——尤尔卡照例要从镇上赶回村来，正巧是在农庄俱乐部放唱片开舞会的时候……真叫人纳闷，琴迦究竟看中了他哪一点。鼻子尖得象个钩子，眼睛鼓得象条凶恶的鲈鱼，头发梳得油光光的。衣冠楚楚，纤尘不染……真该让他去和羊群打打交道，至于说那些小短评，谁又不会写啊……

米季卡本来也是可以在编辑部工作的，可是念完八年级之后，父亲说：进中专念书吧。米季卡下面还有彼奇卡、加尔卡、马什卡、宁卡和谢列加。嘿，弟妹一大群！而米季卡是老大，理应帮助赡养家庭。靠父亲一个人挣的钱是不够养活全家的。而且，老实说，米季卡本人也想早点自立。至于他进的是兽医学校，那也不是别人勉强他去的。他自小喜爱动物，常常把一些无家可归的小猫抱回家去，为白嘴鸦治好过受伤的翅膀。茨冈也是他出于怜悯而救下来的，因为狗主人打算把它淹死在切列帕什卡河里……为了换这条狗，他把自己心爱的足球给了人家。父亲曾为此大发脾气，命令他把这只小狗扔掉，因为他们家里已经有一条老狗了。经过米季卡苦苦哀求，才把它留了下来。如今茨冈已经长大了，它那凶恶的外貌，雷鸣般的嗓门和贪吃的习

性，叫人见了就会大吃一惊。由于它贪吃，父亲曾把它卖掉过两次，可是，这条狗两次都逃了回来，回来的时候，又是摇尾乞怜，又是乐得乱蹦乱跳，在它那健壮有力的长脖颈上还挂着一截断皮带哩。

“鬼知道这是条什么的狗！”父亲老是恼火地骂它。“下巴象叭喇狗，毛色象看家狗，身子又大得象牛犊！”

由于茨冈外貌凶恶，村里的孩子都叫它巴斯克尔维利亚狗。尽管它十分驯顺、善良，但全村的人见了它都怕得要死。茨冈从不无缘无故地乱叫，但是，一叫起来，那声音可大得几里路外的地方也能听到。

米季卡也确不定茨冈属于什么种，但是，即使这条心爱的狗种属不明，他也并不感到过分沮丧。何况，在周围邻近地区，谁有这样一条又高大、又强壮、又忠心耿耿的狗，堪与茨冈媲美的呢！

孩子们常常问米季卡：“它能够吃掉狼吗？”对这个问题，米季卡每次都轻蔑而傲慢地回答说：“那还用说！”虽然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狼比茨冈大呢还是比茨冈小。不过，这条肌肉发达、身躯高大、胸部尖窄的公狗，不管它是什么种属，看来总是带有一些狼的气质。

有好几次，那些牧羊犬和猎犬的主人放出他们凶恶的狗来，并驱使它们去咬茨冈。茨冈迟迟不对手交战，听凭它们来咬，还不时困惑地瞧着米季卡，似乎在说：“你瞧，这是它们自己找到我头上来的吧？”这时只要米季卡说声“咬”，茨冈立即用胸部把来犯者撞翻在地，紧接着，它那可怕的两颚紧紧地咬住了对方的喉管。可这个机灵鬼并不把对手咬死，而是等着人们把哀叫着的半死不活的敌手拖走，随后，它就站在最近的一根电线杆或草原上的小灌木旁边，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轻蔑地翘起一条

腿……

这次米季卡对茨冈所抱的希望比枪还大。他和爷爷都不是猎人，米季卡偶尔开枪打死一只喜鹊或乌鸦，爷爷也会大声嚷嚷：“干吗你要打活的动物？”但是，茨冈不用费多大气力就会把这头狼制服的……

米季卡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还是没有遇上一辆顺路的汽车，不禁焦急起来。他回头一看，只见在很远很远，几乎是目力不能达到的地方，有一个黑黝黝的东西朝他疾驰而来。

他没有停下来等车，而是继续赶他的路。他心里盘算着：走要比等好，如果汽车赶上来，就能把他带走，万一不能带走呢，那末，反正离家也总归近一些了。

他又走了一段路，就听得背后有辆汽车在揪喇叭。回头一看，原来是农庄主席的“鲍比克”。开车的正是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普拉霍京。

米季卡高兴地向“鲍比克”奔去。

“是到村里去吗？阿法纳西·尼基季奇？”

“到村里。上车吧，”主席嘟哝了一句。“准备回家吗？”

“去领给养，”米季卡顺口扯了个谎，可是马上想起了上个星期答应送来的给养到现在还没有运到。于是他委屈地嚷开了：“您自己答应给送来，可就是不送来。还是您亲口说的呢。”

“事情多着哪，米佳，忙不过来啊，连一分钟空闲的时间也没有。你也知道，饲料的情况糟透啦。我这就是从邻居那里回来，想请他帮个忙，哪怕给点去年的草料也行。”

“他肯给吗？”米季卡满怀希望地问。

“不肯给，”主席愁眉不展地回答。“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春天之前草料够吗？”

“勉强凑合……只是该把那些差劲的绵羊给宰了才好。反

正它们都不中用啦，光费草料。”

“不行啊，米佳，不能那么干哪。牲口总头数是绝对不准减少的。”

“这样的牲口总头数能顶啥用?!”米季卡怒气冲冲地说。“只不过是为了凑数罢了。”

“慢来，慢来。这种事不用你管!”主席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而布满了血丝，他朝米季卡瞥了一眼，不让他再说下去。“你还是谈谈羊圈里口蹄疫的情况吧。你在那里尽干些什么?可别让口蹄疫蔓延开来。区里的牲口因为生口蹄疫病不断地在减少呢。”

“我们那里没有口蹄疫。有三只绵羊得了布鲁士杆菌病。我把它们隔离起来了，该把它们杀掉，不然会传染开来的。”

“看来，你是想把全部牲口都杀了才称心。”

“不是全部，而是那些没用的。比如说吧，我们干吗要那些不会产犊的牲口呢?您不是在说饲料不够吗?”

“是不够……是不够啊，”主席嘟哝了两句又把话题一转：“给养你自己到仓库里去领吧。”

“要把狼的事情告诉他吗?”米季卡考虑着。“恐怕他未必会相信吧，要是他相信了，就会派猎手来的。不，我要亲手把狼打死。让琴迦瞧瞧我有多大能耐。到了那个时候，她那个长鼻子尤罗奇卡恐怕会因此而昏倒在地上呢……我不告诉他。只要问他拿点子弹就行了。”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仓库里有铁砂弹吗?”

“不知道。你要铁砂弹干什么?”

“嗯，以防万一嘛……可能有狼呢。”

主席笑了起来：

“我已经七年没听说有狼了。狼都被打死了，打得一头不剩。子弹你尽管到仓库里去领，要多少领多少。如果没有，你就

跟格努斯说，叫他给制作些铁砂弹。可我就是不明白，你要这玩艺儿派什么用场。”

米季卡默不作声。

“没见到有野兔子吧？”

“难得见到……”

“都打光啦，”主席拖长了声音说。“可你还说有狼哩。”

七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把米季卡送到门口，然后驱车前往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心情十分恶劣。他的邻居阿历克赛·伊凡诺维奇·孔德柳科夫——富裕的“共产主义曙光”集体农庄主席不肯支援草料，加上这个米季卡又唠唠叨叨地说什么要把不产犊的牲口宰掉，简直叫人烦透了！要知道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本人早就把这个问题向区里提过多次了。可是农业局局长伊凡·斯捷潘诺维奇·格特曼，这个好用权势的、身强力壮的庄稼汉，同时又是他的老相识，严峻地对他说：

“普拉霍京，你以后别再跑到我这儿来讲这种话了。就这样，你们已经把区里牲口的总头数减少到最低限度了。”

“可那些都是不会生育的牲口啊！”普拉霍京央告说。

“我知道它们不会生育。”格特曼拨弄着铅笔，朝窗外望了一眼。“只要一答应宰杀不产犊的牲口，你们为了过冬少些麻烦，会把好牲口也都给宰掉的。”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火了，他想大喝一声：“您怎么这样对我说话，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却只是干咳了一声，拿出手帕擦了擦晒得通红的脖颈子，轻声说：

“饲料不够啊，您也知道，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年景不好

啊。”

格特曼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踏着狭长的红色地毯轻轻地走到他的跟前，把手搁在他的肩上。

“知道，我的朋友。我全知道。但我既不是沙皇，也不是上帝啊，州里牲口的总头数正在灾难性地急剧减少，必须止住这股势头。明白吗？所以今年冬天无论如何要顶过去，我的老朋友。我到邻居那儿去帮你搞一些东西……同时你得准备明年造个人工培育的牧场。”

“拿什么来造啊？”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愁眉苦脸地问道。

格特曼的目光突然变得冷若冰霜。他把手从普拉霍京肩上抽了回来，脸色显得阴沉而严峻。

“挖掘潜力嘛。至于饲料呢，可以问孔德柳科夫去要点，他是个财主呢。我跟他怎么也说不通，他不是属于我们这个区的，你可以用邻居的名义请他帮个忙。祝你成功！”

他去求邻居帮忙，可是孔德柳科夫借口年景不好，一毛不拔。事情确实也是这样。这年景岂止是不好而已，简直是从未有过的灾难啊。打一九三二年起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就没见到过这样厉害的干旱……再加上今年春天黑色的“热风”把大量灼热的砂粒都吹到这里来了，哪里还会有什么饲料啊！不过，这个狡猾的孔德柳科夫肯定有饲料的，肯定有的！他的两只小眼睛的溜溜地乱转，巧妙地暗示说，他需要方木啦，砖瓦啦，一百吨水泥啦……可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又能从哪里搞到这些物资呢？几年来，农庄已经很穷了，不是缺这个就是短那个。土地是多的，但这顶什么用？尽是石头疙瘩的草原、坎坷不平的洼地和砂质的粘土地……从前这里是养绵羊和山羊的，后来上面来了指示要开垦荒地，反对养草。于是把牧场都给垦掉了，把河滩旁边的草地也给垦掉了。几乎所有的羊群都送去宰掉，说是要养猪和养母

牛了，可是拿什么来喂它们呢——那就不清楚了……所以现在农庄里连猪也少得可怜。羊的情况又如何呢？总数是两百一十二只，这象话吗？在他的记忆里，当年单单村子里庄员私人饲养的羊就有五千多只呢！后来又下达了命令：私人多养的牲口要交税，而你，普拉霍京，不许给人家牧场和饲料。于是庄员们把羊都宰掉了，甚至把小母牛也宰掉了。有的人把牲口卖给了农庄，集体的牲口增加了，区里兴高采烈，而普拉霍京眼睁睁地看着饥饿的牲口在饲养场的院子里受罪，他真是哭也哭不出来啊……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回想起来，十年以前，他这个农庄主席也有那么八只绵羊、一头母牛、一头小母牛、一头周岁的小公牛，还加上七十只鹅；可现在呢，家里就只有两只老母鸡，猫倒是繁殖得又多又快，它们都住在那板棚里呢。他带头作出了榜样，把牲口上交给农庄，管理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都跟着他把牲口上交了。如今，尽管家里牛奶和肉都不够吃，可是随你出多少钱他也不愿意再养牲口了。大一点的孩子都成人了，他们都离开家乡远走高飞了，普拉斯科维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常常发病，再说他的精力也远非昔日可比了。想当年，他白天既要在大田里张罗忙碌，又要在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开会办公，夜晚还要在灯火下面打扫院子，给牲口喂料，天不亮就和普拉斯科维娅一同起床了……无论出多少钱也不干了……庄员们难道不也是这样吗？要知道他们的年龄也都不轻了，已经不习惯于再这么干了……而青年人又干吗要喂牲口呢？再说，哪里还找得到青年人呢？

他气冲冲地关上了车门，登上咯吱咯吱作响的楼梯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对等候着见他的人一一点头招呼，随手接过女秘书递给他文件……应当开始办公了。他发现汽车司机尼基京也在那里，便问道：

“有什么事吗？”

“我明天想请个假给岳母送煤去。不出车搞饲料吗？”

“不出车，”普拉霍京叹了口气。尼基京双眼射出了满意的光辉。“好吧。不过今天你得把米季卡送回羊圈去。他和伊凡爷爷那里已经没有给养了。”

八

茨冈快活地叫着向米季卡迎了上去。它用两条后腿站了起来，带着笑容亲昵地舐他的面孔。

“嗯，嗯，”米季卡大为感动。“行啦，行啦，”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方糖，塞进茨冈的嘴巴。这条公狗把糖嚼得咯吱咯吱作响，片刻便吞下了肚，接着又舐起米季卡来。

“你要准备好对付狼啊。”

狗似乎听懂了主人的意思，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它用四条腿往地上一站，快活地围着米季卡打转，颈上的链条叮当直响。

“会过面了吧，会过面了吧，”米季卡听见母亲和婉动听的声音。维拉·谢苗诺夫娜提着一桶饲料汤走进了院子。“一定是接过吻了吧？”

“接过吻了，”米季卡笑了起来。“父亲不在家吗？”说着接过了木桶。

“他在田里。孩子们还没有放学回来。宁迦和马尼卡在幼儿园里，谢列加在家。他有点不舒服。”

“他怎么啦？”

“没什么要紧的……昨天发了烧，咳得很厉害，所以我今天不让他到幼儿园里去……”

他们有一头母牛。这样一个家庭没有头母牛是不行的。母

牛从栅栏缝里伸出了它那又长又红的嘴，用冒着热气的舌头不住地舐着湿润的鼻孔，不耐烦地哞哞叫着。

“佐里卡，佐里卡，”米季卡亲热地唤着它的名字，一边把饲料汤放在它的面前，一边用手心轻轻地拍拍它那油光水滑的额头。“你没生病吧？”

“它健康着哩，”母亲回答说。“可就是找不到东西喂它。干草也快吃完了。我们每天在槽里放两只面包。这可不是长远之计啊！”她把手摔了一下。“你们那边好吗？”

“还算正常，可就是……”米季卡本来想提起狼的事情，但幸亏没说出口来。“我到仓库管理员那儿去一趟。你给我们准备点吃的东西。”

“你今天就要回去吗？”

“要回去。就爷爷一个人在那里……他连吃的东西都没有啦。”

“不见得会一点都没有吧。在家宿一夜吧，洗个澡。今晚俱乐部有舞会呢。”

“舞会？”

“今天是星期六呗。”

米季卡禁不住难过起来。他好久没去跳舞了。不过，倒不是舞会本身对他有什么诱惑力，而是因为只有在那里跳探戈舞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搂搂琴迦啊！当然罗，这还得那个戴猫头鹰式眼镜的尤罗奇卡不在场才行。要是尤罗奇卡在场的话，她就跟他寸步不离，小声说着话，尤罗奇卡装出一副庄重的样子，保持缄默，而她却一个劲儿地叽叽喳喳讲个不停……但米季卡终究还是从她投来的目光中，找到了某种使他如痴如狂的魅力。在她那令人困惑的目光中，仿佛隐藏着她目前暂时还不能向他吐露的衷情……唉，米季卡是多么希望去参加舞会啊！

“今天就走，”他摇了摇头说。“农庄主席答应四点钟前放车子来。”

九

米季卡从仓库里领到了麦片、面粉、猪油、蜂蜜、火药和空弹筒，可就是没有铁砂弹。他不得不照着主席的建议去找瓦西卡·格努斯，虽然米季卡并不喜欢格努斯这个人。其实村里又有谁喜欢格努斯呢？难怪大家给他提了个格努斯^①的绰号，提这个绰号完全不是因为他讲话带鼻音的缘故，也不是因为他由于震伤而变成斜白眼的关系（这已经是战后的事了，瓦西卡想用炸药炸鱼，不料，炸药在手里炸开了；对不知道底细的人，他就吹牛说是在前线负的伤）。大家把瓦西里·麦尔库洛夫叫作格努斯，是因为这家伙心狠手辣加上满腹牢骚。他不知在哪个部门工作，却总是身不离枪。上面说过，他是个独眼龙，又缺少一条胳膊，尽管如此，但他打狗射猫却是弹无虚发，用一只左手就能轻巧地剥下它们的皮。如果有谁由于瓦西卡打死了狗或猫而同他争吵的话，他就会不慌不忙地把手插进口袋，喻声喻气地说：

“你用不着发火，也别大叫大嚷，看看这个文件就会知道，你把狗放出来乱跑，不让你罚款还真该谢谢我哩。”

他有一份希奇古怪的证明，上面不但准许，而且还规定他有权打死野狗和野猫。

村民们听说要罚款（村里很少有人将自己的狗套上锁链的），骂了几句街就走开了。每逢开会，格努斯都要发言，大发牢骚，抱怨集体农庄不照顾他这个残废人，还说了好些莫名其妙的

^① 格努斯在俄语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指说话带鼻音的人，一是指卑鄙下贱的人。

话，因为他口齿不清，语意隐晦，很少有人能听得懂。

米季卡的茨冈凭它特殊的嗅觉，对格努斯怀有刻骨的仇恨。每当他走过库热列夫家门口，这条狗就嘴边喷着白沫拚命狂吠，要想挣脱链子冲上前去。

但格努斯毕竟是个打野猪的能手，剥羊皮的行家，打兔子（只用一只手！）更是百发百中——看来，这都是从打狗中练就的本领——此外，他还会制作各种各样猎枪用的散弹，因此他在村里也是某种必不可少的人物，可是村民们还是非常不喜欢他。除他以外，村里恐怕只有“涅乌斯特拉希梅”^①更不受人欢迎了。涅乌斯特拉希梅的大名是罗季昂·罗马诺维奇·罗佐罗夫。村里要是有别的人也叫这个名字的话，大家准会把他叫作罗佳的——不论出于亲热也罢，出于蔑视也罢。可是对罗佐罗夫这个人，大家只叫他“涅乌斯特拉希梅”或“罗罗罗”。这后一个浑名，同他姓名的开头三个字是罗、罗、罗也毫无牵连。

罗佐罗夫以前是会计员，现在已经退休领养老金了，但身体还很壮实，个子高高的，穿着讲究，无可挑剔，两颊刮得铁青，只在鼻子底下留了一撮灰白色的小胡子。他常给区里的《丰收报》写短评，用的笔名就是涅乌斯特拉希梅。没人知道他为啥要做这种事，不过大家都晓得，那个在报上严厉批评科里卡·格拉兹科夫喝醉了酒开拖拉机、压坏了村里林荫道旁的一棵小树的神秘人物涅乌斯特拉希梅，就是罗季昂·罗马诺维奇·罗佐罗夫。罗佐罗夫以前靠工资养活自己，而现在则靠一些微薄的养老金过活，他从不喝醉酒，不抽烟，因此，他对那些喜欢捞一把（即使数目很小）的人，对那些酷爱喝酒、在俱乐部看戏时抽烟的人，是决不轻易饶过的。他常写信、写文章寄到报社或人民监察机关去……

^① “涅乌斯特拉希梅”在俄语中的意思是“无所畏惧的”。

不能够说，罗佐罗夫的检举揭发获得了热诚的感谢，恰恰相反，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农庄庄员都瞧不起他。然而，缺点确实被揭露出来了，有些人也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罗佐罗夫呢，上面也要求他“继续检举揭发”。

虽然村里的人都不喜欢他，但又觉得少了这个人不行。人们常常相互恐吓对方：“我去告诉涅乌斯特拉希梅，让他到区里告你一状，给你点苦头吃吃。”或者说：“叫罗罗罗来收拾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有时候却又说：“可千万别让涅乌斯特拉希梅知道了，不然的话，调查组检查会使你吃不消。事情就这么算了吧。”他写的基本上都是批判性的文章，诸如：《秋耕地的遭遇》、《过冬难》、《奶产量下降》、《一位游手好闲的英雄》、《贪赃者逍遥法外》、《是谁破坏贸易制度》、《为什么无动于衷……》。

米季卡去找格努斯，在离仓库不远的地方碰上了罗佐罗夫。罗佐罗夫先把皮公事包从右手挪到左手，然后用右手碰了碰丝绒帽。他问道：

“情况怎么样啊，小伙子？”

“还可以，”米季卡嘟哝了一声，就想从他身边绕过去，但涅乌斯特拉希梅却拦住了去路。

“口蹄疫没有蔓延开来吗？”

“没有。”

“饲料够吗？”

“够了。”

“你们那里的情况简直太好了。”罗佐罗夫见怪地说。

米季卡耸了耸肩膀。

格努斯正在棚屋里装弹药。一见到米季卡，他就快活地用鼻音说起话来。

“这是为你那条狗准备的……”格努斯一边用手比划，他将

如何巧妙地把茨冈击毙，一边抽动着半边面孔快活地笑了起来。

然而米季卡却丝毫不动声色，这就立刻引起了格努斯的戒备。他把装了一半弹药的子弹搁在一旁，收起了脸上的笑容。米季卡开口要二十发铁砂弹。这一下可使格努斯大吃一惊。他霎时从小板凳上跳了起来，扯住米季卡的袖子，一定要他说个明白，既然他们连野猪也不准备打，那要这么些铁砂弹干什么用（别的且不说，但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打野猪，格努斯总是一清二楚的——现在时兴开枪命中野猪的耳朵，而格努斯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这方面的一位大行家）。

米季卡沉不住气了。心头的秘密憋得他实在太难受啦。于是他漫不经心地脱口说道：

“防狼呗。”

格努斯哈哈大笑起来，马上从纸头杯子里倒出二十发铁砂弹给了他，还给了些子弹和火药。米季卡要是拿着东西一走也就没事了，可他偏要嘀咕一句：

“我要把茨冈带走。跟狼打交道可不是开玩笑哩。”

格努斯的独眼顿时发红了，脸上的肌肉直抽搐，露出十分慌张的神色。他向米季卡跨前一步，要想抢回铁砂弹，但米季卡早就把铁砂弹装入裤袋，一转身溜出了棚屋……

在管理处门口，他遇见了琴迦。琴迦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正朝牛奶订购站走去。她两颊绯红，笑容可掬，穿着一双红色的高统靴，裙子呢，不用说，是短短的，离开她圆圆的膝盖足有一虎口。

“是红头发吗？”她把眼睛睁得圆圆的。“你从哪儿来？”

米季卡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他长的红头发——他的头发早就从原先的火红色变成几乎是栗色的了，可是这个外号却从一年级开始就跟着他了。如果是别人的话，他准会生气的，然

而，“红头发”这三个字从琴迦嘴里说出来，却使他感到又亲切，又中听。

“从羊圈那里来。”米季卡噉噉着回答说。裤袋里的铁砂弹仿佛变得比铅球还重，两条腿也如同绑着铅块似地一步也挪动不得。

“你瘦了，脸也晒黑了，长成大人了，”琴迦说道。她还在他身边跳动着，小声说了些什么，但米季卡却一句也没有听清楚。他仿佛站在云雾里，睁大双眼盯着她瞧，但只瞧见她那小小的翘鼻子以及那无声地蠕动着、未经唇膏糟蹋的丰满的双唇。

“晚上来跳舞吗？”他终于听清楚了她的话。

“嗯……我来……”

“一定要来！莲诺奇卡·杰格佳列娃带来了好些胶木唱片，全是硬壳虫乐队演奏的乐曲。她还有新录制的磁带，那是吉他音乐，跳完舞再到她那儿去听。”

一股甜蜜的暖流渗入了米季卡的心坎。这就是说，琴迦还是需要他的，也就是说，今天整个晚上他将和琴迦在一起跳舞，然后还要一起去莲诺奇卡家。

米季卡感到身上发热，他解开了羊皮袄的钮扣。

“嗯，我走啦。你倒好，穿着皮袄，可我真傻，没穿外衣就跑了出来……记着，别迟到了……”

说完，一溜烟就跑了。

米季卡象喝醉了酒似的，微笑着走进管理处的房子，在走廊上站停下来，苦苦地思索着，他到这里是干什么来的。

“准备好了吗？”尼基京叫住了他，声音里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准备好什么？”米季卡怔住了。

“上路啊，我说。不然天要黑了。”

“上哪儿？”米季卡还是摸不着头脑。

“到羊圈去呗，”尼基京两眼盯着他说。“你别是喝醉了吧？也许，是害病了？”尼基京的脸色缓和下来，关心地问。“如果害病，那就别走了，去床上躺着吧。”

“等一等，等一等……”米季卡眼前闪现出琴迦那幸福的笑脸，耳畔响起了电唱机里的乐曲……“请你……就在这儿等一会儿……我这就走。”

在尼基京困惑不安的眼光注视下，他猛地跑出管理处的房子，急匆匆地朝牛奶订购站飞奔而去。

“我去说，她会理解的，”米季卡口里念念有词地又重复了一遍，“我去说，她会理解的。”

他敲了敲窗子，向坐在女实验员旁边的琴迦招了招手。

“你怎么啦？”

“你知道，琴迦……我今天不能去俱乐部了。”

琴迦的眼睛一下子暗了下来，她好象怕冷似的缩了缩肩膀。

“随你的便。”

“你等等，琴迦，”米季卡央告她说。

他没头没脑地跟她讲到伊凡爷爷一个人单身留在那里，讲到狼把他们的罗兹卡拖去吃了，并且很可能今天夜里又来袭击羊圈，把羊吃光，甚至把爷爷也咬死。

琴迦不禁发起抖来：

“米季奇卡，我害怕。”

看到琴迦为他如此担惊受怕，看到她紧紧地向他身边靠拢，米季卡突然感到自己变成个勇士了。他挺直了身子，用手摸摸她的头发。

“瞧你，琴诺奇迦……你别害怕。我有枪，我把茨冈也带去。不过你可别告诉任何人。我要亲手把狼打死，把狼皮拿来送

你。”

“真的吗？”琴迦高兴起来。“嗨，这该有多好啊！狼皮好看吗？”

“就是那种灰颜色的，”米季卡含含糊糊地答道，接着，不知道为什么又加了一句：“还带有光彩哩。”

“不过你可要小心点儿，米佳。”她把他的羊皮袄给扣上了。

“你，你……”米季卡把目光移到一边，“你别跟尤尔卡跳舞。”

“谁理他呢，这个长鼻子！”琴迦皱了皱眉头。“我等着你回来。你是我的身披狼皮战袍的勇士。”她笑了笑就跑进屋里去了……

米季卡就象身上长了翅膀，飞也似地跑进管理处，对着尼基京叫道：

“开路！”

“你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没什么，尼基京同志，只不过是象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的那样：生活是好的，活着是好的。”

十

就在主显节^①的前夕，可怕的寒潮来到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每年总是在这个时候，顿河两岸冷得特别厉害。麻雀簌簌地抖着，躲在屋檐底下，绵羊在羊棚里紧紧地挤在一块，兔子也钻到了雪层底下。如果雪面上结起了一层厚厚的冰凌，或者叫做冰壳的话，那末，一群群的沙鸡就会因饥寒所迫而飞到人的住所里来。而那些没有天良的人，就纷纷开枪扔

^① 主显节，又称耶稣受洗节，在每年的一月十九日。

石头，杀害这些羸弱无力的禽鸟……

在这严寒的季节里，草原上显得格外阴森可怕。白天，狂风怒号，低低飞旋着到处横冲直撞，一到夜晚，它却钻到了某个凹地或山谷里去“取暖”，直到黎明才重新出来。夜空闪烁着冰冷刺骨的寒星。高低起伏的草原披着一件厚实的、死气沉沉的白衣，这肃穆冷酷的茫茫世界真使人感到毛骨悚然。当你身临其境时，你简直不会相信：在什么地方还会有城市，还会有暖和的住房，还会有人；你简直不会相信：在什么地方还会有任何生命，——四周除了一大片阴森可怕的、寂静的空间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无论是大路、小径，也无论是人踪、兽迹，都不见了——一切都被冰雪和严寒淹没了。只要你一来到这白茫茫的草原，万籁无声的冰天雪地就会侵袭你的头脑，扰乱你的心灵。你会忍不住要想叫出声来。这可能是由于无可名状的恐惧所引起的，但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孤独无援的缘故吧！

在这些日子里，草原上常有狼嗥。我曾有机会听到过这种惊心动魄的，但同时又是，我敢说，非常美妙的音乐。首先传来的是一头狼孤单而胆怯的嗥声，它似乎只是在试试嗓子，并不期望得到回答，过了一会，嗥声渐渐变得愈来愈凄惨，愈来愈自信，也愈来愈响亮了。于是，从那遥远的地方，一个同它一样忧伤的伙伴开始跟它应和了，一头两周岁的小狼用清脆的低音和唱起来，刹那间，草原上空飘扬起一曲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的交响乐。狼的嗥声绝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单调枯燥。其中有些段落音调异常优美，音色也各不相同，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声音中表现出来的无穷的哀伤与绝望。

也许，狼是在为自己的孤独而哭泣吧？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悲伤吧？而人们却编造了那么多嘲笑和中伤狼的俗话和谚语啊。

年轻的母狼突然发现自己身上起了一种异样的变化，这使它感到心慌意乱。它已经好久不想吃东西了，虽然它再也没有去过羊圈。它渴望着某种另外的东西，但这究竟是什么呢？连它自己也不清楚。

如同它母亲过去所作的那样（现在它已经只能依稀地记得自己的母亲了），年轻的母狼奔驰在草原上，在地上东嗅西嗅，脚掌被寒冷而尖利的冰凌刺出血来。它透过冰凌找到了羚羊和绵羊的足迹，也找到了其他动物的足迹，但始终没有嗅到它所需要的气味。

过去它并不感到需要伴侣，并且对自己的同类也毫无印象，因为自从母亲死后，它在草原上没有遇见过一头狼。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在它的心灵深处燃烧起一股小小的然而却是炽烈的火焰。这股火焰驱使它那沸腾的血液沿着每一根血管在周身奔流，唤醒了那种使它感到又喜又怕，同时又是不可避免的情欲。

有时它站停下来，舐着自己的身子，但却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接着，它又在草原上一次次地兜着圈子。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几天。脚掌磨出血来了，它还不时舔去上面的血，而在那破碎的爪子缝里嵌进了肮脏的冰碴，它却既没有力气，也没有心思去清除它们。

有时，当它发现老鼠或沙鸡时，就把冰凌咬破，但这些猎物并没有引起食欲，它勉强吃完之后，又沿着空旷寂静的草原奔驰而去。

最后，一天夜里，它疲惫不堪地在一个不高的土冈上坐了下来，低垂着头，突然发觉眼里流出了两滴热乎乎的泪珠。这眼泪并不是在它奔驰时被风刮出来的，因为当时并没有刮风，而它也并不在奔驰。这是无限绝望的眼泪，是无比孤独的眼泪啊！

母狼用舌头把眼泪舔干净以后，突然，出乎它自己的意料之外，从它的喉咙口竟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叹息，然后又是一阵咕嘟声，最后就发出了痛苦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嗥叫。

以前它从不嗥叫。狼的本性注定了它行动狡诈诡譎。可现在它不但不害怕自己发出那么大的声音，相反，还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它是在向那每夜闪耀在头顶上的寒星诉说自己悲惨的命运啊！

它抬头望着天上的星星，嗥叫得越来越响了，它感到星星似乎也在摇动，向它霎着眼睛，然后聚拢在一起，拼成一幅巨大的银白色的天幕，而且也跟它一起拖长了声音无休无止地哀嚎起来，是的，星星也由于孤独、寒冷和恐惧而哀嚎起来了。

母狼闭上了眼睛，不停不歇地放声哀嚎，它已经瞧不见星星了，它的全部身心都倾注在悲歌之中。它不知道，当天夜里，一个同它有血缘关系的远祖的后裔，颈上挂着链条，也在那遥远的羊圈里嗥叫着呢。

十一

“爷爷，喂，爷爷，茨冈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叫。”

伊凡爷爷的鼾声停住了，他呼出了一口粗气，嘴唇动了几下。

“我是说，茨冈在叫呢，”米季卡猛然扯住爷爷的一只毡靴。

“什么？它在叫吗？”爷爷警觉起来。

“大概它发现狼了吧？”米季卡把脸贴在冰冷的窗户上。

“你在等毛猴子吗？”爷爷嘻嘻一笑。

“‘毛猴子’，‘毛猴子’，”米季卡学着爷爷的腔调。他摸到了枪就往外跑。

茨冈坐在柱子下面，对着灯狂吠。平时米季卡和爷爷总是在这根柱子上吊着一盏马灯。

“你叫什么，傻瓜蛋？”

茨冈停下声来，委屈地笑了笑，一跳跳到米季卡面前。

“问你话哩，干吗乱叫？”主人拍拍它那暖烘烘的后颈。

公狗晃动着脑袋小声尖叫起来。链条也象诉苦似地叮咛作响。

“它想出去哩，”跟随米季卡一同出来的伊凡爷爷说道。“放开它吧。”

“狼不会吃掉它吗？”米季卡迟疑地问。

“嘿，原来，不是它在保护我们，而是我们在保护它呀。放开它，让它跑吧。”

米季卡解开颈套上的钩子，公狗舔了舔他的面孔，急匆匆地绕着院子兜了一转，敷衍了事地挨着柱子旁边抬了抬腿又跑了回来。但它又立即竖起了耳朵，在羊圈附近来回奔跑，一会儿朝草原方向跑去，并不时坐停下来，好象在倾听什么声音，一会儿又跑了回来。

“它怎么啦？”老头儿沉思了一会说。“大概想回村子找母狗吧。”

“它不会自个儿离开我的，”米季卡自豪地说。

“恐怕未必吧，”老头微微一笑。

“什么？”

“照我说，那要看它跑到什么地方去。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爸爸就是用鞭子抽我，用铁叉叉我，我照样还是往姑娘那儿跑。”

“那又怎么啦，你是你，它是它呗。”

他们绕遍了整个羊圈，两个人各不相让地斗着嘴。这条狗

也跟在旁边跑，偶尔停下来，竖起耳朵倾听草原上的动静。

“停下！”米季卡向茨冈发出口令。公狗就听话地卧倒在门槛旁边。米季卡得意地瞧了瞧爷爷。“回屋里去吧……”

清晨，当他们叫唤茨冈时，却到处找不到它的影子了。

坚实的一月冰凌上并没有留下一个足迹。在昨夜那场虚惊之后，爷爷和米季卡都睡得很沉，没有听到茨冈第二次的叫声。起先它叫得很忧郁，过了一会，便叫得欢快而富有召唤力了。这时，从草原那边传来了同样欢快的叫声，显然是在回答它的召唤。不过，这叫声并不是嘶哑的低音，而是拖得长长的、充满柔情的颤音。

母狼在黎明前听到了回答它的嗥叫声。它沉寂下来，象发疯一般地团团打转，但这并没有使内心的欲火冷却。从远处不知哪个地方传来了低沉而嘶哑的雄性的召唤，于是它忘却了自己受伤的脚掌，忘却了疲倦，也忘却了孤独的痛苦，低声尖叫了一声，就向这发出召唤的方向奔去……

低沉的嗥叫声很快就靠近了。这说明，对方也在朝着它奔过来。就在离开这素不相识的对手还有半俄里的地方，本能迫使它猛然刹住了脚步。它的四爪在坚硬的冰凌上滑行了一段路，在上面留下了斑斑血迹，接着它坐了下来，深深地吸了口气。

母狼鼻孔里猛地钻进了一股仇敌的气味。它把牙磨得格格作响，后颈上的毛根根直竖，嘴里充满了口水。狼对狗的那种深仇宿恨在它内心甦醒了过来。它马上就要掐死这个竟敢如此放肆地欺骗它的狗杂种。这个可怜的一见到它，眼看就会吓得发抖，哀叫一声逃命而去，但是，它又怎能逃脱这头年轻、凶狠的饿狼的掌心呢！

母狼蹲在一个小坑里，警觉地注视着前方。微风吹来了一

阵阵不安的、正在寻觅对手的嗥叫声，也吹来了一阵阵刺鼻的酸味。

突然，母狼看见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白茫茫的草原上，它禁不住自己吓得发抖。这条狗要比它大得多，而且正在大步跳跃着，毫无畏惧地向母狼直奔而来。

母狼要想回头逃走，但是恐惧使它变得麻木了，因此它只是细声细气地叫了一声。

公狗也同它一样猛然刹住脚步，四爪在冰层上滑行了一段路，它趁势坐了下来，伸出舌头，大声地呼吸着，两眼紧紧盯着对方。茨冈根本不认识狼，它也并不怕狼，但是有着某种东西使它没有立即走近对方，在这条奇怪的巨大灰色母狼身上有着某种同它和它的同类相敌对的东西。同时又有着某种亲切的东西。有着某种人的语言所不能解释的东西——那就是从它身上放射出来的情欲的光波。通常，当它感受到类似的光波时，它就要挣脱锁链向发出光波的地方奔去。茨冈从来没有咬过母狗，而且，当母狗身上放出这种光波时，任何一条公狗也决不会去咬它或者用胸脯推开它的。相反，它会心甘情愿地听凭母狗来咬，就象男性在追求女性的时候一样。

所以，茨冈虽然感受到了它所表现出来的敌意，也感觉到了双方的同类原来是世仇，但还是不能向它扑过去。

母狼凭它奇妙的感觉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于是也就不再害怕了。它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冷淡地朝茨冈瞟了一眼就向草原跑去。公狗也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

十二

米季卡走进屋子，他浑身乏力，嗓门也嘶哑了。他在草原上

奔走了半天，高声呼唤着自己那条忠实的狗，不断地开枪射击，他的喊叫声和射击声的回音久久地回旋在草原的上空，但草原却装聋作哑，毫无反应。米季卡知道，狼是不可能把茨冈拖走的——因为它长得高大而强壮，而且，在雪地里也一定会留下搏斗的痕迹。但坚实的一月冰凌又光又滑，米季卡既没见到搏斗的痕迹，也没有见到脚爪的痕迹。

“嗯，怎么啦？”爷爷瞪着两只小眼睛，担心地问。

“没什么，”米季卡叹了口气。他从桶里舀了一瓢水，嘴里嗤嗤地响着把水喝了下去。“这下完了……”他一屁股坐在长凳上，撇着嘴说道：“都是你这个老家伙，嚷嚷什么‘放开它’，‘放开它’。这不是放出麻烦来了吧。现在它到哪儿去了？”

“回家去了，”爷爷安慰他说。“我早对你说过，它会跑掉的，可你还跟我争呢，说什么‘不会跑的’，‘不会跑的’……”

米季卡垂下了头。是啊，爷爷说得对。茨冈跑回村里去了。把自己的主人抛弃在草原上了。唉，还说什么狗是最忠实的朋友哩！瞧，这就是你的朋友。

“别伤心了，米特里，”爷爷拍拍他的肩膀。“别难受。我不是对你说过吗，爸爸用鞭子抽我，可我还是一个劲儿往姑娘那儿跑。就是这么回事嘛。”

“别说了！”米季卡把爷爷的手用力一甩。“还‘就是这么回事’呢！那天我本来，我本来也可以不到你这儿来的，你懂吗？”

米季卡激动地对爷爷倒出了自己的心事：

“实话告诉你，琴迦要我留下来参加舞会，可我想到你只有一个人，并且这里还有狼，所以就赶回来了！你懂了吗？”

“哪一个琴迦？”老头儿产生了兴趣。米季卡一时答不上话来，他吸了吸鼻子，怯生生地转动着两只眼睛。

“琴迦就是琴迦呗。”

“别是那个多尔基娜吧？长得不错，”爷爷赞许地说，甚至还眯起了眼睛。“他们家的女人是很忠实的，”爷爷掸去了身上的烟灰，又摇了摇头说。“并且，在爱情上也是挺强烈的。”

“你说的‘强烈’是什么意思？”

“这你不用问，”老头儿哼了一声。“上帝保佑，到时候你自会知道的……”老头儿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对自己的答话颇为得意。

“难道茨冈真的跑回村里去了？”米季卡唉声叹气地说。

“你也到那里去跑一趟，”爷爷建议他，“去瞧瞧你那条好狗吧。”

“那你怎么办？”米季卡高兴了。

“我身边有枪。”爷爷拍拍枪托。“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把狼赶走的。”

“那好，”米季卡顿时忙乱起来。“我马上回来。一打听到情况就回来。”

“住它个三两天，”爷爷好心地说。“带琴迦，嗯咳，去跳跳舞吧。”

“不，我马上回来，”米季卡涨红着脸说。“我去看看羊，然后回村。随便搭什么车子都行。”

说完他就走了出去。

老头儿笑了起来。啊，米季卡，米季卡……我有你这个年纪就好了。是啊……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要是去找琴迦那样的姑娘，我才不会去等什么顺路的车子呢，我早就一阵风似地跑着走了……是的，跑着走了……不过，且住！要知道现在正是圣诞节期间。在节期里，狼群常常出来游荡。而且，在这个时候狼也特别凶狠，说不定整个狼群都会向人扑上来，如果它们感到母狼要这样的话。

老头儿回想起来，在很久很久之前，当他象米季卡一样年轻

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从邻村回家，突然，有六条狼拦住了他的去路。六条狼都一动不动地站着，恶狠狠地望着他，准备伺机向他扑上来。一轮明月露着笑脸，在这几头凶猛的野兽的脊背上铺上了一层银色，也把它们呲牙咧嘴的脑袋照得一清二楚。他忘记了平时父亲、祖父和老人们关于如何应付这种局面的教导。他们好象是对他说过，在这种场合最好要么站着不动，要么就扑倒地上装死。而他这时本来就吓得呆若木鸡了。跑在头里的一头母狼突然朝他奔来，他在慌乱中紧紧地闭住双眼，心里想，这下一定没命了。母狼前前后后地嗅过他的双腿，打了个喷嚏就跑开了。接着，其他几头狼跑了过来。伊凡闻到它们臭哄哄的气息，也听到它们把牙齿磨得格格作响。每条狼都嗅了嗅母狼闻过的地方，然后，这些该死的畜生竟翘起腿在他身上撒起尿来。干完这件事以后，它们都带着嫌恶的神情跑开了。它们的脚步声在草原上逐渐消失了，但伊凡仍然象根木头似的站着，接着，他只感到周身无力，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其实是不该放米季卡走的。当然罗，现在不会有成群的狼，何况又是在大白天，但哪怕只有一条狼吧，特别是条母狼的话，也会轻而易举地扑上来把他咬死的……但是难道能够说得服米季卡，叫他等机会再走吗？至少应当把这桩事情讲给他听听吧。也许，还是以不讲为好？或者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如此，这般，如果突然遇到了狼，你就象根木头似的站着，一动也不要动，一声也不要吭……

老头儿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戴上了帽子，正打算走出去。就在这时，米季卡闯进了屋子，他头上直冒热气，口里说道：“糟了，爷爷，羊生疥疮了。”

十三

母狼带着茨冈走向草原，离开羊圈越来越远了。有时它让茨冈走近身边，允许茨冈舐它的身子，自己也不怀恶意地轻轻咬对方的耳朵。有时，当茨冈不耐烦地又跳又叫的时候，它就默不作声地呲着牙，于是公狗只得屈辱地退走……

就这样，它们在草原上游荡了两天两夜。公狗忘掉了饥饿，忘掉了离它远远的那个暖和的羊圈，忘掉了村子，忘掉了自己好心的主人米季卡，也忘掉了村里其他的狗伙伴。它感到这些东西似乎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感到它一辈子似乎都跟随着这头年轻美丽的母狼在冰封雪盖的茫茫草原上流浪。

当母狼偶然发现猎物时，它就咬破冰凌，用脚爪扒开雪堆，并且以目示意，邀请茨冈也来参加狩猎，然而，公狗却自顾自坐在一旁，困惑地摇动着脑袋，耐心地等候着，一直等到母狼最终完成这项在它看来毫无必要的工作，重新上路的时候，它再跟随而去。

第三天，它们吓出了一只兔子。兔子吓得吱吱乱叫，大步往两边跳跃着，拚命落荒而逃。母狼悄没声地向它追去，而公狗却在这些天来第一次放声叫了起来，很快就超过了自己的女伴，甚至把它丢在后面了。

在又硬又平的冰凌上兔子跑得很轻快：它那轻盈的身子，由于害怕而缩成一团，象个灰色的富有弹性的小球，在雪地上纵跳如飞。而公狗和母狼有时却会陷入雪堆之中，这样追起来就费劲了。在前面一个不深的凹地上，有一片黑黝黝的灌木丛，兔子不由高兴地加快了脚步。

母狼向右来了个急转弯，与公狗岔了开来，它往前拱着脑

袋,准备拦截兔子的去路。公狗顿时领会了女伴的意图,仿佛这辈子都在草原上跟它一起靠猎兔为生似的,把这头小动物向它那边赶过去。兔子被夹在母狼和公狗之间,急得走投无路地团团打转。而就在它们向它逼近,母狼正要伸出爪子逮住它时,兔子哀伤地尖叫了一声,笔直向上一跳,随后就扑地掉在雪地上……

茨冈彬彬有礼地退到一边,坐下来看着它的女伴贪婪地吞噬兔子。母狼虽然很饿,但还是给公狗留下了一块肉,它呜噜呜噜叫着,打着囧儿闪向一旁,卧倒在地,懒洋洋地啃起嵌在爪子里的冰碴子来……

夜晚,在那死气沉沉的月色中,在那天边寒星的照耀下,这头纯血种的两岁的母狼成了茨冈的妻子。茨冈虽然不是纯粹的狼种,但它却是条强壮有力、温顺驯良而又情火旺盛的公狗。母狼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传宗接代的本能胜过了它对狗的那种世代仇恨的本能,尽管狗早已背叛了自己高傲和自由的血统,并且早就成为它那些自由的、不过已经为数不多的同胞的死敌。

他们在草原上又转悠了一个星期,在这些日子里,母狼由于沉缅在爱情之中,忙于追逐嬉戏,所以,它虽然感到饥饿,却并没有带茨冈去羊圈打劫。茨冈根据气味以及只有它才能辨认得出的记号知道它们正在向暖和而舒适的人的住地前进,不禁高兴得又跳又叫,但当它想要象往常那样去舔它的女伴时,母狼却出其不意地朝它脸上咬了一口,它只得惶恐地坐了下来。它满以为母狼想跟它到人们那儿去居住,可是,母狼去那里是另有企图的。

十四

牧羊场里疥疮流行，再加上气候严寒，事情非常棘手。羊群终日坐立不安，浑身又痒又痛，老是咩咩乱叫，体重也在逐日减轻。应当将它们放在专门配制的溶液中洗个澡才好，可是，水银柱降到了零下二十五度，有时甚至是零下三十度，又怎么个洗法呢？……

米季卡和爷爷首先把四十来只病羊给隔离起来。他们自己有药，就在羊身上每一处生疥疮的地方都搽上了药粉和油膏。本来还应该去照料那些没生病的羊，可是米季卡单单服侍病羊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而村里至今还没有派人来帮忙。每天晚上，他和爷爷两个先把水烧热，然后牵两三只病羊进屋，把它们放在盆里洗澡。羊咩咩地叫个不停，还尥蹶子踢水，把溶液溅得满地都是，甚至溅到他俩流着汗的脸上，烧得脸上火辣辣地生痛。洗好澡以后，就把它们安置在炉子旁边烘干。

整整一个星期，米季卡忙着给羊治病，弄得身上都是羊臊臭和药膏气味，人也瘦了不少。再加上有几只母羊生了羊羔，于是又不得不把这些可怜巴巴的小羊羔放到拥挤的小屋里来，赶紧用药水给它们洗完澡，然后用一块木板将它们同老羊隔开。

最后，阿法纳西·尼基季奇终于跑来看牧场了。农庄主席看上去神色疲惫，满脸病容。他一见情况不妙，就打发司机去请兽医，自己则跟爷爷一起动手用旧木板钉成一间小牲口棚，把一捆捆芦苇和干草垫在里边，使牲口棚暖和些——他们决定把所有的病羊安置到这里来。

傍晚兽医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名叫玛丽娅·安东诺夫娜，她不是本村人，而是外地来的专家。

他们四个干了个通宵。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总算把所有的病羊都剪了毛，洗了澡。直到这个时候，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才夸奖了米季卡几句，并答应过两三天派车子来接他回家休息。

果然派来了尼基京。

家里也不见茨冈的影子。米季卡伤心了一阵，就去参加舞会——那天正巧是星期六。

好象故意跟他作对似的，那个长鼻子尤尔卡又在琴迦身边转个不停，他用大拇指托了托眼镜架，跟琴迦不知在嘀咕些什么。

他一见米季卡，就一本正经地打招呼说：

“啊，德米特里！你好。”

米季卡伸出手去，但尤尔卡却把手藏到了背后。

“对不起，”他摇了摇他那个尖尖的脑袋，“我不能跟你握手。听说你们羊圈里流行疥疮，是吗？”

米季卡由于受到了侮辱而勃然大怒，把脸都涨红了，他感到那只难堪地悬在面前的手掌突然变得冰凉，而且发起痒来。他慢慢地缩回了手，把它插进了口袋，然后向琴迦瞟了一眼。琴迦却用手绢掩着嘴噗哧一笑，把身子转了过去。

“疥疮嘛，”他慢吞吞地说，就象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是有过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至于你的手嘛，长鼻子瘦鬼，我可一点也不稀罕。”说罢，他用脚后跟转了个圈，面对琴迦说道：“连你，连你……”他还想说些什么，但喉咙口抖动了半晌，却只发出了一个古怪而沙哑的声音。琴迦惊恐地向后闪开，米季卡则一个箭步窜出了俱乐部。

早上米季卡搭上顺路的车子返回牧场去了。农庄主席对米季卡此举感到十分惊讶，但也颇为钦佩。

十五

那天夜里伊凡爷爷背着枪绕着羊圈兜了个圈子，嘴里哼着没有词儿的小调，打了几个呵欠，拖着步子回到了屋里。他没脱衣服就往长凳上一坐，马上打起盹来，但过一会儿就醒了，好象预感到发生了一桩无法挽回的祸事。他赶紧跑了出去，只见羊圈外面有一个长长的黑影飞也似穿过那条小路。羊群惊慌地咩咩乱叫，纷纷挤向墙边。他把枪丢在屋里了，连忙回去取来了枪，但又紧张得扳来扳去扳不开枪机，等他扳开枪机时，黑影早已消失了。他只得对着寂静无声的星空长叹了一口气，大声吆喝着，向草原跑去，一边跑一边往枪里装子弹。

雪地上触目地留着一滩黑色的血迹。很清楚，狼拖走了一只羊，是否仅仅只有一条狼还不晓得呢，深更半夜的，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原上去追赶它显然是愚蠢的，何况你身边只有一杆老式单筒猎枪，又是单枪匹马，再说你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头儿了。他只得骂了几句，又放了一枪，然后跑回屋里去拿灯。

狼只拖走了一只羊，而且还是一只患布鲁士杆菌症的病羊。三只治不好的羊是关在一个单独的羊棚里的。老头儿暗地里谢了谢上帝。随着年岁的增大，他不知怎么地竟开始相信起上帝来了，对此连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他感谢上帝，是因为狼恰恰袭击了这个羊棚而没有闯到羊圈那里去。老牧人明白：要是狼闯进那大羊群中去的话，那末，它虽然只拖走一只羊，但却会捎带咬死好几只。而这儿一共才三只羊，都是病病歪歪的，狼只抓离它最近的一只，病羊根本就没有力气挣扎，因此狼也就不去碰其他那两只羊了。

虽然老头儿知道现在再守在羊圈边不过是多此一举，因为

狼是决不会第二次再来侵犯的，但他还是把子弹上了膛，在腰间束好子弹带，提着灯在院子里坐着，一直坐到天色发亮。

这个时候，母狼却在捷尔诺瓦亚洼地大吃大喝。公狗在一旁躺着，等待母狼饱餐以后自动走开。新鲜的血腥气强烈地刺激着它，有两三回，它站了起来，要想走得离羊肉近一点，但母狼顿时两眼射出凶光，恶狠狠地低声吼叫起来。

公狗没有参加这次狩猎。当它们走近羊圈时，茨冈十分高兴，打算把母狼带到主人米季卡居住的屋子里去，但是母狼却在它的大腿上狠命抓了一把，公狗痛得尖声乱叫，只得离开母狼朝草原奔去。母狼把它那美丽的脑袋搁在前爪上，就这样久久地躺着，有好几次茨冈以为它睡着了，就站了起来想要跑近人的住地，但母狼立即低声咆哮起来，它只得重新卧倒。

茨冈甚至还来不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母狼的这次行动就已大功告成了。它只发现自己在母狼的身边跑，而母狼却驮着一头淌着血的绵羊，还用牙齿咬着，以免它从颈上掉下来。大约跑了三俄里路光景，母狼把猎物摔在地上，显然是想请公狗帮忙，可是它从来不曾偷过羊，不知道怎样把羊带走，也不懂得母狼叫它干些什么。因此，它就用嘴在那只死羊肚子上乱拱，并开始舔起血来。绵羊的肚子还是暖烘烘的，并且发出一股酸味。

母狼恶狠狠地抓了一下它的肩膀，它只得尖叫着跳到一旁。而母狼又驮起了羊，风驰电掣般向前飞奔，一直奔到这个荒僻的洼地才停下来……

羊肉足够供它们吃上一个星期。它们重又无忧无虑地在草原上尽情游荡和嬉戏。然而，公狗却越来越经常地停下步子，闷闷不乐地想着心思，并不住地嗅着从有人烟的方向吹来的微风。

母狼跑到它跟前，用嘴碰碰它的腰，邀请它一起去玩，好象

在对它说：喂，你在想什么心思啊？难道这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够理想吗？难道还是套着链条，向过路人狂吠，坐着哀叫的日子好过吗？

茨冈抖动着身子，跟着母狼跑去，然后卧倒在地，将四肢舒展开来，让母狼轻轻地咬它，而母狼也就咬了起来。过了一会，母狼舐了舐嘴唇，装模作样地跑了开去，为的是等一会再照样卧倒下来，在坚硬的雪原上打滚作嬉。

一天傍晚，暴风雪来临了。天空布满乌云，凛冽的东北风呼啸着，从地面上刮起了无数冰冻刺骨的雪粒，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空卷起了一阵阵旋风。

在这之前，母狼已预感到暴风雪要来了，所以它早就躲进了灌木丛。茨冈躺在它的身旁为它挡风。狂暴的寒风吹进了公狗那厚厚的皮毛，就象万根尖针刺在身上，但是它始终坚持着，蜷缩起身子，用自己的体温为母狼取暖。它不禁回忆起以前的情景来：每逢这样的夜晚，它总是钻进自己那铺满干草的暖烘烘的狗窝里，舒服地睡着觉，一点也感觉不到外面的暴寒，而一到早上，女主人就会给它送来一碗又热又好吃的汤。

这里没有狗窝，早上也没有人会给它送来泡着面包的肉汤，公狗想起了米季卡，想起了和蔼可亲的爷爷和女主人家的几个孩子，禁不住又伤感起来。大家都很喜欢它，也许，现在他们正在到处找它，他们肯定不会想到如今它竟跟野兽一样，躺在一个没人知道的草原洼地里，忍受着猛烈的一月暴风雪的百般折磨……

然而，母狼此时所想的，却是哪怕能抓到一只兔子也好——它不敢马上再闯到羊圈去。今天夜里的饥饿特别难以忍受。这饥饿如同一把冰冷带刺的铁钳在它空荡荡的胃里翻绞。狼在严寒的时刻是靠食物来取暖的，可是如今肚子里却空空如也。如果

说，前些天它一直沉缅于爱情的游戏而几乎没有感到饥饿的话，那末，现在它却由于胃里的绞痛而呻吟，由于寒冷而哀鸣着。

它明白：在这黑黝黝的风雪天跑出去狩猎是毫无意义的。而白天在草原上觅食也不无危险，这就是说，必须等到明天夜里，当然更希望暴风雪能停下来……

第二天清晨，风终于停了。稀疏的小灌木和土墩旁边，象驼背似地垒起了一垛垛紧实的雪堆。公狗抖了抖身子，站起身来，在洼地上跑步，并且示意母狼，叫它也起来跑跑，但母狼依然耐心地躺着。忽然，母狼瞧见有几只驼鹿顺着风朝洼地跑来。一头高大而美丽的牡鹿并没有发觉大敌当前，它毫不在乎地领着一群幼小、饥饿的驼鹿走向灌木丛。母狼已经看准了那头瘦弱的、有点瘸腿的小驼鹿作为猎取的对象，而这头小驼鹿也正跃跃欲试地想要冲到头鹿前面去呢。可是那条对狩猎一窍不通的公狗却大声吠叫起来，冲出灌木丛，扑向那些吓得呆若木鸡的驼鹿。头鹿毫无惧色。它低下长着两只大角的头来，等着发狂的茨冈向它扑来，当茨冈跑近它时，牡鹿就一声不吭地向它的对手冲去。

公狗立刻跳往一边。它根本不打算象母狼那样去撕烂驼鹿，它一心只想在自己的女伴面前显显身手，但那头上长角的怪兽却并不怕它，这使公狗不免感到进退两难。驼鹿见到茨冈不知所措的样子，就信心十足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然纵身跳向茨冈，并用它的两只角将茨冈叉翻在地。

牡鹿的角在过去的战斗中折断了一根枢轴。这才使茨冈幸免一死。它那由厚皮圈保护着的喉咙正巧嵌在空档里。驼鹿贴近公狗的嘴呼噜呼噜地喘着气，使劲压住对方，它那钢打铁铸般的双角刺穿了坚实的冰凌，在冰冻的土地上钻出了几个圆孔。公狗气喘吁吁地用自己的爪子乱抓对方的头颈，可是牡鹿却对

自己的伤口毫不介意，它抬起象斧头一般锋利的蹄子，准备往茨冈的颅骨上使劲踩去。

突然，牡鹿全身剧烈地抽搐了起来，它收回双角，大叫一声，向后转过身来。公狗也趁机翻了个倒栽跟斗，滚到一边，用它那软弱无力的四肢跳了起来，但它咳嗽了一声，重又摔倒在地。这时茨冈才看见母狼正骑在驼鹿的背上。这头头上长角的野兽边叫边转动身子，它满身淌着血，穿过灌木丛冲向前去，最后绊倒在一段树根上，跌翻在地，母狼也随着摔了下来，嘴里衔着一块从驼鹿颈上咬下来的肉。

驼鹿迅速地跳了起来，它并不准备逃走，而是皱了皱眉头，重又冲向母狼。而母狼现在却一边吃肉，一边离开它扬长而去。那头发狂的牡鹿冲出灌木丛向草原疾驰而去。牝鹿和年幼的牡鹿都跟着它奔去。那头有点瘸腿的小鹿掉队了。

母狼纵身两跳就追上了小鹿。小鹿用充满绝望的细声细气的嗓门向它的亲属呼救，但这已无济于事了。它们已经跟随着负伤的头鹿走远了，只在身后留下了一团团的雪尘。当茨冈走到跟前时，只见小鹿的那条瘸腿在空中乱抖，进行着最后的挣扎。

十六

格努斯没有敲门就闯进了屋子。他将肩上的双筒猎枪扶扶正，抽动了一下震伤的歪脸，向他们问了声好。

“你好，”米季卡从长凳上站了起来。“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顺风呗，”格努斯得意地微微一笑，解下了脖子上的那条脏围巾。“怎么，狼就没有再来过吗？”

爷爷和米季卡相互对看了一眼。

“什么狼啊？”

“就是那只抓走绵羊的狼啊，”格努斯使了个眼色。“它在抢劫你们，而你们却为它保密，这是为什么？”

“我们认为没有你也行，”爷爷皱着眉说道。“我们有枪，除此之外，还需要些什么东西呢？”

“啊哈……是这么回事。那好。罗兹卡被狼拖走了吧？拖走了！公狗在哪？也被拖走了！绵羊也被吃掉了。你们还在等它来把你们也吃掉吗？真是一对蠢货。”

“你自己才是蠢货呢，”爷爷生气地说。“难道叫我们跑到全区去敲锣打鼓地叫喊：救命哪，狼来了！到头来，也可能不是狼哩。”

“那又是什么？”

“那谁知道。”

“它在什么地方？”

“嘿。要是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早就把它的皮给剥下来了。”老头儿哈哈大笑。“你自己去找它吧。”

“我会找到它的。”格努斯点了点头。“米佳，你跟我一起去吗？”

“我不去。”

“那好，再见。我会把它找到并亲手把它打死的。”

“当心别让它吃掉啊，”老头儿不太高兴地顶了他一句。

格努斯那只独眼狡黠地闪了闪：

“放心吧。我是铁打的身子。狼不把它的牙齿崩掉才怪呢。再见了……”

“走吧，走吧。”

格努斯围好围巾，把枪和背包放端正，又瞧了瞧米季卡和爷爷，抽动了一下歪脸，砰地一声把门关上走了。

“嗯……”老头若有所思地卷起烟来。“真奇怪，他打哪儿知道的，这个喻鼻子。要知道他是能找到狼的，米季卡，并且会把狼打死的。你等着瞧吧。”

“去他妈的！”米季卡怒气冲冲地把那根用来剔牙的小木条扔了出去。“他们两个——狼和格努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狼比格努斯还更有人味呢，”爷爷摇了摇头。他刚把烟点上了火，就开始咳嗽起来。“我说，狼还更有人味呢，”他用手掌抹去了眼里的泪珠。“狼偷没有看守好的东西，不是因为它心肠歹毒，而是因为要吃东西。这个格努斯才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呢。一个正正当当的人难道会干剥兽皮这个行当吗？当然罗，他这一行也得有人干，但总不能象瓦西卡那样个干法啊。让他当着众人的面，尤其是当着孩子的面，杀狗杀猫的，比请他吃蜜糖还舒服。更何况不是干脆拿来杀掉，他还要牲口活活地受折磨，这个兔崽子。”

“他大概是因为自己得了残废才变得这样狠毒吧？”米季卡淡淡地为格努斯开脱了一句。

“完全是自作自受，他干吗要用炸药去炸鱼？米佳，我早就看出来：如果一个人是个坏蛋的话，他迟早要得到报应的。不管是上帝还是别人，总会惩罚他的。你瞧，格努斯不是受到惩罚了吗？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如果没有公开惩罚他的话，也会暗地里惩罚他的。他们这些坏蛋，终究也是人。尽管品质恶劣，但还是人。拿狼来说吧，它拖走了我们的羊，把羊吃了，然后心安理得地睡它的大觉，也就是说它内心一点也不感到痛苦和忏悔。它生来就注定要偷羊吃的，否则它就要一命呜呼了。可是人呢，哪怕是天底下最坏的坏蛋，恐怕有时也会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觉的，他只要稍微看一看自己的灵魂，就会见到那里一团漆

黑，黑得简直能叫人变成瞎子……”

“这种事，爷爷，你是打哪儿知道的？”米季卡冷笑着说。“你自己好象并没有罪过吧。”

“唉，米佳，人毕竟不是天使哪，你听到过吗？你生活了一辈子，有时候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灵魂，就会皱起眉头来。但这只是皱上一次、两次，最多三次罢了。可是，他们得老是皱眉头，这滋味又该是怎么样呢？你要知道生活中有一种人，从表面上看来，他们可神气活现哩，就象我们那个涅乌斯特拉希梅，可实底子呢，他也并非傻瓜，他心里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可怜虫。就是这么回事……你躺下休息吧，我去看看羊……”

米季卡应当赶紧睡熟——他跟爷爷约定，夜里由他值班，因为他希望，他十分希望能亲手把狼击毙——可是他却久久不能入睡。

米季卡在猜想，尤尔卡夜里睡觉时不知是怎么样的，他一定把自己的那个长鼻子贴在枕头上连声叹息：“我是个坏蛋，唉，坏蛋”。想到这里，米季卡不由得幸灾乐祸地笑了。你就给我翻来复去地去叹气吧，你这个花花公子，不顶屁用的下流作家……“我不跟你握手，你们的羊身上有疥疮”。嘿，好一个长鼻鬼！他肯定知道羊身上的疮是不会传染给人的。可为什么偏偏要故意侮辱人？肯定是为了琴迦。而她呢，也不是个好东西——还居然用拳头捂着嘴嗤嗤发笑哩。

米季卡一口咬住枕头角，扯着枕头。

这就是说，琴迦也会睡不着觉的，她会为自己的卑鄙行为而苦恼，为自己出卖了他而伤心的……噢，不……琴迦肯定会睡得很好，那个长鼻子尤尔卡在自己区里的住宅里同样会睡得不错，还打鼾呢。也许，那条离米季卡而去的茨冈在草原上或者在某个村落里也睡得很香。唯独他米季卡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入梦

乡。虽然他的良心是洁白无瑕的，可就是不能入眠。

十七

寒潮减弱了，过去了。一月冰冻刺骨的暴风雪也暂时平静下来……草原上吹来了第一阵湿润的西南风，紧接着，二月就轻率地很快来到了人间。下了一场暖和的春雪，山沟和洼地里的小冰块都溶解了，坚实的冰凌开始化冻，挂在蒿丛和棱狐茅丛上的一根根透明的冰锥也纷纷掉落下来。

白天，天空呈现出一片灰褐色，刮着风；到了黄昏，就下起湿漉漉的雪来。入夜，天空又象蒙上了一层青里带黄颜色的麻布，上面嵌满了闪闪烁烁的星星。

二月只是在开初活跃了一阵子。它不喜欢一月老大哥遗留下来的一片白茫茫的景色，因为那景色单调得简直叫人发闷。于是它决心要使大自然发生一些变化。不过，它很快就认识到这些变化完全是没有意思的，即使使有的人不感觉到冷了，但也不使另一些人感到热，倒是给自己增添了不少麻烦。所以它就一甩手，把老大哥积聚起来的暴风雪都一古脑儿地从袖子里倒了出来，把已经关锁起来的严寒又放了出来，而自己却一头钻到雪底下去了。

不，真正的春天并没有随着二月到来。草根、挨冻的鸟雀、大叶榆树弯弯曲曲的树干、多刺的刺花李还要等上很久很久，才能等到风和日丽的春天来临哩。然而，即使在微微解冻的土壤里，生命的脉搏终究在开始跳动了。草原上的一道溪流已经在山谷的一个地方冲破冰层；在地底下暖和的洞穴里，旱獭和黄鼠已经在不安地翻动着身子，生怕在真正的春天到来的时候睡过了头；怀孕的母兔惊惶地东张西望，把建造在僻静角落里的窝都

踩坏了；狐狸在焦急不安地到处嗅着那些老的獾穴；田鼠也开始在风滚草堆里做起游戏来了。

随着二月的到来，公狗发觉自己的女伴变得行动乖戾，举止反常。每当茨冈要想跟它亲热亲热的时候，它常常会凶狠地呲着牙，要不然张口就咬，咬起来也跟过去不一样，总是咬得又重又痛。现在，母狼身上那股使它心头颤动，全身充满情欲的光波已经消失了，但是，公狗还是期望着会出现奇迹：它一定会变好的，一切都会回复到原先那个样子的……

二月依然夜长昼短，所以总是长夜漫漫，而白天却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无论黑夜也好，白天也好，生活都十分单调：在草原上无休止地来回奔跑，寻找食物，还寻找别的东西，寻找什么呢？茨冈却一点也不知道。

现在，母狼如果能够抓到一只粗心的兔子的话，它就一点也不留给茨冈吃，而总是凶狠地嗥叫着把茨冈赶走。公狗日渐消瘦下来，昔日油光乌亮的皮毛上长满了疥疮，就象牛蒡叶和草原棘那样乱蓬蓬地纠结在一起。它越来越经常、越来越苦闷地怀念着村子里自由自在的生活；怀念着那些可爱的伙伴和村子里喜欢打闹的朋友——那几条邻居家的狗，过去都是归它率领的；怀念着亲爱的主人米季卡。有好几回，它下定决心，要想跑到那暖和的南方去，它也曾经跑过，但是，母狼送了它一段路之后，就突然停了下来，用痛苦的、责备的目光久久地瞧着它，于是它又留下不走了。

有一天夜里，母狼重又把茨冈领到捷尔诺瓦亚洼地。它在灌木林中间绕来绕去跑了很长时间，不知在嗅些什么气味。最后，在一个僻静的盖满树叶和青草的凹地里，在几棵老树的树根底下，它开始挖起土来。

这里的土冻得并不是那么结实，但是母狼还是把爪子挖破

了，它就不得不时常用牙齿来帮忙。

茨冈以为女伴找到了一只兔子，就跑近它的身边，也想来嗅一嗅足迹，但是母狼突然用锐利的獠牙朝茨冈的左肩膀咬了一口。它感到一阵从来没有受过过的疼痛。公狗由于受辱而勃然大怒，狂吠着朝后退了一步。而母狼却因为得胜，两眼闪闪发光，它又朝着茨冈的脸咬了一口。这下可把茨冈惹翻啦。它兽性发作，变得十分狰狞可怕。这头野兽忘记了站在面前的是它的女伴，是它未来的孩子的母亲。它认为母狼蛮不讲理，欺它太甚，应该狠狠地教训一顿。

公狗咆哮着用强壮有力的胸膛把母狼撞翻在地，并立即卡住它那很硬的脖子。母狼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却没有进行反抗，它用四爪紧紧地捂住肚子，保护着身上那些属于茨冈的小生命，使它们不致遭受摧残。在它那双黑黑的含着泪水的眼睛里，模糊不清地浮动着一月的星星的影子。茨冈咆哮着居高临下地瞧着这双眼睛，它以前是多么喜欢舔弄这双眼睛，从这双眼睛里，它曾经获得过多少温情和抚爱啊！而现在，从母狼这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却是一种无可幸免，甘愿屈服于暴力和恳求不要杀死自己的绝望的神情。

茨冈感到自己的尖牙咬穿了母狼的皮，感到有一股带有咸味的血涌进了嘴里。母狼那哀求的眼神显得更加绝望、更加凄楚了。星星渐渐地变大，一颗接着一颗滚落在母狼长长的面颊上。

茨冈松开了嘴。母狼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耷拉着脑袋，站了片刻，而后，它吃力地走近刚才挖过的洞口，又慢慢地挖了起来。

它再也不去理会茨冈了，虽然公狗走近了它的身旁，嗅着、舔着它那被咬伤的颈子。它只是微微抖动着身子，警惕地竖起

了背上的毛，继续挖个不停。

快近午夜的时候，月亮探出头来，月儿不圆，就象草原上偶尔见到的鹅卵石那样缺了一个角。公狗就在面对母狼上方的一个小土冈上坐了下来，抬起脑袋望着天空，放声哀叫起来。它哀叫，是因为它要同这一段自由的生活永远告别了；它哀叫，是因为它在叹息自己可悲的命运；它哀叫，是因为它明白：它再也不能同自己那古怪的女伴一起在这毫无生趣的草原上共同生活了。它哀叫，也是因为当它要遗弃母狼了，而母狼只是垂头丧气地听着，轻声地哀叹着……

拂晓时分，茨冈已经回到羊圈里了。

十八

集体农庄主席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普拉霍京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天早就黑了，所有的人都早已离开了管理委员会，而他却推说有急事要办，留了下来。昨天，就牲口过冬的问题召开了一个全区会议，在会上他挨了批评，后来，在农业局里又就这个题目进行过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担任农庄主席大约有二十五年了。他经历过多少次的合并、改组和重建啊。在五十年代里，神气十足的特派员们要他种植棉花和洋麻，六十年代初，他们又因为“田野女王”^①和甜菜的收成不好而狠狠训他。集体农庄一会儿养羊、养母牛，一会儿又突然接到命令说要专门养猪了，而等到弄清楚没有饲料来喂养大批猪群的时候，上面又下令犁掉牧场和开荒，在盐碱洼地和寸草不长的丘陵地上种小麦。

^① 这里指的是玉米，赫鲁晓夫曾一度大肆宣传种玉米的好处，强行推广种玉米，所以民间讽刺地称玉米为“田野女王”。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耍了花招，他在汇报里写的是上级所要求种的东西，而实际上种的是能嚼饱肚子的东西。他为此受到过申斥处分，在会上听到过各种责骂。他感到自己早就干不了啦，不仅体力不行，而且知识也不够，不过，他还是象条疲惫不堪的老公牛那样勉强走着，也不看路，单凭惯性的推动慢吞吞地迈着步子。

但他的集体农庄毕竟还不是太穷啊！

他用手掌对着玻璃板砰地拍了一下，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集体农庄是不穷的！诚然，在今年这个干旱的年份里，牛奶和肉的产量确实不高，加之因为本来预计会得到丰收和依赖农庄里有一笔固定基金，所以没有很好地运用资金，将贷款用来建造新的牛棚和修筑一条从村子通到公路去的柏油路了。

不过，这个年头终究会过去的，终究会被忘却的。更糟糕的年景我们都见过了，都挺住了，何况现在的生活还不赖呢！那末，集体农庄的牲口得不到增加，挤奶量逐年下降，青年们跑到城里去，原因又何在呢？他的三个大孩子不是也没有留下来吗？！不错，莲迦出嫁到城里去了，这且不说。那末尼基塔和阿列克赛呢？他们从部队里复员回来之后就上了工厂，而且还在学院里参加函授学习。有没有跟他们争论过呢？争论过的……有没有劝说过呢？劝说过的……可到底还是没有把他们留下来。这样，他又怎么能够去要求别人家呢？

他时常给自己提出这些伤脑筋的问题，同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他感到束手无策了。

“也许，正如当时那个臭大学生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典型落后的集体农庄的典型落后的主席？”他苦笑了一下。

大概是在一九六〇年，恰好是在又一次合并扩大农庄之后，在同草田轮作制进行斗争的高潮时刻，有将近二百名大学生被派来参加收割。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干活都很行，差不多每个人在入学之前都有过一段工龄。他们给集体农庄真是帮了大忙：把草垛好，把粮食从打谷场上搬到棚里收藏起来；然后唱着歌采摘“田野女王”那瘪得可怜的穗子，一直搞到天冷才告结束。当然，他们中间也有游手好闲的人，不过，阿法纳西·尼基季奇记住的并不是这些人。他记住了一个高个儿的、脾气固执的小伙子，有点象涅乌斯特拉希梅—罗佐罗夫——当时后者还在做统计员。这个小伙子老是东问西问，不住地记笔记，给庄员们指点种什么作物合算，种什么不合算。他说他们之所以亏损，是因为耕作不良——好象庄员们自己不知道这件事似的；还大骂草田轮作制——这在当时也是很时髦的。

有一天，他闯进了阿法纳西·尼基季奇的办公室，自说自话地坐了下来，说道：

“普拉霍京同志，我打算对你们的集体农庄写一篇分析性的特写。”

“请便，”主席慎重地回答说。

“您受过什么教育？”

“高级党校毕业。”

小伙子在笔记本上沙沙地写了起来。

“面授的还是函授的？”

“函授的……你问这干什么？”

“没什么……”小伙子笑了笑，补充说：“请您别见怪。”

普拉霍京耸了耸肩膀。

“请您别见怪，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在跟草田轮作制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你们还继续种这么些草？”

“根据上报材料，我们这里……”普拉霍京把一份材料挪近身边，但小伙子摇了摇头，打断他说：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您还是留着这份汇报去哄弄别人吧。我数过了，你们这儿有八块草田轮作地。在汇报里您写的是三百公顷，而实际上，”小伙子看了看笔记本，“你们连带种苜蓿和三叶草的就有一千一百五十二公顷。是不是这样？”小伙子咧了咧薄薄的嘴唇，露出一丝宽容的微笑。

普拉霍京坐不住了，他解开了衬衫领子。

“您要知道……如果说实在的话……”

“我就要您说实在的。”

“说实在的，我们目前很需要草。”

于是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在他面前十分坦率地把全部事实都倒腾了出来。说着，集体农庄暂时不会有足够的肥料和机器，不采用草田轮作的办法是不行的，因为农庄里有一大群母牛，几千只绵羊；他说，庄员私人也养着许多母牛，而牧场又不好，可就连这样的牧场，上级也命令要把它耕掉种上玉米；他说，集体农庄就是种玉米的话，也用不着种这么多，因为人手不够，而且土地也不适宜——全是砂质粘土和砂壤土；他说，农庄的水只够浇浇菜园子；他还说，区里的人当然也知道他是在骗人，但人家也不是傻瓜，他们明白为何要这样做。

小伙子站了起来，合上了笔记本。

“您简直是个怠工者和骗子手，普拉霍京公民！我建议您……”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对“怠工者”这个词儿还忍受得了，甚至对“骗子手”这个称呼也已经听得习惯了。可是，现在居然有人称他“普拉霍京公民”^①！他那斑斑白发的平顶圆头上不由得

^① 苏联习惯，警察对犯人称“某某公民”，犯人对警察称“长官公民”。

冒出了汗珠。他捏紧双拳撑住桌面站了起来，用瘖哑的声音叫道：

“得了吧，走开点，你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我管理农庄十五年了，还用得上你来建议！”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臭大学生尖着嗓门说了一句话，直到如今，每当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冥思苦想的时候，这句话就会在他的耳边回响：

“您是典型落后的集体农庄的典型落后的主席！”

“那末你是典型的废话连篇、屁事不懂的家伙，”普拉霍京也大吼一声。“你给我滚开！”

这个年轻的涅乌斯特拉希梅并没有完成他的特写。但是，看来，他到什么地方去过，对种草的事儿告过一状，因为接着就来了指示：把草翻掉，种上越冬作物。

年轻的涅乌斯特拉希梅啊，你在哪儿？你现在又在敲什么警钟啦？瞧，上面现在又在要求种草了，可就是已经不那么容易搞到普通的猫尾草和鹅观草的种子了。而且还指示今年要造一个一百公顷的人工培育牧场。种子区里已经答应拨给了，可是上哪儿去弄几千公尺的电线、几百根水泥柱子，还有管子、电缆、马达和抽水机呢？

所有这些困难他昨天在农业局里都摆出来了，但是格特曼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头：

“你把这些讲给我听有什么用？别人是怎么搞到的呢，难道还要我来教你吗？”

“他们是怎么搞到的？还不是在‘农业技术设备公司’买的呗。”

格特曼鼻子里哼了一声说：

“那里所有的东西早就全部分配光了，这你也知道。”

“那叫我上哪儿去搞这些东西呢？要是得有得买的话……可

是买不到呀，也拿不出钱来买呀。”

“说简单点，你是不准备干？”格特曼皱起了眉头。“是想破坏这件事情？搞人工培育牧场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这难道你不明白？”

“我还记得，你们也说过种玉米和甜菜是唯一的出路，”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冷笑了一声。

格特曼气得脸色发青，连鼻孔也一撮一撮地胀大起来。

“普拉霍京，你别再去提过去那套瞎指挥的搞法了。现在谁也不会强迫你以力不胜任的规模去种那些玉米和甜菜了。就连人工培育牧场也不是强迫你去搞的。可是你自己不是也缺少饲料嘛，牲口总头数也少得可怜。是这样吗？是这样。也许，你已经想出了别的办法？那就请说吧，让我也来见识见识。”

他把身体往椅子背上一靠，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我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叹了口气。“我只是要说：从前我们是养羊的，本来应当一直养羊。所谓在科学的基础上。不应该去犁掉牧场，也不必去动草原。在这些土地上，无论草也好，粮食也好，我们反正是收不起来的。”

格特曼撇了撇嘴。

“我早就看出你的情绪来了。你是很会批评的，可是要你在经营管理上下个决心，扭转当前这个局面，你就想滑脚溜了……不过，你可得注意了，如果办不好人工培育牧场的话，你就非垮台不可……”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清楚地懂得：这并不是简单的威胁，也不是一般地施加压力，确实如此，要是牧场搞不起来的话，他就甭想再当什么农庄主席了。

他也懂得，牧场是需要造的。问题在于：怎么把牧场造起来呢？上哪儿去弄材料呢？

格特曼跟普拉霍京同年，他俩也是老相识了。此刻他瞧着阿法纳西·尼基季奇那憔悴的面容，禁不住在心里想：“是啊，阿方尼亚^①恐怕实在不行了，瞧他那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也许，是因为今年这个倒霉的年头吧？我身体也不太好，肝火旺，动不动就发脾气。夜里失眠，白天头疼，心里还感觉着刺痛……本来嘛，我们都是些什么年纪的人啦？都快六十光景了……这就是说，连我，连我也都该退休了吧？可我还在逼着阿方尼亚干。”

“阿方尼亚，”格特曼把语气放缓和了，“我的好朋友，请你原谅，我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哪……关于牧场的事儿，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谁是挂钩支援你们的呢？”

“斯图普金，矿井的头头。”

“噢，这是个富有的家伙，很富有！他肯帮忙吗？”

“你自己也知道这种帮忙，都是有来有往的……”

“不过，你还是要去找斯图普金。”格特曼把胸口压在办公桌上。“我跟他的关系坏透了。因为他不供应足够的煤，我在区委常委会上大骂了他一顿。现在他见着我就象仇人一样……你自己去找他吧。电线、马达、管子……这些东西他那儿应有尽有，”格特曼眯缝起眼睛，摇了摇头，又喷了喷嘴。“这鬼家伙可富啦。”

“他不会给的，”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叹了口气。“那么多的东西他是不肯给的。再说，我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去跟他交换啊。”

格特曼身子往后一靠，脸部表情又变得生硬起来。

“他归根结底是你的协助人嘛！你去找他吧，用不着我再来教你了。就这么办吧，”格特曼伸出手来同他握别，又埋头看起文件来了……

^① 阿方尼亚即阿法纳西。

斯图普金身材矮胖，脸色红润，穿着整洁，活象一只新簇簇的皮球。他兴高彩烈地欢迎阿法纳西·尼基季奇。

“老弟，真他妈的活见鬼！这一定是人家在你屁股上扎了一锥子，你才跑到我这儿来的！”斯图普金伸出双手握住客人的一只手，摇了好久，随后指了指皮椅子。“坐吧！喂，阿方纽什卡，喂，我亲爱的，你就可怜可怜我，坐下吧！你要煤？一百吨我给不出，就给你二十吨吧，”斯图普金从案头的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来，还抽出了一支颜色象无烟煤一样乌黑发亮的自来水笔。“要写吗？”

“反正你是不会给的，”普拉霍京摔了一下手。

“一点不假，你这个兔崽子！”斯图普金高兴地把自来水笔一扔。“我确实不能给你，阿方纽什卡。就在这儿，”他响亮地拍了一下自己那直挺挺的脖颈儿，“我又多了个新的区发电站。你知道要供它吃多少煤？嘿嘿，老弟，它的胃口可大哩，真可说是来者不拒啊！我的矿井嘛，阿方纽什卡，是个老的了。我们尽力而为，向国家提供煤，把吃奶的气力也使上了，可总是嫌不够啊。”

“我倒是不需要煤，”阿法纳西·尼基季奇皱着眉头说。

斯图普金警惕起来了，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直转动。

“我的老伙计，那末你又要叫我这地底下的老鼠给你点什么东西呢？”

斯图普金过去是个普通的矿工，他也颇以此为荣。确实，他对自己这一门是挺内行的，矿工们都知道他，而且对他似乎也挺尊重。不过，斯图普金言谈中老爱骂娘这个习惯，也实在叫普拉霍京感到讨厌。虽然普拉霍京自己弄得不巧也会漏出句把骂人的话来，而且骂得更难听，但这毕竟是难得的。斯图普金就不同了，也许是已经成了口头禅，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家兄弟”，熟不拘礼吧，他一开口就骂娘，骂得很别致，又象寻开心，又象开玩

笑。这不是，他现在的谈话里就夹带了不少表示亲热的骂娘话，听起来似乎并不怎么刺耳，但毕竟让人感到不大舒畅。

“维克托·维肯季耶维奇，我上你这儿来走走，没什么要紧事儿。”

斯图普金那双灰色的小眼睛往上翻动了一会，但立刻又在棕黄色浓眉下面定住不动了。

“你他妈的又在撒谎。”

“我几时撒过谎，”普拉霍京感到委屈。“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嘛。我是在这儿有些另外的事，想起了，就顺便来看看你这位协助人。”他看了看表。“噢，该吃饭了。肯赏光吗？”

“同你一块儿去吃饭吗，伙计？”斯图普金开心起来。“我们就上最好的饭馆去美美地吃上一顿。”他揿了一下电铃，朝立即出现在门口的女秘书点头示意：“准备汽车！”接着，他取下挂在鹿角上的弹涤纶大衣，挽起阿法纳西·尼基季奇的手臂。“老弟，我要把你当成一位顶高级的贵宾，好好招待一番。”

“哎，不要。今天我来请客，”普拉霍京把手挣开。

斯图普金的两只小眼睛愣住不动了。

“这是说，你是要逼着问我要东西罗？”

“不错，”普拉霍京叹了口气。

斯图普金稍稍想了想，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好吧，不管这些了！我们还是去。我太想念你了……”

他们总共才喝了一瓶白兰地酒，即使那样，斯图普金也不肯让普拉霍京付账……他仔细听完了后者的请求，摇了摇头。

“阿方纽什卡，你简直发疯了。我可要坐牢的呀！你竟要这么多材料啊！”他又看了看清单。“妈的，我可要去坐牢了，而你是不会到牢房里来给我送东西的。我给你五分之一吧……”

“我拿五分之一能派什么用场呢？”

“我不能再多给了。”

“你能的，维肯季耶维奇，你能的，”普拉霍京连声央告说。
“再来一瓶白兰地酒……服务员！”

“不，不。你喝吧，我不能喝了。你疯了？现在是上班时间，而我——却喝醉了。”

“你哪儿会喝醉呢，”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奉承地说。“要你喝醉的话——要来上这么五瓶。”

“别胡扯，阿方纽什卡，我不喜欢这样，”斯图普金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头。普拉霍京脸红了，他拿叉子去戳柠檬，却把一小块柠檬掉在膝盖上，把糖也撒了开来。

“阿方纽什卡，瞧你，嘿嘿，已经差不多了……”斯图普金把他膝盖上的白色碎屑拂掉。“你也喝得够了。”

“我不会醉的……帮个忙吧，维肯季耶维奇，好吗？也许，我以后也有机会帮你忙的吧？”

斯图普金重又把单子拿过来看。

“那末……好吧，就假定我能帮你弄到这一切东西……你又能给我些什么东西呢？”

“什么东西呢……”普拉霍京讷讷地说。

“也许，废铁总有一点吧？比如说，报废的拖拉机啦。我那个上交废钢铁的计划完不成了。你可明白，就是这样，”他手掌侧面对准自己喉咙砍了一下，“这个季度就需要五十吨铁。”

“我到哪儿去弄铁呢？我自己也有计划啊。”普拉霍京忍不住，挖苦了他一句：“你真是个生意人，维肯季耶维奇。你一点也不肯吃亏哪。”

斯图普金脸部的表情一下就变了，变得冷若冰霜。

“服务员，结账！”

普拉霍京大吃一惊。斯图普金马上要走了，就是因为他讲

了这句愚蠢的、挖苦的话，看来，今天算是虚此一行了。

“请原谅，维克托·维肯季耶维奇，”他喃喃地说。“我这个老糊涂……”他专门为斯图普金说了一句骂娘的话。

斯图普金的唇边微微露出一丝笑容，他拍了拍普拉霍京的肩膀。

“阿方纽什卡，你这个兔崽子，我是不会生你气的！”

他们走到街上。斯图普金伸出手来。

“请原谅。我见到你是很高兴的，但是……”

“我明白，”普拉霍京长叹一声。

“你不用发愁。我会考虑的。也许，我们会从报废的东西里找到的，你这个脑袋瓜不开窍的家伙。”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大为高兴，握着斯图普金的手摇个不停。

“全靠你了，维肯季耶维奇。全靠你了……你随便什么时候高兴，就请过来打猎吧。我们那儿有野兔子。”

“野兔子——这不错。可你们的树林子里没有发现狼吗？”

“没听说过，”普拉霍京又泄气了。

“很可惜。打狼，我倒是高兴去的。我喜欢打狼。要知道，在你面前的不是一只胆小的兔子，而是一头真正的野兽，那才带劲哩。两年以前……”斯图普金已经准备讲故事了。“是呀，你的汽车停在哪儿？”

“我是搭飞机来的。汽车，维肯季耶维奇，农庄里在用呢。”

“那你就坐我的车，我送你到机场去，我还有时间。”

一路上，斯图普金讲开了故事，说到就在两年以前，他是怎样在萨尔斯克草原上将一条身强力壮的母狼追逐得精疲力尽的。

“我们是用嗥叫声来诱捕这条母狼的，”斯图普金的一双小

眼睛闪闪发光。“你晓得怎么个捕法吗？我认识一个猎人，会学狼叫，学得维妙维肖，你听了，简直会把他当作真狼来打。”斯图普金哈哈大笑，用双手朝自己的腰部拍了拍。“我们原来是在草原上打羚羊的。有个家伙告诉我们，说是有几条狼时常闯到某个羊圈里去。人家把下了毒药的马肉扔给它们，可它们不吃。那家伙就找到我这儿来了，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打狼的计划。于是我就决定开汽车到那个地方去。我认识的猎人，那个可怜虫，学狼叫，整整叫了两个夜晚。叫得嗓门也哑了，我已经觉得没什么指望了，可就在第三个夜晚，我们听到了回答的叫声。妈的，那条母狼直冲着汽车跑了过来。这下子可有意思了。我们追着它在草原上跑，把狗也放了出去。这条狼真凶得要命，竟把两条狗给咬死了。在我们这一带，这大概是最后一条狼了吧……遗憾哪。”

斯图普金面带笑容停住嘴不讲话了，看来他已经沉浸在回忆里，被过去那幅美妙的狩猎图景吸引住了。这时，农庄主席却突然想了起来，不久以前瓦西卡·格努斯曾经跟他讲起过，说是有一条狼闯到他们的羊圈里去胡闹。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当时正在为别的事情操心，对他的说话似听非听，再说，他也不大相信这个说话带鼻音的惯会扯谎的家伙。对啦，瓦西卡还打听过汽车什么时候朝羊圈那儿开。还有，米季卡·库热列夫问他讨过铁砂弹，他把自己那条宝贝狗茨冈也带到羊圈里，而那条狗后来又不晓得跑到哪儿去，算起来，它失踪也已经有个把月了。农庄主席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线侥幸的希望……

“维肯季耶维奇，要是狼呢？”

“你说什么？”斯图普金清醒过来。

“我是说，要是狼呢？”

斯图普金笑了，伸出一只手来：

“我就派人把全部废料堆都翻一遍。”

“一言为定，”普拉霍京拍了一下他的手掌。但他的内心深处却在苦苦地祷告：“老天啊，要是真有这条狼的话，请你保佑它在斯图普金来到之前平安无事，千万别让人用枪弹、用捕兽器或是用毒物把它给搞死了。”

“不过，你可得注意，阿方纽什卡，”斯图普金伸出短短的手指头对他进行威胁。“你可得注意了，你要是偷偷弄条野狗来哄弄我的话，哼，”他又严厉地伸了伸手指头。

普拉霍京绷起脸，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这是哪儿的话！何况我问你要的也不是什么废料嘛，”他把着重点放在最后的一个词上，“而是刮刮叫的好材料啊。”

“真不赖，阿方纽什卡，你这个乡巴佬还挺精明哩！”斯图普金捅了一下他的胳肢窝。“老滑头。好吧，就这样啦，”他伸出手来。“找到了狼，就给我拍电报。”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把手指头板得咯嗒咯嗒作响。这条狼现在在哪里呢？

从矿上回来后，农庄主席就把会计找来，详详细细地盘问了他一番，问他听到过什么消息没有。会计脱下眼镜，象碰到了个疯子似的瞪大了双眼，摇了摇他那光秃秃的脑袋……

他不愿意去叫格努斯，上羊圈去呢，又太迟了……

管理处外面，雪地上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有人跺着脚朝台阶走来，那人用笤帚拍掉毡靴上的雪，就敲了一下门。

米季卡走进了屋子。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的心猛地一跳，后来又抽紧成了一团。要是万一没有什么狼呢？

他竭力掩盖住激动的心情，不客气地嘟哝了一句：

“为什么这么晚了才来？”

“我刚从羊圈那儿回来。尼基京从第六生产队来，把我顺路带来的。”

“你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还算正常……羊身上已没有疥疮了，暂时也没有发现口蹄疫。不过……”米季卡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不过’什么？”普拉霍京两眼直盯着他。

“有一只羊失踪了。”

米季卡擦去额上的汗水。

“是死啦，还是怎么的？”

“失踪了，对您说……是狼拖走的，”米季卡说了实话。

农庄主席一边掩饰着内心的喜悦，一边皱紧了眉头。小伙子开始前言不搭后语地辩解起来：

“当时只有爷爷一个人留在那里，而这条狼看来很狡猾，它跑来的时候已经天亮了，我的茨冈那时候也不在，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整整一个月了，不知道它在哪儿闯荡，直到今天早晨才跑回来。身上沾满了牛蒡草的刺，有好几处都被咬伤了。我给它打了预防疯狗病的针。狼拖走的那只羊得过布鲁士杆菌病。我们原想自己把它宰掉的，所以也没有报告……”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阿法纳西·尼基季奇用手指在桌上打着鼓点……“按照规定，你把这只羊的事写个报告，我来给签个字……不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是不会相信的，他们要问哪儿来的狼？可不是，已经有多少年没听说过狼的事了！”

“我跟爷爷在我们的罗兹卡失踪的时候也怀疑过。可现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米季卡耸了耸肩膀，显出委屈的样子。“连格努斯，就是那个瓦西卡，也在草原上跑来跑去地找狼呢。他说，远远地看到了两条狼，可它们就是不让你接近。”

普拉霍京这下可完全放心了，顿时，他感到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

“是这么回事，米佳，”农庄主席离开椅子，站起身来。“关于狼的事儿，你不要在村子里瞎说。要不然的话，随便什么人兴趣一来，都会带着枪到那儿去，他们会把狼给吓跑的……我们要有组织地去打狼……”

“那怎么个组织法？”米季卡不明白。

“总之，”主席搓了搓双手。“要有组织地打狼。”

霎时间，一缕温情触动了他的心灵。他觉得米季卡要比亲生的儿子还亲，他抚爱地拍了拍米季卡那头发剪得短短的后脑勺，开朗地笑了笑。

米季卡把两眼睁得滚圆。

“米佳，你以后全会弄明白的。以后。当我们剥下这条狼的皮的时候。行啦，你走吧，去休息休息……去看看琴迦吧。她可想念你呢。”

米季卡的两个耳朵刷地红了起来。

“我才不要她呢，”他轻轻地说了一声，一步一步地朝门口走去。

“你不要生气，不要生她的气。她们这些女人家哪，米季卡，是很会拨弄我们的心弦的。这是为了要使我们更爱她们……”

十九

捷尔诺瓦亚洼地跟大路离得很远。从前，在这里，在一个弯弯曲曲的很深的低地里，有过一个流亡的哥萨克的村庄，村里的居民都属于反对正教仪式的教派信徒。就在革命前，这一派的教徒移居到加拿大，搬走之前，他们把全部房舍和建筑物都拆毁

了，把水井也都填平了。刮风、下雨，再加上暴风雪的侵袭，把有过人烟的痕迹清除得一干二净。苹果园和樱桃园都枯萎了，那几棵孤零零的树呢，也叫偶尔路过的人和快活的猎人砍下来烧了篝火。现在，这个地方只有那砍不尽、烧不完的刺人的刺花李长得十分茂盛。

从前，在洼地中心有一道溪流。村民把它挖深、掏净，于是，溪流成了一条小河。现在，小河和溪流都没有了，只是在早春时节，有时候从洼地北面的斜坡上会骤然涌出一股清彻透明的泉水来，稍稍灌溉着那些野生的刺花李和飞帘。大概就是靠着这一股清泉吧，所以在这块荒僻的洼地上，那些生命力旺盛的刺花李才不至于枯死。到了晚春，洼地就象个盛满了牛奶的大碗——刺花李都一齐开花了；秋天，洼地又呈现出一片翠色——在很短的时间里，遍地都长满了野果。但是没有一个人去采摘它们，因为洼地跟大路，跟住人的村落，甚至跟那些狭窄的小道都离得实在太远了。

母狼感觉到自己在这里很安全。洞已经挖得差不多了，挖得跟它从前出生的那个窝一模一样。现在，再过上两三个星期，它自己就要在这个新窝里产仔了，当然罗，它对这件事还是毫无所知的。它只是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肚子日益在变沉，感觉到自己那突然之间膨胀起来的乳头日益变得紧绷绷、热乎乎的……

母狼颈子上的伤已经长好了，对茨冈也几乎已经忘却了，它实在也没有时间去想念它啊！白天它要挖洞或者躺下休息，夜里又要在刺花李丛里守候行动谨慎的母兔或者去刨开獾穴……这点食物是不够它吃的，但它又不敢到羊圈里去。从前它没有过这种害怕的心理，而现在，它却为了自己以及为了某种比自己更为重要的珍贵的东西，产生了一种难以摆脱和十分沉重的恐

惧感……

母狼根本没有料想到，有三十个男子汉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在那儿擦枪，制作铁砂弹，在弹筒里装填双份火药，到商店里购买伏特加酒和鱼罐头，他们正在急不可待地等候着那个已经约定的日子，准备对它进行一场围猎。

就在那个星期五的夜晚，母狼在刺花李丛里东奔西走地寻找食物，但却一无所获。它已经有三天三夜没有吃到东西了，而腹中却一阵紧一阵地不住在躁动。

母狼又饿又气，它跑到了洼地一个僻静角落，躲在离洞比较远的最最茂密的灌木丛里，警觉地打起盹来……

猎人们与赶猎物的帮手加在一起约摸有三十来个人。有五个人是跟斯图普金一起坐一辆崭新的“嘎斯—64”汽车来的，其余的则都是自己人——农庄的庄员。司机尼基京来了，总会计来了，米季卡带着茨冈、背着爷爷的单管猎枪来了，当然罗，还有格努斯，甚至还有罗佐罗夫。涅乌斯特拉希梅没有枪，一点不假，他是死乞白赖硬要跟着来的。

“您不害怕吗？”普拉霍京笑了笑说。“要是狼朝您跑过来，而您又没有带枪……我说，您真的不害怕吗？”

罗佐罗夫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普拉霍京已经在布置任务了，他嘱咐自己人该怎样赶狼和把狼赶到哪里去。

“只能朝天放枪。不要对准狼打。等狼逃出洼地之后，就把它朝西头赶，然后沿着草原把它朝斯图普金那儿赶。听明白了吗？”

赶猎物的帮手都不吭声。

“瓦西卡，你呆在洼地外边的那个旧掩体里，懂吗？而你，米佳，在靠近洼地的地方等着。你们都朝天开枪，把狼朝我们的协

助人那儿赶。”

“狼要是朝我扑过来呢？”格努斯的面颊开始抽动起来。

“不会的，”主席安慰他说。“朝斯图普金同志那儿赶……客人远道而来，而我们自己要是对准狼砰的一枪……那多丢脸！”

“这就得看谁的运气罗，”伊凡爷爷一本正经地说。

因为有爷爷撑腰，赶猎物的帮手们都嚷开了。除了总会计之外，他们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让斯图普金亲手来打死这条狼不可。

“静一点！”普拉霍京举起了一只手。“我刚才这样布置，全是为了大家的好处。我们已经有好些年没打狼，不也是活过来了嘛。即使我们不打这条狼，我们也不会死的。”

“那末斯图普金是要死的罗？”格努斯哼了一声。

阿法纳西·尼基季奇脸胀得通红。

“瓦西卡，你甭在这里摆老资格。先得要尊重客人嘛。”

斯图普金身穿羊皮短袄，脚登软底毛靴，头戴麝田鼠皮帽，背着一杆刻有名字的三管猎枪，他在汽车旁边不耐烦地踏着步。

“阿方尼亚，你他妈的，磨磨蹭蹭的有个完没有？难道这条狼溜得他妈的找不到了，我们没有可打的啦？”

“到底有没有狼啊？”有个跟他一起来打猎的人也哈哈笑着问。

“阿方尼亚，你也许想给我偷偷地弄一头浣熊来冒充狼吧？”斯图普金接着说。“我可不需要浣熊……”

“是狼，是狼，”普拉霍京安慰他说。

“那它确实是在洼地里吗？”

“是在洼地里。我们已经找到它了。阿赫麦特！”

拖拉机手阿赫麦特·麦德日叶夫是个契尔克斯人，他立即跑到农庄主席跟前。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把他领到一边：

“你跟爷爷留下。宰两只羊，做烤羊肉。瞧，都是些什么样的客人啊……”

“尼基季奇，挑两只差的宰吧？”爷爷试探地问了一句。

普拉霍京锁起了眉头。

“宰好的……”他见到爷爷那犹豫不决的样子，就补充道：“我们穷不了的……嗨呀，”不知道为什么，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摔了下手，“走吧！”

大家你推我让，高声嚷嚷着客套了一阵，然后就开始爬上卡车。斯图普金的“嘎齐克”象一匹等得不耐烦的马，猛地朝前一冲，追过了集体农庄的汽车，朝着四通八达的草原疾驰而去。

草原上的风把汽车和人的气味，把隐隐约约的马达声吹送到了母狼藏身的地方。它抬起身子，从隐蔽的地方钻了出来，惊惶不安地盯着这些气味和声音飘过来的方向。母狼过去也有好几次在草原上见到过人和汽车，但是还从来没有靠近过洼地，而它呢，也就躲在里面，一直等到这些气味和声音过去。

但这一回它却感到心惊肉跳。近几天来，一直有一股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十分沉重的恐惧感在折磨着它。它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要跳出洼地逃走，逃到草原上去，但是它又不愿意扔下那个挖好的洞，因为白天在草原上是找不到藏身之处的。

母狼那灵敏的耳朵听到：有几种同样的声音从三个方向朝洼地靠拢。后来声音又消失了。有一段时间，它只听见湿润的二月的风所发出的一阵阵微弱的唿哨声和从刺花李丛中传来的簌簌声，于是，它又放心地躺了下来。它内心的恐惧似乎已经透过四肢和腹腔钻进地里去了。它把头搁在前爪上，想打个盹儿，但是有个什么东西又迫使它跳了起来。沿着光溜溜的、白雪皑皑的荒原，人们组成一条黑色的细小的链子，朝洼地缓慢地移动

着。风从西边吹过来，因而声音和气味都还没有吹送到母狼跟前，但是它那警觉的眼睛，却很快就看清了人们的身形和人们手里拿着的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的铁棍。

母狼朝后倒退几步，窜到低地的另一头，躲进了茂密的灌木丛。它原以为人们是不会走进洼地里来的，但他们的喊叫声和说话声却越来越靠近了，它急得团团打转，不知所措。

母狼回想起来，有一回，在那个两岸长满芦苇的广阔富饶的禁猎区里，它也曾听到过类似的声音。那时候，人们也不知为什么原因要追捕它，还从自己的铁棍里喷出火来烧它，而它竟能死里逃生，可真是个奇迹啊！……但那里到处长满了密不透风的芦苇丛，而这里呢，洼地的四周，却是光秃秃的冰封雪盖的草原呀！

母狼吓得浑身打战，它拚命朝刺花李丛里钻，想要躲开那些喊叫声。

突然间，天空在它的头顶上面炸裂了，一阵猛烈的弹雨哗啦一下打在灌木林上。母狼腹部着地倒了下来。接着，天空又一次炸裂了，又有一阵哗哗有声的弹雨，把灌木林的桠杈纷纷削落下来，撒得它全身都堆满了刺花李和飞帘的枯枝败叶。

辛辣的火药气味刺激着母狼的鼻孔，它感到嘴里又干又苦。射击声和叫喊声接连不断。母狼东逃西窜，但是那可怕的声音却来自四面八方，使它无处逃遁。

母狼已经吓得晕头转向了，它一跳跳到林边的草地上，看见了人们。人们也发现了它，他们叫喊得更响了，有几根铁棍立即喷出火来。

一颗小散弹削掉了母狼背上的一撮毛，把这些毛洒落在多刺的灌木林上。

母狼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又钻回到灌木丛里去。它顾不

得颧骨刮破出血，拚命地穿过刺花李丛，钻到了没有人那一边，飞也似地跑出了洼地。

人声和射击声顿时落在身后面了，母狼高兴万分，可是，当它一跳上小土冈之后，却又吓得停了下来。有个人拿着枪站在草原上的一个冲沟里。他手里牵着一条大狗。这个人朝它放了一枪，散弹贴着它的耳朵嗖的一声飞过。母狼赶忙跳到一边。

“茨冈，咬住它！”米季卡用哭音叫了一声，松开狗襟，把茨冈放了出来。茨冈一边傻呼呼地笑着，一边摇起了尾巴，但就是站在原地不动。

“咬住！咬住它呀！”米季卡恳求说。“狼就要跑了，”他自己则用发抖的双手从枪膛里退出还带有热气的空弹壳来。

茨冈好象听懂了。它鼓了鼓劲儿，接着就跳出了冲沟……

当背后响起狗的脚步声时，母狼顿时呲着牙，用四只爪子蹬住冻得又硬又滑的地面，把身子闪向一边。

茨冈正要从母狼身边飞奔而过，却突然刹住了脚步，朝它转过身子来。

母狼准备去咬自己宿敌的脑袋，但来者是茨冈，母狼认出了它，虽然它对茨冈的怨恨还没有消除，但自己的性命危在旦夕，此时此刻，它哪里还顾得上茨冈呢。

母狼咆哮了一阵，又继续朝前飞奔，而茨冈却莫名其妙，它不时谄媚地瞧着母狼的眼睛，也跟在一旁飞跑起来。

……格努斯埋伏在一个早已坍塌的旧掩体里。掩体里长着不少枯草，坐在里面倒挺舒服，而且面对草原，草原就象安在他的手掌心里呢。他知道，狼若是被赶出洼地的话，势必会朝这里跑。它还能跑到哪里去呢？已经从三面把它围起来了嘛。斯图普金的“嘎齐克”就停在一个小洼地里，大家都把狼朝他那儿赶。但要是这条狼出现在附近的话，他就叫斯图普金这个胖子竹篮

子打水一场空。难道说，他，瓦西卡，就是为了这个胖子，一连几天在草原上奔忙，睡也睡在沟地里，而最后终于找到了这条狼吗？嘿，这条狼不是躲在捷尔诺瓦亚洼地，它还能躲到那儿去呢？

当时，瓦西卡就用他的独眼对着望远镜把狼窝都看清楚了。他本来是不会把母狼躲在洼地的消息告诉普拉霍京的，他要再等上这么几天，等它产了狼仔再说。因为无论母狼也好，狼崽子也好，售价都是一样的。要是能把大狼小狼全都抓到手，那该值多少钱呀！他本来是不会讲出来的，可伊凡爷爷这老家伙却把它给捅了出来：

“尼基季奇，它不会躲到别处去的。它就在捷尔诺瓦亚洼地里。昨天下了场雪，我去过洼地，在那里，狼的足迹都是新踩下的。洼地我没进去。我倒不是害怕。因为你不去碰它，它也不会来碰你的……我是担心把它给吓跑了。”

这么一来，瓦西卡也只好讲实话了。不错，狼是在那儿。而且恐怕还不止一只，因为还有个狼窝呢。

格努斯从隐蔽的地方探出头来，只看见有两头狼，把身子拉得长长的，面对着他，在草原上飞奔而来。跑在前面的好象是只两岁的母狼，而跟在它后面的则是一只大公狼。

瓦西卡仔细地辨认着这两只狼。他擦了擦那只独眼……第二只狼是黑颜色的。他又擦了擦那只独眼。一点不假，这是茨冈！但跟它在一起的，却确实是一头狼，多半就是那条母狼。

瓦西卡举起了枪，仔细地瞄准了母狼，但茨冈却出其不意地窜到它的前面，挡住了目标。

瓦西卡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等着机会。茨冈没有离开瞄准孔……而斯图普金的汽车就停在前面。这个混蛋，他正等着在草原追捕母狼开心呢……

茨冈还是没有离开瞄准孔。

……米季卡啊米季卡，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虽然年纪轻轻，居然也叫我格努斯，见了面不打招呼。吹嘘自己的那条狗不算，还教训人，说什么在大街上开枪打狗是非法的。我这就叫你这个鬼孙子知道知道什么叫做法律。在大街上不可以打狗吗？那末，在草原上是可以打的罗？啊哈！

他把准星对准了茨冈。

母狼继续朝前飞跑，笔直地朝一个凹地跑去。斯图普金就坐在自己的“嘎齐克”上隐蔽在那里。

格努斯开了一枪。

茨冈一个倒栽冲跌翻在地，还接连翻了几个筋斗。母狼贴紧耳朵，急忙闪到一边，加快脚步向前飞奔。瓦西卡透过自己那支“图尔卡”猎枪的瞄准孔清楚地看到了母狼呲牙咧嘴的脸。他不慌不忙地瞄准，稳稳地扣了一下第二个扳机。

但母狼还在继续朝前跑。格努斯破口大骂，又连续扣动并扳上扳机。撞针轻轻地碰在弹帽上。这一枪没有打响。

母狼朝斯图普金呆着的那个凹地跑去。米季卡那条被打死了的狗已经四肢直挺挺地躺在草原上了。瓦西卡·格努斯一边不住口地骂娘，一边再在枪膛里装上子弹……

母狼从老远就看见了“嘎齐克”，它靠左首拐了一个弯，要想绕开这个凹地。但是人们在望远镜里发现了它。

“瞧，妈的，就是它！”斯图普金兴高彩烈地叫了起来。“一头母狼！”他摔下了望远镜。“彼季卡，快追，加大油门，你这个兔崽子。彼图绍克，快追！伙计们，不要对它瞄准！不要朝它开枪。开足马力，彼季卡，开足马力！追呀，抓住它，抓住这条母狼！从前人家是骑着马追，现在我们是开着汽车追，一定得追上它。”

母狼东逃西窜，要想摆脱这头灼热的钢铁巨兽的追逐，它大声嗥叫着，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但这已经不是为了表示愤

怒，而只是它感到恐惧的标志罢了。它多想一头钻进这冻得硬梆梆的地底下去，用爪子捂住脑袋，不让自己听见这可怕的马达声，不让自己闻到这发臭的汽油味啊！

可是，母狼又能躲到哪里去避开这些猎瘾大发而且被白兰地酒烧得浑身发热的人呢？他们大叫大嚷，拚命地用拳头敲着“嘎齐克”的玻璃窗，不断地朝天开枪。他们同它所进行的，并不是一场一对一的公正的决斗，他们用钢铁保护起自己，同时武装到了牙齿……

母狼已经精疲力尽了。它大口喘着气，只感到心力交悴，痛苦万分。它明白，今天就是它的末日，这头铁兽眼看就要追上它了……它的四肢已经跑得摇摇晃晃地在发抖了……

“它摇晃起来了，妈的，摇晃起来了！”斯图普金高兴极了。“别压死它，彼季卡，别压死它……停车，它已经死到临头啦！快停车呀；你这个木头人，你没看见，它马上就要倒下来了。”

母狼背后的这头铁兽最后朝它喷出了一阵臭气，就突然停住不动了。但它再也没有气力往前跑了。它摇晃着身子又勉强走了几公尺路，就倒了下来。

斯图普金紧握猎枪，跳出了“嘎齐克”。

“伙计们，你们保护我，可别对准我的屁股开枪啊！”

母狼感到无限伤心，愁绪万端。它眼睁睁地瞧着一个全身裹着兽皮的矮个子，朝前斜提着枪，轻轻地走近了它。

这个人汗涔涔的圆脸并不显得残忍，甚至可以说是和蔼可亲的，但他那双微微眯缝着的眼睛却无情地射出了死亡的光芒。母狼艰难地站了起来，朝着他转过身去，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瞧。由于刚才的狂奔和一阵阵难忍的躁动，所以腹部还在不住地颤动。它那美丽的脸庞显得十分安详，只是在眼神里流露出来疼痛和恐惧的表情。

这个人举起了枪，象打靶那样仔细地瞄准之后，扣动了扳机。

它并没有听见枪声。它只觉得仿佛有一道强大的、长长的闪电击中了它的眼睛，把它劈倒在地上。

母狼的四爪已经不再动弹了，然而肚子里还继续紧张地颤动了一阵……

二十

“好枪法！正好打在两个眼睛中间！”

“真是个行家。”

“就只打了一枪吗？”

“那还用说！”

“照我说呢，他们开着‘嘎齐克’追得它断了气，然后就在死狼的头上开了一枪。”

“轻些！你这个鬼家伙。”

大伙儿就在草原上摆开了庆功宴。人们把雨衣、油布铺在地上，用汽车把地方围住，并打开汽车上的头灯照明。

篝火就在近旁熊熊燃烧。阿赫麦特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不断地把一盆盆冒着烟、滴着油的烤羊肉端上来。

草原上冷风刺骨，寒气袭人，可是大伙儿由于打猎和喝酒而兴奋异常，反而觉得身上发热。

斯图普金和普拉霍京并排坐着，大声碰杯祝酒，他们为狩猎成功，为健康，为牧场，还为其他的事情干了杯……

伊凡爷爷也喝了两小杯白兰地酒，向着会计吹了起来：

“这些狼啊，我见到过总有几百头啦，一点不假，我可不是吹牛。”

格努斯跟谁也不搭腔，独自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闷酒。罗佐罗夫一边大嚼烤羊肉，一边开导着拒不喝酒、郁郁寡欢的米季卡。

米季卡的心境坏透了。狼既没有打中，茨冈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而且，他不喜欢这场吵吵嚷嚷、人数众多的宴会，不喜欢这个满脸红光、胖得圆滚滚地象只皮球的斯图普金，也不喜欢他的那些伙伴们，因为他们老是不停地夸耀上司那成功的一枪……米季卡不明白为什么要大摆筵席，原因何在？是因为打死了这条母狼吗？好吧。那为什么又宰了两只羊呢？母狼倒只拖走了他们一只羊，而且拖走的是只患普鲁士杆菌症的病羊。而阿赫麦特却挑选了两只最好的羊。爷爷倒也好啊……喝得醉醺醺的，把所有的人都挨个儿吻了一遍……

米季卡站起身，走到母狼的尸体跟前。

是的，这一枪确实打得很准。子弹准确地打在两只眼睛当中……而这头野兽倒是挺漂亮的。甚至死了还显得那么漂亮。被刺花李划破的长长的清秀的脸，结实而丰满的身体……他捋了捋母狼那硬硬的毛，抚摩了一下它的肚子，摸了摸它那胀鼓鼓的乳头。母狼肚子上湿漉漉的。“血”，米季卡寻思着，他感到很惊奇：既然子弹打中了脑门，为什么肚子上会有血呢？他朝汽车走近点，在头灯面前稍稍俯下身子。

手掌心上竟是白色的奶汁。

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米季卡竟油然而产生了一片恻隐之心。这乳汁表明，母狼很快就要做母亲了，可是现在它做不成了，那些小小的、眼睛都没有睁开的、跟狗崽子有些相象的小狼，也永远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它们是野兽，当然罗，可是终究……自然界诞生它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终究也是有个原因的，而且它们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不，已经生活了几十万年……狼是野兽，

不用说，是残害生物的凶手，可是为什么它们在这几十万年里并没有把全部生物都给消灭光呢？不，这里面总有些不对头，总有些不对头……也许，那些主张保护狼的古怪的学者是有道理的吧？

“米季卡！”听到农庄主席的喊声，他清醒过来了。“米佳，上我们这儿来！”

他不乐意地走了过去。阿法纳西·尼基季奇吃力地从地上站起来，将他一把抱住，喷的亲了个嘴，把酒味、醋味、肉和葱的气味喷在米季卡的脸上，又粗又硬的胡子扎得他脸上发痛。

“瞧，维克托·维肯季耶维奇，是谁第一个发现狼的？米季卡！”他推了推小伙子的肩膀。“我们的英雄。”

“我们为米季卡干一杯吧，”斯图普金兴致勃勃地提议。他端起一杯白兰地酒递到他的面前：“喝掉，你他妈的！”

“我不喝，”米季卡转过脸去。

“喝掉，喝掉，”农庄主席也不肯放过他。“今天可以喝。狼被我们打死了，你们爷孙俩现在可以安安稳稳地睡大觉啦。”

“喝吧，米佳，”其他的人也齐声附和。

爷爷拍着手掌，突然用假嗓子唱了起来：

我们十分爱米佳，
永远不会忘记他，
米佳，米佳，干一杯，
再把酒杯斟满它。

所有的人——连斯图普金，甚至包括罗佐罗夫，都一齐用手掌打着拍子，愉快地同声和唱起来。

米季卡微微一笑，举杯一饮而尽。

他立刻就醉了。他已经不记得如何同罗佐罗夫争吵起来，如何热烈地证明狼是需要的，说打死这条狼是不应该的，还说

他，米季卡，本来也是能够亲手把狼打死的，只不过是因为可怜它罢了。大家让他安静下来，但他还是挣扎着乱吵乱闹了一阵。

告别时，斯图普金拥抱了普拉霍京：

“谢谢，亲爱的阿方纽什卡！谢谢你让我打了这条狼，你没放空炮，也谢谢你的烤羊肉……”

“我没骗你吧？”普拉霍京钉了一句。“那你也别骗我啊！”

“星期一，请你派汽车来。现在请给我两只羊吧……你给吗？”

普拉霍京松开了农庄的协助人。斯图普金却抓住了他的大衣翻领不放。

“要给的，亲爱的阿方纽什卡，要给的……材料嘛，阿方纽什卡，我也尽力而为……”

“不过……”

“你可以报销的，阿方纽什卡，你可以报销的……我今天打死的那条狼，妈的，也不是什么天使圣徒，它活在草原上的时候，也总要吃东西的吧？你明白了吗？”

“话是不错，不过……”

“阿方纽什卡，你要给的……就叫小伙子们去绑两只羊，往汽车后屁股一装，不就完了吗？”

“好吧。阿赫麦特，伊凡爷爷！”

普拉霍京压低嗓门给他们下了个命令，可就在这个时候米季卡出现在他们面前，当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他们还要去抓两只羊之后，就立即大喊起来：

“我不给！”

这一回，大家紧紧地抓住了他，把他拖到屋里，而他却锉着牙齿，又哭又叫：

“我不给你们羊。茨冈在哪儿？茨冈，哎呀！”

二十一

隔了三天，尼基京驾车来到了羊圈。

“野人们，你们好！”他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大声喊道。“上回请客之后，你们还留着喝的东西没有？遗憾，遗憾……请上车来吧，农庄主席补给你们一个星期的假，让加夫里拉暂时来接你们的班。”

高个儿、傻乎乎的加夫里拉·皮斯库诺夫一本正经地走出了驾驶室。

“我们这么办吧，你们把枪和子弹留给我，把羊也点清了留给我。我们这就去点羊，点完羊，你们就好开路了。”

爷爷跟加夫里拉两个去点羊，尼基京坐在屋里喝茶，米季卡就动手收拾衣服和书籍。

“茨冈没找到吗？”尼基京问道。

“没有。也许，它是在村子里吧？”米季卡满怀希望地看了看司机。

尼基京放下茶碗摇了摇头。

“没有……米佳，我担心，当时会不会把它打死了……在打狼的时候。有人把它当成狼，把它打死了。”

“瞧你说的什么呀？！”小伙子一下愣住了。“谁会把狗当作狼呢？茨冈是黑颜色的嘛！”

“嗯，说不定的……当时太激动啦！”

“这不可能！茨冈上回不知道为什么也逃走过，整整一个月不晓得在哪儿东游西荡的，后来又回来了。这回它也会回来的。”

“上帝保佑，”尼基京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又给自己倒了一

杯茶。“我好象在草原上见到过一条狗的尸体。”他把目光移到一边。“不过,我没有把车子开过去……也许,那不是条狗,可能是我看花眼了……”

米季卡跳起来一把抓住帽子,推着尼基京就往外走。

“快走,我们这就上那儿去!”

“你糊涂啦?”尼基京赖着不动。“有三十俄里路呢!恐怕连狗的眼睛也早就被乌鸦给啄掉了。茨冈是左肋中弹死的。”

“这是格努斯干的!该死的格努斯!”米季卡一边数落一边放声大哭。“这个坏蛋是呆在那儿打埋伏的。好,我要找他算账……走吧,走吧,总得把它给埋掉啊。”

“你也别太伤心啦,”尼基京慢慢地劝得他停了哭。“你对那条狼不是没有掉眼泪吗?”

“那是狼呀,”小伙子呜咽着说。

“不错……不过,也一样是畜生嘛。我已经把你的茨冈埋在掩体里了……”尼基京又叹了口气。“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可到底没有忍住……”

米季卡还是一个劲儿吵着硬要马上到那个地方去。爷爷和加夫里拉一起进来了,他们好一会儿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弄明白之后,爷爷叹了口气说:

“对你的不幸,好米佳,我们也爱莫能助呀,不过,那儿呢,你就不要去啦,何必再去伤心呢。而且,农庄主席正等着我们,尼基京说,有要紧事情找我们哩。”

“爷爷说得对嘛,”尼基京对老人的话表示赞成。“死了不能复生,干吗还要叫自己去伤心呢?我已经把你的茨冈埋好了,还盖上了杂草……你再重新养一条狗吧。”他又叹了一口气,想了想说:“草原上不会再重新有狼了吧,是吗?”说罢,就走了出去……

黄昏时分他们来到了管理处。穿过会计科的房间时，米季卡从眼角里见到所有的工作人员当中只有琴迦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还留在那儿，她朝他投来一瞥抱歉的目光。“随她去吧，”米季卡没精打彩地想。

罗佐罗夫坐在普拉霍京的办公室里。罗季昂·罗马诺维奇是来要瓦楞板的，因为屋顶在解冻的天气里漏水。农庄里瓦楞板也不多，但是不给罗佐罗夫也不行。这个浑身长刺的鬼家伙，他会很快就写出一大篇什么东西来，以后就够你麻烦的。何况，作为一个领退休金的人，罗佐罗夫有没有权利要求集体农庄给予帮助呢？有权利的。

“好吧，罗季昂·罗马诺维奇，”普拉霍京用手掌心拍了一下那份申请书。“你把它留在这儿吧。我跟管理委员会委员商量一下，我想，会同意的。”

“那就太好了，”涅乌斯特拉希梅拿起了帽子。

他在门口撞上了爷爷和米季卡。

“啊，你们好，牧场的劳动者们！情况怎么样？没有再发现狼吧？”

“暂时没有，”老头儿笑了笑。

“那你们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哪？”

“是头头叫我们来的嘛。”

“噢，噢！”

罗佐罗夫若有所思地走了出去，但又有一条小走廊里停了下来。这里可以清楚地听见普拉霍京办公室里传出来的每一句话。

米季卡感到，农庄主席在接待他们的时候，似乎有点卑躬屈节的样子。他向两个人都伸出手来，接着跟他们大大地寒暄了一番。

“米佳，你怎么到现在还愁眉苦脸的。气还没消啊？好啦，好啦，那一回你也够厉害的，”农庄主席令人反感地哈哈大笑起来。“鬼知道你叫喊了些什么。”

“年轻人，还不会喝酒哩，”爷爷替他辩护说。

“气力还真不小呢。大伙儿好容易才把他拉走的嘛！”

“他气力倒是不小……”爷爷卷起烟来。

“是啊……这次打猎很成功……顺便说说，母狼肚子里还有六只小狼崽呢！这是斯图普金打电话来告诉我的。要是这些狼崽子都养出来再长大了的话，准会给我们招惹不少麻烦的哩！”

“那敢情是，”爷爷庄重地点了点头。他刚点上烟，就咳嗽起来。

“该把烟给戒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农庄主席同情地说道。

“是啊，”爷爷哑着嗓子说。“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他津津有味地猛吸了一口。

“我倒是戒掉了，已经有六年不抽烟了。米佳，你还不会抽烟吧？”

“不会。”

“你今天到底怎么啦？要是还在为那天晚上而难受的话，那就快忘掉吧。”

“茨冈被打死了，”烟雾腾腾的爷爷解释说。

“打死了？谁打的？”

“格努斯。”伊凡爷爷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老人刚一讲完，米季卡就跳了起来：

“这个歪嘴巴坏蛋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把他亲手杀死。”

普拉霍京打了个唿哨。

“迟了。他躺在区医院里呢。准是快完蛋了。那天打猎回

来，大概是喝得还没过瘾吧，他又喝了一杯不兑水的酒精。”普拉霍京挥了一下手。“结果眼也瞎了，嘴也哑了。已经两天不省人事了。”

“我早就说过了嘛，上帝是不会宽恕恶人的，”老头高兴地说。

“你说什么来着？”

“米季卡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普拉霍京一会儿瞧瞧爷爷，一会儿又瞧瞧米季卡。

“是这么回事……嗯，好吧。该回家啦……对了，有份报告要签一下名。喏，这就是，”他忙乱地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来，递给爷爷。爷爷象近视眼那样眯起眼睛，动了动嘴唇，叹了一口气说：

“不戴眼镜我看不清楚。米季卡，还是你来念吧。”

米季卡拿起纸大声念了起来，开始他还不太注意报告里所写的内容是什么。

“报告。我们下列签名人员——‘和平’集体农庄助理兽医德·斯·库热列夫、牧羊人伊·彼·库热列夫、第二畜牧队队长阿·叶·齐金、集体农庄主席阿·尼·普拉霍京，特提出报告如下：十二月至二月期间，牧羊场曾遭受狼的数次袭击，结果计被窃走绵羊五只。本年二月十七日，该(母)狼已在牧场附近被击毙，当时有本农庄及城里来的猎手多人在场。签名者……”

“就是这样一份报告，”阿法纳西·尼基季奇殷勤地把自来水笔递了过去。

米季卡把纸放在桌上。

“就签在这儿，伊凡·彼得罗维奇，”普拉霍京指着说。“我，还有齐金已经签过名了。”

爷爷喘着气，拿起自来水笔就准备签名，但米季卡却毫不客

气地说：

“报告写得不正确。”

“哪里写得不正确？”普拉霍京提高嗓门冷冰冰地问。

“狼只拖走了一只羊，而您却写了五只。”

“既然我这么写，那就是说，有这个必要。我们吃了两只羊，又送了两只给我们的协助人嘛。”

“那就不应该推到狼的身上去。报告是写得不正确嘛！”

普拉霍京站了起来，把两个拳头撑在桌上。

“你别在这儿卖弄聪明！你要卖弄聪明还早着呢！什么报告写得不正确！那末请问，你叫我上哪儿去报销这四只羊？”

米季卡耸了耸肩膀。

“那你就免开尊口！你可知道……倘若没有这条可恶的狼和四只羊的话……”普拉霍京没有把话讲完，就怒气冲冲地把一支铅笔摔在桌上。

米季卡板着面孔默不作声。

“您懂吗，伊凡·彼得罗维奇？”普拉霍京无可奈何地车转身子，冲着爷爷说。

“我懂，”老人叹息了一声，又拿起自来水笔来准备写字。“名签在哪里？嗯咳，嗯咳……俗话说，牧人偷了羊，罪名由狼担嘛。”

“不然又怎么办呢？”

“就是嘛，”爷爷眯着眼，突然不说话了。他潦潦草草地签好名，把纸摇了两摇。“签名吧，米特里，别耍小孩儿脾气了。”

“我不签，”米季卡倔强地摇了摇头。

“你想干什么？你，你这块废料，”普拉霍京大声吼道，“你是想要我的好看！瞧你有多清白：我不签！这几头羊难道是我一个人吃掉的吗？！”

“可是狼也没有把它们吃掉嘛。”

“那可能性总是有的吧？有没有这种可能？”

“狼要是闯到羊群里去的话，拖是不过拖走一两只羊，可给它们捎带咬死的羊，那就不好说咯……”爷爷内疚地眯着眼睛，为普拉霍京帮腔。“签吧，米佳，没什么要紧，这样有好处嘛……”

米季卡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打哪儿来的这股倔强劲，他为什么不同意农庄主席和伊凡爷爷讲的这些道理……他想起了那条被打死的母狼，想起了那次吵吵闹闹的宴会和那个洋洋自得的斯图普金，还似乎见到了死在草原上的茨冈……

“我不签。”

农庄主席双手哆哆嗦嗦地拿起那张纸，把它塞进抽屉里去。

“好小子，你不签就拉倒，我们也过得去的。不过，你记着吧，库热列夫，你给我记着！”

“您这算是威胁我吗？”米季卡勃然大怒。“就因为我不愿意干这种下流的勾当，是不是？”

“这哪儿是什么下流的勾当呢？”老人把目光移到一边。“这是为了公事嘛，米佳。是为咱们的农庄嘛。”

“说得倒轻巧，今天是这份报告，明天说不定还会叫我出卖什么人呢？！”

“咳！你越说越不象样了，”普拉霍京冷冷一笑。“你真是个傻瓜。你还年轻，还不懂事呢……有谁逼着你去出卖什么人啦？你是在出卖那条母狼吗？那末它已经死了嘛，傻瓜，已经——死了——嘛！它是个凶恶的强盗呀，你这个糊涂人。”

“我不签名，”米季卡站起来坚决地说。

“那你就给我滚……”普拉霍京大声呵责道。

米季卡没有道别就推开了门，他朝琴迦瞥了一眼，走到了走廊上。罗佐罗夫在那儿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

“年轻人，您的举止太不象话了。”

“难道他们象话吗？”米季卡把手抽了回来。

“普拉霍京同志年纪比你大得多，而您却朝他大喊大闹！您还不懂得生活呢。不象话，实在不象话！”

“偷听就象话啦？”

“我没有偷听。您这样大喊大闹，还用得上偷听吗？”

“就是说，您全听见啦？”

“不错。”

“那好哇，您就给区报‘强烈信号’栏写篇短评，怎么样？”

罗佐罗夫窘住了。他立刻想象出自己写成了一篇关于围猎，关于猎人们吃掉了几只羊的辛辣的小品文。在他的眼前，闪现出大号黑体字刊印的标题：《被出卖的狼》和小品文下面的署名：“涅乌斯特拉希梅”。这一切都在刹那之间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因为罗季昂·罗马诺维奇已在构思一篇关于这一切事情的文章，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已经是第三个昼夜了。一方面，这是明显违法的事；可另一方面，谁叫他自己也吃了用那些羊做的烤羊肉呢。唉，要是他没有去吃那一顿的话……

他煞有介事地把头上的帽子扶扶正。

“该怎么写，就怎么写。顺便说一句，您也有文化，您也可以把这件事写出来嘛。”

“诽谤中伤的勾当我可不干！”米季卡大喝一声，就走到了门外。街上一片漆黑，他摸黑走着，连路也看不清楚。他也没听到，有一阵轻快的脚步声追了上来。

“米佳！”

这个喊叫声使他心头感到痛楚，他绊了一下，几乎跌倒在地上。

“米佳，”琴迦挽住了他的手臂。“你是好样的，米佳。我全

都听见了。你真是好样的。”她摸到了他的手掌，紧紧地握住了它。“我是个傻瓜。原谅我吧。”

“算啦，”米季卡高兴地嘟哝了一句。

“真的，我太傻了。当时我为什么不去阻止这个长鼻子呢？原谅我吧。”

“过去了也就算啦……”

“我一直在想念你。米佳，你是好样的。你真好。”

“你呀，就别说了吧……”

米季卡走后，农庄主席和伊凡爷爷又默默地坐了好一阵子。普拉霍京用手指头在桌上打着鼓点，愁眉不展地瞧着黑糊糊的窗子外面。爷爷漫不经心地笑着在卷烟。

“对！”普拉霍京砰地拍了一下桌子。

爷爷身子抖了一下，把烟都撒落了。

“‘对’什么呀？”

“他到底是个好样的。”

“你是说米季卡吗？”老人用口水沾湿烟纸，卷好烟，又把烟的一头咬掉。“当然罗，他是个好样的。不过，尼基季奇，你可知道有句俗语说：由于老实如羊，结果哭叫如狼。”

“米季卡是不会哭叫的，”普拉霍京若有所思地反驳道。“不过我恐怕将要哭叫一场，特别要是这个涅乌斯特拉希梅在背后去告我一状的话。”

“你看他会去告吗？”

“怎么不会呢？不过我有什么办法呢？哎，管他娘的米季卡，还有这个涅乌斯特拉希梅！反正人工培育牧场今年是能搞得成了，而这是主要的。您说呢，伊凡·彼得罗维奇？”

“不知道，不知道，”老头儿摇摇头，擦了根火柴。

一个星期之后，在区报的“记事”栏里刊登了一篇简讯，题目叫做《狼入羊圈》。

“不久以前，‘和平’集体农庄的牧羊人发现有一条狼时常光顾他们的羊圈。这只凶恶的野兽肆无忌惮地拖走了几只羊。集体农庄的优秀猎手们准备狠狠地惩罚一下这个强盗。农庄的协助人——无烟煤矿的矿工们，也赶来支援。这次围猎获得辉煌的成功！猎人们把这只恶狼赶出了被它占作巢穴的捷尔诺瓦亚洼地，并就在无边无沿的草原上，农庄的协助人，矿长维·维·斯图普金同志用准确的枪法把它一枪击毙。

这个强盗原来是条老练的母狼。它肚子里还怀有六只狼仔——未来打家劫舍的灰皮凶手。如今，我们顿河沿岸的草原重又变得干净、安宁了。

涅乌斯特拉希梅”

（上海外国语学院 尚路曦译）

一年四季

(苏修短篇小说)

作者：基巴什·卡伊钦

载苏修《各民族友谊》杂志 1975 年第 7 期

编者按：苏修短篇小说《一年四季》，尽管写得很蹩脚，但它对苏修农牧业衰败景象的描绘，却是很值得一读的。苏联农业之所以如此破败，完全是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但是小说却通过“当代英雄”、某农庄主席之口，煞有介事地把罪责一古脑儿地推到庄员身上，并且声称要用“大棒”和“奖金”，驱使劳苦农民为他们出力卖命，来摆脱日甚一日的农业危机。然而，这不过是没落阶级的垂死挣扎，而他们这样地挣扎下去，就必将激起苏联劳动人民更为激烈的反抗，农业危机也只能是顺着十多年来的势头进一步恶化。

这个早晨终于来临了。秋收大忙季节已经过去。我把打字机放在桌上，然后往打字机里装进一页白纸。

但是，从什么开始写呢？

白昼流逝，太阳的影子渐渐放长……

喏，苏尔喀什在窗前一闪而过；喏，艾列什金在向我挥手致意。

要是把我们的整个山谷，把我们所有的人们都写出来的话……

农庄主席走过去了。他忧心忡忡，向俱乐部走去，那里今天将要开大会。

太阳快要下山了……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应该如何描述这一切……

“农庄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同志们！”

“同志们，我们今天的会议是当全体人民信心百倍，意气风发工作的时候召开的——我们的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召开的！”

“诸位，你们看：我们州的那面锦旗就竖立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手可以摸到它。看它多么鲜红、美丽、挺拔，旗上的题字金灿灿的。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夺红旗嘛，倒是容易的，而要保住它——哎哟哟！如果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得动员整个农庄来握紧旗杆，全身卧倒并用双脚拄在地面——否则就要被人夺走。”

“同志们，由于我们许多人的辛勤劳动，所以才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这些人是谁呢？他们首先是牧羊人卡波苏、苏尔喀什、卡克丹齐、雅什干吉，女挤奶员齐伊妮、郭诺琴、乌秋格，把牲畜养得显著增加了体重的饲养员齐伊莫斯科、奥洛斯克依、巴贝尔卡，机务人员奥洛托努尔、凯米尔切柯、塔培尔、贝尔金……如果把所有的人都一一列举的话，那末连舌头可能都磨出茧子来了。我们的司机艾列什金、米恩杰什、卡纳特又表现如何呢？而且，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忘记那些长年在烈日和寒风侵袭下放牧马群的牧马人奥伊波、阿尔马克齐呢？同时，今天我们又为什么

不能表扬我们的那些家庭妇女——切尔特吉什、索洛尔、塔娅、雅纳达尔伊和其他一些人呢？她们不仅抚育孩子们，操劳家务，还割了大量的干草，而且无论派她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工作，都从不拒绝。怎么能不提一提这些人呢？怎么能不夸奖她们呢？怎么能不为她们而感到自豪呢？唉——唉——唉！只要一想到有这样的人在，心里就会充满欢乐，就会想要脚不点地地跳起舞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啊！

“但是，同志们，成绩归成绩，现在也该是从云端上下降到地面上来看看的时候了。我们不要以为，假使不是我们，似乎太阳也不会升起来了。最好请你们看看，我们的状况如何。同志们，我们的状况不简单。是的，状况很不简单……不，还不仅如此，同志们，状况很困难，而且很严重。现在，我很担心，我担心……由于思考问题和担心，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显然，你们已亲自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冬季到来了。它来得早，雪已经积到了齐马肚深，而天上的云还没散去，就是说，雪还要再下，再下很多。怎么办，同志们？该做些什么呢？山谷里挤满了牲畜。而我们的那些本来就很狭小的牧场盖满了一米多厚的雪。你试试看，可怎么过冬啊！”

“整整花了两昼夜，我跑遍了各畜牧场和牧羊人的歇脚地。可怜呀！母牛虽然饿得连树皮也准备吃下去，但却不扒雪寻草，只是立在那里叫着。羊，可爱的羊，尽管想要为自己找食料，可是，雪啊，太深了！羊把头伸进雪地，一直到耳朵也埋住了，可是离开草还有半公尺。即使扒到了地面，地面上也只有二、三棵草茎。为了这几棵草茎，它费了多大劲啊！可怜的绵羊，我们的养育者！它站在雪中，眼看着就要死在那儿了。真糟糕，同志们，真糟糕！牲畜在挨饿，牲畜在挨冻！牲畜在哗哗地叫，牲畜在苦痛地挣扎！雪，同志们，雪！牲畜在雪中又能找到什么食料呢？”

请你们想想，要知道目前还是秋季呀！是个有东西吃的秋季！可是以后会怎么样呢？怎么样呢？

“据我看，我们现在只在做一件事，就是在把自己的刀子磨快，准备从饿死的牲畜身上剥皮。真的，举例说吧，我们是怎样浪费饲料的呢，虽然我们的饲料本来就已少得只够闻闻气味了。要知道今年有过干旱呀。可是客观原因就不必去说了，因为主观原因就够多的了……我是说，我们在干些什么呀？如果我们再这样下去，地狱里的魔鬼也不会收容我们这些糊涂虫，诸位，你们，住在这儿的人，只要一年就会把集体农庄的经济毁掉，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而我，作为你们的领导，我将要对这一切负责……我能跑到哪儿去呢？

“现在还是再来说，我们是怎样浪费饲料的呢？喏，牧羊人恩耐巴斯现在也在会上坐着。他在村里闲荡了三天三夜，而他的羊群三天三夜是在科什——阿尔卡地区的草垛里过夜的！嘿，这算什么呀？算什么呀？这怎么能忍受呢？怎么能忍受呢？不是说什么我们很好吗，正在成为真正的主人吗，说什么我们正在越来越好吗？那末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能容忍这些人，为什么我们要宠爱他们？应当把这样的人赶出集体农庄。让他们滚开！滚得远远的！滚得连他们的气息也闻不到！而由于糟蹋干草，应当剥夺恩耐巴斯一头母牛……可是我们要他的牛有什么用，我们需要的是干草，干草！

“不久前，我从卡波什科老太婆的板棚前经过，亲耳听到：‘现在，不知为什么，我的无角母牛的肚子大起来了，而牛奶也增加了，看来，它在集体农庄的干草垛里过夜了……’

“还有这件事我也不能不说：你们大家也都在各地区跑，你们也都有眼睛、耳朵。你们明明看到，牲畜全都在集体农庄的干草垛里过夜，为什么不愿把它们赶走，不呵斥一声呢？请你们不

要以为，这干草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农庄主席的，或者是生产队长的和饲料管理员的。同志们，这些干草既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还有……还……哦——哦……我早就打算问问了……诸位，说真的，这个特雷拉的干草垛在什么地方呢？诸位，你们说吧，请你们告诉我，明天我就带着火柴到他的干草垛去！让他的牛挨饿，让他的小孩子坐等着没牛奶吃，让人们为了这个来向我追究责任好啦。尽管来吧，尽管来吧！这个特雷拉，我求过他多少次，劝说过他多少次啦？连我向我的妻子求婚时，也没有费这么多的口舌。在这漫长如年的夏季，特雷拉哪一天为集体农庄割了草？喂，诸位，谁看见过没有？就算他不承认我是农庄主席吧，但我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人，叫做男子汉！可以向一个人磕多少头呢？多少呢？你对他说话，就象对一座山说话一个样。从山那儿倒还可以听到回声呢！

“但是，对从事垛干草的伊耶斯别克来说，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不管我们的饲料情况如何，还应该让他得到他自己挣得的干草。同时，不仅让他得到，而且还应向他提供拖拉机，以便运送干草，甚至还要派一些人，帮他装运。我已亲自吩咐饲料管理员，为伊耶斯别克挑选一垛色泽青嫩的干草垛。谁见过，他整个夏季即使有一天旷工没去上班吗？我亲眼看到，他给自己的奶牛共只垛了两大堆尖尖的干草。

“我不知道，同志们，我不知道……唉——唉——不久前建成了六个牧羊人的营地。尽了我们的所有力量，重新修建了旧的过冬宿营地。而现在，大雪纷飞，我们这里却是秃着头顶，而且没有帽子：在牧羊人莎尔特、萨雷—库秋克、爱比切科，居住在“石鞍”山口的莎巴尔达伊，在卡拉——苏河口过冬的阿根尔图那里，羊圈都是破烂不堪的。必须把柯伊俄克在凯泽尔塔什地区的羊圈搬到另一地方去——因为那儿的羊圈内的羊粪多得快

要没过羊膝。现在你要去追究责任也办不到——那儿的牧羊人已不知换过多少了……同志们，工作实在太多，实在太多！而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完成，不完成是不行的！

“现在，在河谷上游由于盖满大雪，牧场已不复存在了。看来，必须把一半羊群和不挤奶的大牲畜都赶到下游去，即赶到卡拉——库基尤尔沼泽地去。目前，那里也遍地是雪，但大风会很快地把雪刮走。昨天，八名牧羊人已经把羊群赶到那儿去了。至于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情况，正象俗语所说的，还是让上帝亲自去欣赏一番吧！你们想想，在那里，在一片光秃秃的沼泽地上又会有什么呢？假如我们把干草和谷物运给他们，那里连卸的地方也没有，因为没有晒草架，其实还谈什么晒草架呢！为了挡风，雅什干齐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块石板瓦，躲在它后面。在沼泽地里没有一根树枝可以烧篝火，没有一根小木橛子可以拴马。我只要一想到……明天，全部汽车和拖拉机都要开到他们那里去！

“在我们的牧场和牧羊人歇脚地，没有一所泥地的木屋。在一些地方有一些只有碗那么大小的，装着小铁炉子的小木屋。本来我们打算在今年对付这些小木屋，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又只好拖到以后再搞了。同志们，力量不足，人手不够啊……

“可是你们想象一下，牧羊人在严寒中赶着羊群东奔西跑了一整天后回到了屋里。你们想象一下，回家后，他的炉子早已火熄冷却了，小木屋里冷得甚至都可以把狼冻死。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烘烤结满冰霜的衣服和鞋子。再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流动售货汽车去不了，牧羊人那儿的茶、面包、盐和烟草就全都吃光了。在这一切以后，你试试看吧，你还怎能向他检查工作，怎能向他的眼睛里望呢……我不能，我不能。首要的是人！然后，才是牲畜，土地，羊圈！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没有一场雨，没有一

场暴风雪，没有一场酷暑，没有一场严寒是饶过牧羊人的，一切都统统压向牧羊人。

“母羊配种很快就要开始了。好象只有察克尔上游河谷一个配种站还没有准备好。当然，这是无关紧要的。使我心痛已久，并且至今一直在折磨我的是另一个问题。难道可以这样吗？我要问，难道可以吗？每年，我们都要花费大量金钱购买高级良种公羊的精液，并费尽力气把它从某个非常遥远的外地运来。可是现在，你们说说，用这些公羊种人工交配的小羊羔在哪里呢？在哪里？某一些牧羊人做了些什么事啊？深夜，他们悄悄地把我们当地的粗毛种的公羊放进了羊群里去。你们看，他们就是不相信人工授精法。如果今后我们依然这样做，我们何年何月才能改进品种呢？我们要的肉和羊毛又从何而来呢？而我们又拿什么给人们呢？是合理地解决还是视而不见呢？我们该怎样处置这些牧羊人啊！我们要用大棒把他们赶出羊群，而且不单单赶走他们就完了，还要罚款，我们罚了款还不算，而且还要把他们放在全体人民和我们儿孙们面前，讥笑他们！这样的牧羊人是小蛀虫，是束缚我们手脚的铁链。够了……我要冷静下来……你们应当知道：我们已有四万多只绵羊，而且，我们不能无止地提高羊的总数——这是因为牧场有限，我们居住的这块土地既不会增加，也不会扩大了！

“最近一段时期，当情况稍稍变得轻松一些后，我们村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宴会游乐。当然，在还没有降雪，在空闲时间，这种事情是可以允许的。因为从春天至秋天，商店里没有酒卖。同志们，我承认，这件事部分是我造成的！售货员到我这儿来，央求派汽车给商店运货。当时，我就警告他：‘如果你运来伏特加，那以后就别提车的事’。当然，从一方面看，我怎么有权制止国家的商业活动呢，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

而我只要看到集体农庄这样多马力的拖拉机停着没人开——不，不，最好不要让我看到这些，最好不要听到这些！离我远一点，远一点……现在，又必须重新对农村消费合作社销售的伏特加加以限制了。

“看来，又不得不叫学生们来了，让他们帮助打扫被雪盖住的羊圈。人手不够，同志们，人手不够呀！还需要八名牧羊人，而现有的十二名牧羊人至今还没有配备助手。而且阿克——阿伊列和查阿尔——齐尔的牛奶场还需要五名挤奶员和三名饲养员。唉，要有人呀，人呀！假如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会制造人的工厂，我们一定会去订购许许多多的。牲畜很多，而工作多得只有上帝本人才能对付得了——需要人，需要人手。这样，从在座的诸位中，谁愿意当牧羊人？谁愿意去当牧羊人的助手，去放牛，挤奶？你们说吧，诸位，你们说啊！对他们，我们一定要脱帽致敬！需要什么——我们一定帮助，就象在我之前当主席的那位大爷常常唱的那样：‘如果要羊——给羊，如果要牛——给牛，如果要钱——给钱，再送给你一匹良种马，只要你好好工作，一切都归你，都归你。’

“今天，共产党员萨纳库尔、爱尔卡伊、伊依特三人去当牧羊人了。十五名共青团员到牧羊人歇脚地去当牧羊人助手去了。雅伊玛、柯列科森娜和爱伊特巴斯的女儿中学毕业后，当上了挤奶员，瞧，这就是应当学习的榜样。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就解除你们别的工作和任何烦恼。只要你们，同志们，说一声‘好吧’，现在就说，在这儿，当着众人的面。

“现在，还有一件事，象刺一样刺在我身上：诸位，我不懂，我是什么人，我担任什么职务，我叫什么名字，你们自己都知道：叫阿尔德洛巴索夫·阿尔德洛巴斯·阿尔德洛巴索维奇。我甚至还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的出身氏族，就是住在卡恩河谷的陀都

斯族。可是……你看，学校来的人带着一大堆要求，在我的办公室坐等着，还有商店、邮局、兽医站……什么东西不向集体农庄来要啊。当然，如果是来要钱、要肉、要汽车、要拖拉机，那倒还可以，既然我是在集体农庄里工作的，然而，须知他们向我们要求的不是这个，而是砖、石板瓦、窗玻璃、钉子、油漆和干性油。甚至为了一副门把手，他们也要到集体农庄来要。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究竟是集体农庄，还是杂货商店？！而我是农庄主席，还是商店采购员？那末，区的各个组织都是管什么的呢？区消费合作社，区日用品联合工厂，区……数不胜数的带‘区’字样的组织又是管什么的呢？而我呢，正象平常所说的，自己真想哭一场，可惜没有人会来安慰我。

“还有，在最近，要求记帐发羊的申请也日益增多了。同志们，这可不行了！如果我们自己都把羊烤成羊肉吃掉，那末收入又将从何而来呢？当然，在举行婚礼，或者庆贺家中新的未来庄员诞生，或者为追悼死者而举行葬后宴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应予以拒绝的。可是，你瞧瞧，春天，艾比什科跑来说：‘妻子从医院生小孩回来了——请批给我一只羊。诸位，你们说，我难道不懂，生了一个小孩子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我就批给了他一只羊。过两个月后，他又以同样的理由和同样的请求来了。‘你妻子是每隔几个月生小孩的？’我问他。

“瞧，诸位，事情就是这样……请你们好好想想吧！我对你们说：我心里烦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们如何熬过今年的冬天呢？

“现在所有还活着的人，都要到牧场和牧人歇脚地去！看来，现在睡觉也应该把铁铲放在枕头底下，因为要铲除的雪太多了。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春天，我们倒可以用推土机清除牧场上的积雪。然而现在是秋天，推土机开过的地方，雪就会变

硬，那末牲畜就无法扒雪吃草了。昨天已运来三百把铁铲。应号召青年们，而且还要在共青团委员会的门上写出：所有的人都去拯救牲畜了！青年们需要什么，我们买，从手风琴到钢琴，决不吝惜钞票。

“我们，农庄管理委员会和党委会，号召在座的诸位下一个休息日都去参加星期日义务劳动。你们要带铁叉和斧头来！至于吃饭问题，我来负责。请参加吧，请你们全体都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操心的事，但如果我们能集中在一起，突击干一下，我们一定会解决不少问题。

“同志们，说实在的，你们要想一想，议一议。既然你作为一个人来到太阳和月亮所照耀的这个世界上，而且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而且你的心窝旁边的口袋里放着党证，那末你就应当工作，应当发光。同志们，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对。我们不需要那种只是用鼻子吸进空气的共产党员。与其做干草垛上的碎屑，还不如做一碗粮食。

“目前，我们既有力量，又有条件，还有金钱。同志们，我们的腰包不是空的，还有国家支援我们，我们共同经营的牲畜应当毫无损失地度过冬天。我们决不放弃红旗，决不交出红旗！同志们，我们将全力工作。要跟严冬争个胜负，决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束缚我们的手脚！

“同志们，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完了！”

“农庄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们！”

“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在我们全区为完成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每一个人都竭力履行自己劳动职责的时候召开的。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召开的。

“不管冬天多么严寒，而我们总归还是度过来了！牧羊人卡

波苏、雅什干齐、卡克丹齐、苏尔喀什的羊群都没有发生大批倒毙。你们明白吗？他们没有发生一次倒毙。嘿，对这一点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这样寒冷的冬季，牧羊人没有让羊倒毙，对他们就只能有一个称呼——好样的，真正的男子汉！在饲养员齐伊莫斯柯和巴贝尔卡的牛群之中，也未发生过令人担心的事。在这方面，同志们，不能不向工人说声谢谢，因为工人们用混合饲料帮助我们。感谢工人阶级和汽车司机，他们按期和如数运送了混合饲料。马群也平静而又顺利地过了冬天。艾尔杰齐和乌秋格挤奶已经达到了最高的产量。我不能避而不说说我们机务人员和司机，他们冒着大风雪和严寒运送干草、饲料和谷物。我怎么能不提到奥洛托努尔、凯米尔切柯、塔培尔……呢。同志们，象他们这样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在这样寒冷的冬季，人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怎么能不高兴呢？怎能不为他们而感到自豪呢？

“真糟糕，今年冬季我们经受了多少灾难！我们这里又有什么事情不曾发生过！我们铲除了多少积雪，在寒冷彻骨的天气，我们又有多少次东迁西移！我们多少人被冻伤，这个冬天夺去了我们多少精力和思想啊！但是，我们终于坚持过来了。真的，真的，如果认真地想一想，就不能不为有这样的人民而自豪！就拿舒卡波逊来说吧，他赶着自己的羊群在暴风雪中走了三天三夜，可是一只羊也没丢。假使我有奖赏别人的权利，那末，我就马上给他戴上一枚勋章。而在卡拉——库齐尤尔沼泽地，我们又有什么不曾经受过啊？好不容易用推土机才打通了通往牧人歇脚地的路，而当你返回时，你开辟的路已经不见了，又得赶快去铲平雪堆。但愿这样倒霉的事，不要再让我们碰到，让它去见我们最远最远的爷爷们吧！现在想到这一切，马上就会冷得呶呶地叫起来。

“好，够了，要知道，我们面前的道路也决不是平坦的。

“诸位，我们现在到底是已经完全度过了冬天呢，还是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怎敢大胆地说呢？怎能相信这一点呢？现在，这仅仅是三月份，这往往是最困难的一个月，很难说，很难说。现在还是可能下齐腰深的雪。但愿不要真的落到使用我们剥皮刀的地步……（呸，呸，我没有说过这话，我甚至想也没想过。）

“大概，你们已发觉，我近来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萨拿尔老汉碰到了我，就问道：‘你怎么回事，枯瘦得竟会象苦行僧一样呢？’怎么会不是这样呢！是干草在使我担心，当然，是干草。我们总共只剩下七十垛干草。同志们，这点干草够什么用呢，怎么办才好呢？要知道，这些干草最多只够我们牲畜吃三天的。如果我们这儿只有一些绵羊，那就用不着伤脑筋了。可是要知道，这儿还有牛群——这帮嘴馋的东西是贪得无厌的。问题明摆着：不是把这些干草分配掉，就是眼巴巴地瞧着它。然而，我们的牲畜消瘦了！同志们，它们消瘦了，我真担心，真担心，哪怕眼前稍微增喂一点饲料也好。但如果现在把最后一点饲料也分配给它们的话……你们自己明白，谁敢说春天会有好的天气呢？万一下起大雪，刮起大风，而刚生出来的小羊羔，如常言所说，还是赤条条的，而那些刚产仔的母羊都衰弱消瘦了！……这个问题请你们自己解决，同志们，请你们自己考虑吧！

“我们的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但是我们四十台拖拉机中有十五台至今尚未修理过。这太糟了，太糟了！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知道！整个冬季，拖拉机全部忙于运送干草、木柴和打通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修理拖拉机的原因。但是，我们需要翻耕五千公顷的土地。假如去年秋天，我们已经翻耕了这些土地的一半的话，那现在就会轻松多了。可是现在说这

个还有什么用呢！

“再说，同志们，我们每年都分配一部分拖拉机和人力往田里运送粪肥。往往这工作刚刚开始，就忽然停顿下来了。有什么办法呢：当你一看见雪，全部心思就都倾注到牲畜上去了。而我们这儿的土地，同志们，变得贫瘠了。如果今后再这样下去，我们的田地很快就不再是田地了，那该是什么呢？它将变成一片沙漠，一片荒野。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要对土地负责。千万别弄得将来子孙后代都对着我们的坟墓唾骂诅咒，现在要恢复那个运送粪肥的专业队，即使有地方发生大灾也不许拉这支队伍去救。我们这里的粪肥堆积如山，堆积如山！”

“现在谈谈关于牲畜的产仔问题。我们将有三万多只母羊产仔。在这件事上真是各种问题成堆，弄得你昏头转向。有些牧人每人有八百只母羊，而苏尔喀什甚至有近九百只母羊。这就是说，应当把羊群分散开来。可是怎样分呢？分散到哪儿去呢？派谁去放牧呢？而且有些羊群是在没有水源的地方。冬天它们吃雪，但积雪很快就会消融的，那时把它们放到哪里去安身呢？”

“请你们想一想吧，如果羊群大批倒毙，那我们就没有收入了。小羊羔——这不是小羊羔，而是金子。一定要护养好！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在冬天喂养这么多羊，付出这么多的精力和金钱？”

“必须叫学生们来支援。没有他们，我们只好举起双手，毫无办法。因为所有的男劳力将去大田里春耕。应当教育孩子们从小就养成干活的习惯，引导他们热爱土地和牲畜。这不是儿戏，这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当夏天大人们在照料绵羊的时候，是谁为我们打了这么多的干草？是孩子们。是谁帮助我们给母羊产

仔，给羊剪毛，当羊生疥疮时给羊洗浴？是孩子们。是谁清理了我们割草场上的干树枝，而且又是谁冬天帮我们砍伐洋槐来喂牲口？还是孩子们。孩子们应当懂得，我们少了他们就象少了两只手……这就是我最近得出的结论。如果一个小孩子没离开过我们的村子到任何地方去过，那末，当他看见一只刚刚生下来的、滑溜溜的小羊羔，他就会马上扑向那只小羊，并且把它抱在怀里。而那些只要在区里或者大城市里读过一年书的孩子们，碰到这种情况就只会在那里站呀，站呀，到后来只是用手指去捏起来。难道能允许这样吗？我们的儿童，象他们的父母一样，都是顽强的，在工作中刻苦耐劳的人，可是只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下……有什么办法呢，诸位，有什么办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呢？……那怎能担负起所应做的事情，又能指望谁来做呢？然而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诸位，工作就是如此！你们想想，一对夫妇，两个人要放牧一千只羊。而且须知，这夫妻俩还不单是放放羊，还有八、九个小孩子要抚养……我们地处严寒而且又多高山峻岭。请想想，在这漫长的严冬季节要喂养和保全这么多的牲口，这容易吗？要知道周围一切都在跟牲畜作对：牧场既狭小，遍地又覆满积雪和坚冰，既有暴风和严寒的侵袭，又有野兽和猛禽的骚扰，而且说到底还有我们的纪律松懈和怠惰。

“同志们，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看，未来的真正的畜牧家就在切古拉舍夫·琼的帐篷里成长着。有一次，我们驱车来到他过冬的住处，即哺乳的牲畜成群的地方，当时那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只见一所木房里有个人约三四岁的胖小子在哭泣。‘为什么哭，小伙子？’——我们问。他含糊不清地似乎在回答：‘我的牛犊在挨饿。’怎么办好呢？我们于是就把牛犊赶到了母牛那里去。原来那里共有六十头母牛，但是这个小不点的娃娃竟能清晰地辨认出哪头牛犊是哪头母牛养的。你把小牛犊

领到另一头母牛脚边，这娃娃就会嚎叫起来。瞧，这是个多么好的孩子啊！假如说现在对牲畜的爱已经深入了他的心灵，那末，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现在还面临又一件要操心的事。最近期间，我们造好了一所二层楼的中学校舍，一个机械修理厂，一间有保暖设备的汽车房。而且打谷场也全部机械化了。光是青年就为牧人搭了八间木板房，造了十五间浴室。也给专家和教师们分配了住宅。这些建筑已经很多了，同志们，但是，如果同所需要的比较一下，这些又很少，很少！目前我们要造一座文化宫。要继续把幼儿园、医院、商店、公共浴室造好……我们这里什么不需要建筑啊？只要想想八十处牧人的歇脚点，想想产奶的畜群，想想那里的木板房，想想牲口棚的羊圈！工作很多，很多！可是搞建设也不是闹着玩的。譬如说吧，要砍树，譬如说吧，要锯板，这些倒还不怎么样。但是要知道，我们还需要水泥、石板瓦、钉子……需要的东西可多了……我因为这些该死的水泥弄得两鬓都象水泥一样灰白了。最后，我不得不到州执行委员会去要求：‘要么我辞职，要么给水泥。’就是这样！总算给了一点……而有时你会想：为什么我们要建设这么多东西？请你们回想一下，我们村子所座落的这个谷地在四十年前是个什么样子吧。那时，这里是被竞赛的马群所任意践踏的田野！

“同志们，工作很多……操心的事也很多……”

“在这极为紧要的关头，如果能充分供给人们一切生活必需品该多好。但是商业部门却非常糟糕。给区里打了多少次电话啊！商业搞得太不象话了，太不象话了！我不懂，同志们，我不懂：当他们盯着我们要牛奶、肉、毛绒的时候，总是死皮赖脸地紧紧扭住不放，但是，他们又何年何月能供给我们日用百货呢？这件事我们又能向谁去提呢？”

“现在，我想向你们倾诉一下自己生活中的苦楚。我越活越感到惊奇，诸位！也许我该把我的木板房搬到区里去吧？因为反正是一样：住在区里要到这儿来上班，而住在这儿也得每天到区上去。每天一会儿叫你干这个，一会儿叫你干那个，一会儿索兴又把你叫走了。一有点事就叫你到区里去。有时候还从那儿到州里。然后呢？原来你已经在边区了。难道可以这样吗？老是把人叫离工作岗位，这难道好吗？我坦白地说，同志们，有时在家里我倒觉得象在作客似的……”

“同志们，你们不要对春天掉以轻心，不要搞得春天比冬天还要艰难，同时，也不要让我们的牲畜损失一半，而这些牲畜是我们付出艰苦的劳动才从严冬的魔爪下拯救出来的。要打发村里所有活着的人都去照料母羊产仔。全部机关和会计部门都停止办公。要找老头子和老太婆们谈谈，让他们即便烧烧茶水，照看照看孩子，这也是一种支援。噢，老天爷！可不能发生小牲畜倒毙的事啊！否则，又有何面目活在人间呢？”

“喂，同志们，我最后还要说的是：无论工作多么艰苦，也无论工作多么繁重，我们都不要害怕工作。我们有将近九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样数目的共青团员，如果我们行动起来，所有的人都会跟我们走的！我们的人是热爱劳动的，坚韧不拔的。我们的人不用求助于别人，任何事情都胜任得了！只要一动起来，而且鼓足了干劲，那末，我们就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一直干到精疲力尽而不得不躺倒为止。看，我们的人都是多么好的人。到那时，我们的收入一定会提高，我们的拖拉机和汽车一定会增加，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富裕，更有趣味。至于我们胸前的钱袋，同志们，也一定都会塞得鼓鼓的（喂，我这可不是开玩笑，不，不，决不是开玩笑）。

“如果说我们来到这个谷地时是一无所有，那是一点不假

的。可是现在呢？你们就根据我们克雷拉老汉的话想想吧：‘现在的儿童们，这些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的儿童们，个个都象精选出来那样好，个头高，营养充足，所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象我小时候那样，骨瘦如柴而且又弱不禁风——好象受到上帝的唾弃一样！’——克雷拉老汉说的难道不是真话吗？

“就讲这些吧……啊呀，还有七十堆干草垛呢？该如何处置它们呢？诸位，你们说说这件事该怎么办……”

“农庄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同志们！”

“今天的会议是在全区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生产计划的时候召开的。我们每个人怎能不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们也和全区一样劳动得不错。

“春季大田作业，可以说是在很有组织和高速度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的拖拉机既没有受损伤，也没有窝工。只是——这是谁啊……好象是卡尔吧？——拖拉机上的活塞断裂了，所以他的拖拉机停开了两昼夜。没有人严重违犯劳动纪律。由于我们有象奥洛托努尔、凯米尔切柯、贝尔金这样的人，这些本行的能手，以及许多别的人们，所以一切工作都迅速完成了。这些人有什么活不会干，这些人什么工作不能完成啊？即使整个拖拉机都散了架。只要有金属丝，他们就一定能把拖拉机上的零件结扎起来，紧紧地拧在一起，于是拖拉机又能够开动了。你们自己想想，在邻近的凯恩都地方的国营农场，拥有几乎比我们多半倍的拖拉机，但是那里的播种面积一共只比我们多一千公顷。我们早已经播种完了，而且已经在澡堂洗了澡，身上的汗也干了，可他们却还有近二百公顷的大田没有下种。应当象我们这样拚命干，即使累倒在田里也要保证超额完成劳动定额。劳动给我们饭吃，劳动给我们衣穿，也给我们愉快！瞧，我们提早播完了

种子，此刻我们自己的心情也变得较为舒畅和安定了……

“至于牲畜产仔，我看也全部都是在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我们把全村男女老少都动员来做这件事，这可不是白费劲。甚至连吐乌丹老太婆在帐篷里也坐不住了。而对学生们，我们的孩子们，只能是脱帽致敬，深深鞠躬。我们的孩子们是好样的。

“我认为，而且也是根据专家们的意见，目前小牲畜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当然这也是靠‘上面’——靠老天和气候才取得的。在阳光照耀下，在暖和的环境，羊羔就会较快地成长，而母羊也不会丢下它们死去。但假如我们把这一切都仅仅归之于‘上面’的功劳，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对人民劳动汗水的报偿啊！再有，另一场灾祸似乎也已被我们逃过了：羊群已经吃饱了最早的青草。而我本来曾担心那些最瘦的羊可能会吃得过饱而出事。

“就连羊身上的绒毛眼前长势也非常好！过去在大羊群中杂有一些脱了毛的小绵羊，现在这种羊已经不见了。幸亏去年秋天，尽管气候多雨而且严寒，但是我们毫不畏惧，照样给羊洗澡除痒……

“然而，先别忙，先别忙，我们可不能吹过了头，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把这儿变成了人间乐园了，秋天将显示出我们的工作如何。但愿到那时不要发现，我们只是用犁尖划破了一点地面，就拍着胸脯吹牛了。

“瞧，现在我们这儿正在剪羊毛。可是我很奇怪，诸位，我很奇怪，这桩事我们是怎么搞的？假使就以这样的速度剪下去，那末，直到割草季节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摆脱这个工作。我们过去那种冲锋陷阵的劲头到哪里去了呢？过去哪有现在这样漫不经心，哪有现在这样游手好闲？！你们想一想吧！要记住，

同志们,剪羊毛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剪羊毛,诸位,这是刮奶油。或者说这是往口袋里塞钞票啊!我甚至都不愿意再多说了……从明天开始必须加快工作进度。让畜牧专家们、工作队队长们、兽医们不要离开正在剪羊毛的院子。然而,我们的妇女,过去每天能剪九十到一百只羊的叶莲、艾里琴、申娜,现在又在哪里呢?原来她们此刻却闲呆在家里,并推托说,她们已经勉强活到‘退休’的时候了。那末,为什么工作队队长们不能好好跟她们谈谈呢?要知道象剪羊毛这种工作经验,是靠成年累月才积累起来的。同志们,必须加快剪羊毛的工作,否则明年我们就要没有粮食吃了。因为此时羊群正践踏着早已播好种子的田野!同时,我们的割草场至今也被羊蹄任意践踏着。从这样的割草场,我们又能收割到什么象样的干草呢?要快点把羊群赶到泰加森林里去,赶到阿尔泰山脚下去,即赶到夏季的停留地去!

“森林,森林,转移畜群——真是头昏脑胀了……所以,同志们,不能容许你们因为现在是夏天,周围绿草如茵,气候温暖宜人,脑子里就产生了种种别的想法。我们的工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你们想想该有多少事要做:剪羊毛呀,转移畜群呀,建筑呀,修路呀,而且还要准备过节。

“整个夏季应当把所有集体农庄的牲畜都赶到森林去放牧。夏天留在农庄里的牲畜,对我们来说将是一种损失!现在,有些牧人千方百计为他们不去泰加森林放牧寻找借口。这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听也不要听,看也不要看,就是这样!如果谁不愿意去森林,让他把羊群交出来。只是谢尔盖老头一个人的情况有困难。他的老伴生着病,住在医院里;就连他自己每天也要到医院去打针。可是泰加森林那儿却没有给他打针的医生。假如把谢尔盖老头放牧的羊群留在村里,我们为这里的大片割草地而感到可惜;但假如对他说‘把羊群交出来吧’,那末,你们都知道,

他是一辈子都在羊群旁边渡过的人，而且他自己也不愿意离开羊群的。好吧，同志们，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好好讨论一下吧。至于其他人的要求我们是不要听的。让所有的人都到泰加森林去放牧吧！

“明天就得派开路机去泰加森林了。工作队已经到那里去过了。发现有的路被倾倒的树木阻塞，有的路因为雪崩被大石块掩埋。如果能把道路开辟到黑普利多尔就好了，再往前盐和其他物资就是用牲口驮子也可以运过去了。听说，那里的积雪不久前就消融了，草地也绽出了新芽。可是，等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这些草就会长到和我们齐胸那样高。泰加森林里的草能维持长久吗？唯一要紧的就是赶快去放牧，要赶快去。对我们来说就连一天也是宝贵的。可是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应当怎样赶羊群以及要赶什么样的羊群呢？假使我们快些剪刚阉过的绵羊和还差一年才长成的绵羊的绒毛，那末，这些羊的绒毛还没有长好。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如果把已经剪了毛的母羊赶去放牧，那末谁能预料这个天气呢：可能会有寒潮，可能会有雨夹雪，甚至下冰雹，而这些还没有长结实的小羊羔，这些剪了毛的、光秃秃的母羊，岂不是要大批死亡，大批死亡吗？！这里，在过冬的地方有羊圈。一有什么事，就可以关进去。事情就是这样难哪！

“我们一定要给那些在泰加森林工作的人们增加工资。还要给他们装无线电收音机。不论是医士，还是兽医，或是宣传鼓动员，我们叮嘱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工作岗位。就连我现在也一定要留在那里。去年我没有能做到，因为去忙储备干草和搞建设去了。

“喂，同志们，夏天象鸟儿那样咕咕地叫着来到人间，我们打算庆祝畜牧工作者的节日，并参加全区的联欢大会。当然罗，的

确需要庆祝一番。否则，我们也太不象样了，就连‘五一节’那天我们也没好好玩玩。可是，难道那个时候我们能有这份闲心吗？

“那末，同志们，现在就来谈谈过节吧。我们，农庄管理委员会，是这样决定的：赠给先进工作者总额达九千卢布的奖金，宰十头马和十头牛，还要派车到城里去购买日古列夫牌啤酒。而且为举行赛马大会，我们认真训练骏马也足有半个月了。护养这些马的是两个有丰富经验的老头——赛尔凯和柯依嘎斯。区里举行的赛马大会也即将来临。在比赛中可千万不能出丑啊！否则还能叫自己是科尔鲍林人吗？可怎么忍受这样的耻辱啊！

“谁的力气大，谁的动作快，谁的脚步轻盈——请准备起来吧。优胜者将获得奖赏。而且还要举行音乐会。唉，这个音乐会啊……在我们这么大的村子里不要说没有人会拉巴扬风琴，就连手风琴也没有人会拉。这怎么行呢！瞧，我们已经开始建设文化宫了，而谁将在那儿工作呢？所以，要派人去学习。该是提高我们文化生活水平的时候了。否则也许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皮才工作的。一个人劳动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家里，把肚皮填得鼓鼓的，然后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哎哟——哟！’，就侧着身子躺倒在床上。

“我们将还是在那个地方，即石鼻山脚下的小树林里欢度节日。我们要把流动售货车从全区的四面八方召集拢来，再把钞票发给大家。可是不过，同志们，我们既要愉快地又要有秩序地度过节日……你们还记得，上一次过节时艾尔比莲到处找寻她丈夫依奥朱莱那副尴尬的情景吧：‘哎呀，哎呀，诸位！你们领我去寻找依奥朱莱这个潜逃的家伙吧！我不是要他这个人，付给我钱我也不要他，我是要他身上穿着的那套蓝色呢料子的、花了一百八十个卢布买来的服装。要知道，他会把衣服弄得污浊不堪，或是随便扔在什么地方，他的牛会把衣服嚼烂，或者被狗群撕得

粉碎。啊！我真蠢，当依奥朱莱出来参加这个联欢会之前，我应当把个铃铛系在他的脖子上……’

“喂，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夏天是夏天，但是冬天会向我们提出问题：你们夏天都干了些什么。同志们，我们预先算了一下，看来今年也有信心超额完成全部生产计划和任务。万一……可是这不必说了，一切都很明白。最要紧的是不能降低工作进度，最要紧的是不能容许由于某种考虑失策而造成牲畜的大批死亡。千万不能让一条几乎被拖上岸的大鱼从我们的钓杆上脱钩啊……

“这就是我要讲的全部内容，也就是所谓和盘托出吧……”

(严源 林相荣译 闻则一校)

哥萨克镇〔第一部〕

(苏修长篇小说·梗概)

作者：谢苗·巴巴耶夫斯基

载苏修《十月》杂志 1975 年第 6、7、8 期

编者按：《哥萨克镇》(第一部)是巴巴耶夫斯基继《人世间》和《现代人》之后发表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这一部新作揭了苏联农村两个不同类型资产阶级分子的疮疤：一个是农庄主席、农村“新出现的企业主”，他把农庄当作私人的“领地”，并且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另一个是身上充满“贪婪的细菌”的农庄卡车司机，他热衷于发家致富，把自己的老婆当作“雇工”，并且大搞投机倒把活动，“在精神和内心上”都与老害农无异。面对这样一些现象，作者通过一个老庄员之口无可奈何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乡镇正在向何处去？小说还描写了与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相对立的所谓“新人”、机修工人马克西姆的形象。作者把他当作农村工人阶级的范例加以歌颂，但是从小说的描写看，这个人物其实也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这部小说与《人世间》、《现代人》一样，都对苏修社会的丑恶现象作了一点暴露，目的也都是为了保障苏联现存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是，在《人世间》、《现代人》

里，作者把他的理想人物霍尔莫夫、谢德罗夫作为主要人物来描写；而《哥萨克镇》则是把农庄主席和农庄卡车司机等资产阶级分子作为主要人物来表现并加以鞭挞，马克西姆一类“新人”，也即作者的理想人物则处于陪衬的地位。这一变化从反面告诉人们，苏修农村已是越来越丑恶、阴暗，苏修的御用文人力图帮助统治集团摆脱农业危机的心情也越来越急切了。

库班河畔有一个“土岗”集体农庄。这个农庄又大又富，小麦连年丰收，禽蛋、牛奶、果菜、捕鱼等副业也十分兴旺。庄员们聚居在一个大镇上，镇名土岗。镇上绿荫如盖，新房成片，还办有许多工厂企业，都属于农庄所有。

农庄里有个老庄员，名叫安德烈·安德隆诺夫。他家里珍藏着的一本家谱说明，安德隆诺夫的祖先早在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当“土岗”集体农庄还是一个防卫外族入侵的要塞时，就已经来到这里，这一家的男人世代代都是为国捐躯。在家谱上还写着一句格言：“安德隆诺夫家的人活得诚实，死得光荣。”安德烈·安德隆诺夫的父亲在嫁女儿和给安德烈娶亲的时候，都曾拿出家谱来向着新夫妻念过这句话。那已经是在卫国战争之前的事了。后来，安德烈的父亲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但安德烈牢记家训，在农庄里被公认为是“所有诚实的人中最诚实的人”。

如今安德烈·安德隆诺夫也老了。他的三个儿子都已长大，而且两个已经结婚分居。照旁人看来，他是少有的好福气，因为三个儿子都在农庄里，大儿子尼基塔是卡车司机，二儿子彼得罗和三儿子伊凡都跟着父亲当了农机手，父子三人组成一个小组，工作非常出色，在整个地区里都有名气。但是安德烈心里

却并不高兴，反而总是惶惶不安，心事重重。

最使安德烈伤心的是大儿子尼基塔。尼基塔从小自私，信奉一句格言，叫做“自己的衬衫更贴身”，结婚后一心发财致富，把自己妻子当作长工，在家里养起了大批兔、鸡、猪，勾结黑市商人卖高价。他家的院子围着高墙，里面养着恶狗，保护着猪棚、牛棚、鸡棚和高达六层的兔子笼。一天早晨，安德烈把大儿子叫来，责问他身为党员怎么能做得出这样的事。尼基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他是个劳动者，汽车司机，他想要生活得富裕，生产自己家里要吃的一切东西，这并没有错，至于投机商经常开着卡车到他家里来装走兔和猪，那末这些东西也不是偷来的，而是他养大的，而且城里职工能吃到头等的兔肉和猪肉，还得感谢他尼基塔·安德隆诺夫。安德烈骂他是投机倒把分子、贪财鬼，他勃然大怒，站起来就走了。

小儿子伊凡本来是个好小伙子，但不知怎么跟一个有丈夫的女医生勾搭上了，破坏了别人的家庭，现在镇上议论纷纷。因此安德烈劝小儿子赶快在镇上找一个姑娘结婚，伊凡断然拒绝，声明他一定要和那个女医生结婚。安德烈发了脾气，把小儿子赶走了。

二儿子彼得罗是安德烈最称心的一个，但也有使他不安的事。彼得罗家里已经有了一辆带车斗的摩托车，由于工作好，上级奖励他可以不经排队购买一辆小汽车。彼得罗想去买，这样在休假时就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到海边去。但是做父亲的劝他不要去买，因为这样一来，“彼得罗·安德隆诺夫就将有两辆车，而有的人则一辆也没有。”“在镇上不是只有我们，我们安德隆诺夫家的人不应该在自己人中间突出。”彼得罗听了父亲的话也很扫兴，但是答应考虑。

安德烈的老伴费克拉责怪他管得太多，把儿子们都得罪了，

何况“镇上的人并不都生活得象你一样正直”。安德烈回答说，那末他的姐姐安娜和姐夫华西里呢？他们的六个子女呢？镇上没有人说他们任何坏话，这才真值得羡慕。费克拉笑着说：恰恰相反，华西里非常羡慕你，因为他的六个子女没有一个接父亲的班，都不开拖拉机。

安德烈的姐夫华西里·别格洛夫是铁匠的儿子，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就成了镇上的第一个拖拉机手。他在卫国战争时期得了“苏联英雄”称号，五年前又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因此在镇上的地位比安德烈更为显赫。但是他心里也并不高兴，因为他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没有一个走他的路，接他的班。不但如此，他还经常担忧现在的年轻人不爱体力劳动，将来农民将要绝种，将来的人将变得不知什么样子等等，因此，他经常提出一个忧心忡忡的问题：我们的乡镇正在向何处去？他还有一个古怪的地方：镇上一般的人家都纷纷造起了新房子，而他却至今还住在几十年前盖的芦苇顶的旧房子里。农庄主席巴尔苏科夫是他的养子，几次提出要替他盖新房子，他自己的二儿子是建筑师，也早就要为他提供设计图，但他总是置之不理。

他的大儿子马克西姆是农庄机修厂里的车工，技术高，工资也高，他的家就住在他的表兄弟尼基塔隔壁，但生活方式与尼基塔截然相反，院子里不养任何家禽家畜，而是种着花草葡萄，吃的东西完全都从商店里买来，同城市工人一样。他平日穿着得十分整洁，打着领带，他老婆也不扎包头巾，而戴着帽子。下班回家后，就是看书看报。这一切都使镇上的人们非常惊讶，连他的父母亲也劝他不要这样突出，因为他毕竟是住在农村里。但是他的弟弟德米特里对他却很欣赏，认为他在道德方面虽然超越了目前阶段，但是大家以后都要这样做的。

二儿子德米特里在念完大学后，当了建筑师，如今远在边区

首府斯杰普诺夫斯克。他为人十分自负，不太看得起自己的父亲，认为父亲成了个双重英雄，只不过是时势所造成，而其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哥萨克，而且是个怪人。他对于父亲由于子女不当农民而忧虑的心情毫不同情；相反，他认为父亲对于子女从小就教育要热爱体力劳动以及迄今仍住着破房子等等，都是农民狭隘性的表现。总之，德米特里已经完全成了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与父亲没有共同语言，对农村情况也很不了解了。

由于镇上准备造一座肉类联合工厂，农庄主席请德米特里提供设计图，所以他到老家来了两次。其中一次他去看望哥哥马克西姆，在吃饭时大发宏论，说什么农村正在工业化，有了自己的工人阶级，昔日的哥萨克村镇正在变成农业城，人们的风俗习惯也已改变，私有者的灵魂已经死亡，等等。马克西姆不同意“私有者的灵魂已经死亡”这句话，就举了表兄尼基塔为例，并且说象这样的人在镇上不止一个。德米特里说，这不过是人们意识中过去的残余在作怪，但这些养着猪、兔和恶狗的院子在强大的集体生产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马克西姆表示怀疑。他担心还会有人要象尼基塔一样。

兄弟俩正在争论时，他们的伯父叶甫多基姆闯了进来。这人是华西里的亲哥哥，年轻时由于贪图一个富农的财富，娶了富农的女儿，农业集体化时，岳父被放逐，妻子死了，叶甫多基姆自己的土地、牲畜，包括岳父所送的两匹纯种顿河马，都在加入农庄时归了公。他怀恨在心，打听到附近山里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匪帮活动，就偷了农庄的马前去投奔。但匪帮怀疑他是奸细，他杀了一个监视他的匪徒逃了出来，向苏维埃政权去报告。但苏维埃政权也不相信他，因为这个匪帮这时已经被击溃，政府正

在搜捕残匪。他也就被当作残匪处理，判了五年劳改，到北方去伐木。劳改期满回到家乡，他就做起了二流子。直到卫国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在前线又做了俘虏，在德国做苦工。胜利后，他回到国内，又经过审查甄别，才回到老家。这时父母都已不在了，他无家可归，一个寡妇可怜他，与他结了婚，把他收留下来。但他一心只想着过去集体化前的日子，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劳动，整天游手好闲，偶尔跑到亲戚家去混些酒肉吃。这天他路过马克西姆家，看见门口有小汽车，进来看看，恰好碰上兄弟两人在争论。他的出现，更证明了马克西姆的观点正确：私有者的灵魂没有死。叶甫多基姆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想着自己过去的财产和马匹。他还告诉德米特里，私有者的意识决不会从农民身上跑掉，过去的生活即使不是在儿子身上，那末一定会在孙子或曾孙身上苏醒过来。德米特里勃然大怒，把叶甫多基姆骂走了。马克西姆却认为，对叶甫多基姆发火是用不着的，叶甫多基姆只不过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一死，他所幻想的和盼望的一切也就都完了，因为象他这样的人全镇只有一个，危险的是尼基塔，在尼基塔身上有贪婪的细菌，贪婪使他不顾一切，能用公家的汽车把别人的、偷来的东西运到自己的家里去，不论是干草、西瓜，还是木板、砖头。贪婪杆菌是会传播的，尼基塔的追随者和仿效者很容易找到，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

华西里的三儿子斯切潘服完兵役后，回家乡开了几个月拖拉机，由于爱好写作，就离家到区中心当了区报《库班曙光》的记者。起初他只写一些零碎的小题目，现在终于接到了要写一篇长篇特写的任务：报道一下由他哥哥德米特里设计的、即将在土岗镇上兴建起来的肉类联合工厂。这家工厂规模巨大，包括从饲料加工、饲养到出肉的全过程，预计年产猪肉十二万公担，

由“土岗”集体农庄和其他十四个农庄和农场合资开办，但其中“土岗”的投资额占了一半以上。工厂的地址由德米特里亲自选定，就在镇外的一排小丘岗上。这一排丘岗相传是在古代哥萨克为抵御外族入侵而堆起来的，卫国战争时，红军曾在这里与德国侵略军激战了三昼夜，华西里就是在这一战役中成了苏联英雄，而华西里的战友，现任农庄主席的父亲巴尔苏科夫就战死在这里。经过这一战，丘岗上长期寸草不生，直到几年前才回复到战前的老样子，每到春天，长上了厚厚的羽茅草，开遍红艳艳的罌粟花。因此这是瓦西里心目中的圣地，他经常独自一人坐在丘岗上沉思默想。所以斯切潘的长篇特写发表后，他非但没有为儿子的文采而感到高兴，反而气冲冲地把《库班曙光》丢到地上。接着他就去找农庄主席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

巴尔苏科夫是华西里战后从孤儿院里把他找到并领回家里养大的，他读完了农业大学，就回农庄当主席，如今已当了十年。华西里去找他时，他正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选择通话机向各单位发号施令。华西里等了好久，他才接见，而且很快就把他打发走了。尽管德米特里说私有者的灵魂已经死亡，“我的土地”、“我的犁”等概念早已被人遗忘，但在农庄主席的口中却处处“我”字当头：“我的冬小麦”，“我不需要罌粟和羽茅，我需要腌肉和牛肉”，“我投入了不小的股份”等等。华西里出来后想道，米哈伊尔大大地变了。“他是什么时候起学会了开口闭口都是‘我’的呢？他是在我的家里长大的，本来是个极好的小伙子：又谦虚，又听话，学习也努力。而且在后来，当上了主席以后，工作也很好，很努力，做到了既把经济搞上去，又使村镇焕然一新，可是他自己在这些年里却变质了。他在农庄里建立了一种规矩，即一切都要根据他的命令办，他自己坐在桌子后面通过电话线发命

令,就好象这里已经不是集体农庄,而是巴尔苏科夫本人的领地一样。不好……”

华西里的大女儿达丽娅是集体农庄党委书记,她对巴尔苏科夫的看法同父亲一样,因此常常要批评巴尔苏科夫。这使巴尔苏科夫很恼火。达丽娅批评巴尔苏科夫独断独行,不召开管理委员会会议。巴尔苏科夫反唇相讥道:“现在需要的是面包、肉、牛奶,而不是空谈。”“请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到底是怎样达到了农业和畜牧业的高指标的?我是怎样把土岗镇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是靠开会还是不开会?‘土岗’农庄每年卖给国家几千吨谷物、肉、牛奶、羊毛,一百万个以上的鸡蛋,这一切都是不经过讨论和辩论而做到的……”他并且骄傲地说,在他由于小麦创纪录丰收而获得金星英雄章的那一年,他一次会议也没有召开过。“就是说,没有会议,却有丰收!这有什么不好呢,我问你?!”

达丽娅回答说,她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怕巴尔苏科夫会“变成一个新出现的企业主”。达丽娅并且指责巴尔苏科夫用行贿请客等非法手段获得机械配件和运输工具,但又说,这不是主要的,不是原因,而是后果。

但是达丽娅说服不了巴尔苏科夫,她就去找哥哥马克西姆商量。马克西姆替她出了个主意:组织三个“近卫军”去找巴尔苏科夫谈心,并且提了三个人的名字:他们的父亲华西里,他们的舅舅安德烈和他厂里的老钳工涅契布连科。达丽娅同意试一试。

尼基塔的家庭副业经营得十分兴旺,但突然发生了不幸:他的妻子克拉娃劳累过度,肩受了伤,手臂举不起来了。尼基塔想雇工,但又知道“制度”不允许。这时恰好叶甫多基姆前来骗酒喝。尼基塔灵机一动,想用每天请吃酒肉为代价,叫叶甫多基姆

来帮克拉娃的忙。但叶甫多基姆竟一口回绝，还说这是雇工剥削，他不干。尼基塔大怒，骂他是富农，做过强盗，但他毫不动气，反而说他和尼基塔在精神上是亲近的。“你现在的内心和我过去的内心相象，真的！全部奥妙就在这里！所以我很高兴。”

当天晚上，克拉娃最后一次劝说尼基塔不要再搞这个饲养业，让她过和别人一样的日子。尼基塔不听，仍要她坚持下去。次日，克拉娃带了孩子离家出走。尼基塔毫无改悔之意，到外村去请了他的姘妇卡佳到自己家里来，想让她接替克拉娃的位置。但卡佳到了院子里，看了这许多猪、兔、鸡、牛等等之后，连房子的门也不进，就回去了。

正当尼基塔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又被开除出党了。他回到家里拚命喝酒，左思右想，觉得一切的祸根都在于这个院子。他一横心，在院子里浇上汽油，放了一把火，自己只身逃离了土岗镇。

(齐 戈译)

介绍两篇有关并村与反并村的作品

为了挽救农业危机，勃列日涅夫集团绞尽脑汁，抛出种种方案，其中之一叫做并村。主意一定，赞成的当然大有人在，但反对的也不乏其人。赞成者认为，把许多破烂的只有老人留守的小村子搬光折光，合并成一些大村，在大村中多搞些文化福利设施，也许能多留下一些青年人；而反对并村者却断言，人越是集中，离村庄远的土地就会变得越多，它们将因无人照顾而抛荒。这场争论也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了。这一期本刊发表的短篇小说《别列祖吉村》是属于前者；而话剧剧本《明亮的河边》则是属于后者。赞成者与反对者的争论，看上去也颇为激烈，其实他们的目的是明明白白的：掩盖苏联产生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事实，否认苏联社会的大倒退导致农业的衰微败落，竭力转移苏联人民的视线，维护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动统治。

别列祖吉村

(苏修短篇小说·简介)

作者：德米特利·库卓夫列夫

载苏修《我们同时代人》杂志 1974 年第 11 期

星期天早上，区委书记洛谢夫的老婆要在家里搞大扫除，洛谢夫要准备一个重要报告，就躲到了区委办公室里。

洛谢夫准备的报告，是关于并村问题的。州里来了新的指示，所以区委要召开农村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一年前，洛谢夫领导的区就已订出了“社会发展计划”，在全区现有的四百个村庄中只承认五十个是有发展前途的，其余的村子都要迁走并掉。但是，区里的十三个集体农庄和四个国营农场的领导人尽管同意这个计划，却没有做什么行动。他们并不急于在计划规定的五十个大村中为迁居户造房子，因为他们连生产用房（工场、车库、干燥房等）还来不及造。而小村的居民们则赖在原地不想动。所以，事过一年，并村的问题“只是对那些自己不必搬家和那些不用动员别人搬家的人”才算是最后决定了。

由于这个问题难办，洛谢夫觉得报告也难写。他已经准备了几夭，始终不能下笔。但今天他在考虑了一阵之后，终于开始写了起来：“集中化和专业化，是发展农业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最近的任务就是……”

最近的任务就是并村。他写道：“是的，不管人们说什么，不

管人们怎么为老的村庄唉声叹气，但经济规律是无情的：生产的集中化迫切要求把小的村庄并掉。”理由呢？因为零散的小村子多，使得大小道路就多，沟渠也多，把整片土地分隔得七零八碎，不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改变轮作制。

洛谢夫当即想起了反对并村的人们的主要论据：人集中了，土地就变得远了，树林就会衰败，牧场就会荒芜——因为即使在目前，离村远的土地也不是总能得到施肥，割草的人和耕作的人也不想去，更不必说并村以后了。洛谢夫想了一想后，就这样写道：“远处的土地荒芜并不是由于村子搬走使人们离开土地远了，而是因为我们在不自觉地反抗这个已经开始了的过程，无意识地阻碍这个过程。这样就使村庄不是在被搬走，而是在自然死亡。要知道并村作为一个经济的和生产的现象已经完成了，我们只不过来不及从道德上和心理上理解这一过程罢了。旧式的务农早就没有了。请看，在我们四百个居民点中，现在只有一百四十个没有畜牧场，而在最近几年内将只有五十到六十个畜牧场。”“而我们的技术装备是怎么分布的呢？农机手基本上都住在中心村里或其附近。因此，出现了两种村庄：机械化了的和没有机械化的。它们处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不仅如此，在它们之间产生了不利于事业的竞争。既有牲畜，又有技术装备的村庄都忙于先为自己的土地施肥加工，而荒凉的村子的土地则被放在第二位，看剩下多少肥料再说。于是那些被欺侮了的村庄就对富裕的邻居们实行报复，不肯用劳动力帮助邻居，公正地认为这现在不关他们的事，产生了势必会产生的事情：有的村庄有许多农机手，但干手工活的人不够；而另一些村庄有多余的劳动力，但是在邻居的机械来到之前闲着没事干。两个不同的、尤其是相距遥远的村庄的搭配协作，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摩擦、争执、混乱。虽然这两类村庄的居民都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但不能

有另外的做法，因为土地至今还分为‘自己的’和‘别人的’，其界线则是自古就定下来的。应当抹掉这些界线，把所有的田野、草场、牧场都成为全农庄共同的，并在它们上面安置具体的主人——机械化小组。那时就将不会有受歧视的土地。至于遥远，这个概念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道路的发展和技术装备的丰富会消除这个阻碍。”

但是洛谢夫写到这里，立刻就想到事实恰恰相反：“可惜，我们现在还有遥远的土地。有所谓马加尔多年不去放牛的草地、耕田和牧场，于是它们就荒芜了，从农庄的轮作体系中消失了。”

洛谢夫想到，他的区总面积二十五万公顷，但目前耕种的只有四万六千公顷，即占总数百分之十八。于是他接着写道：

“……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只是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机械地扩大。并使其中许多农庄和农场经济上巩固和强大了。但这不是通过提高内部潜力和经营管理集约而获得的，而是通过把较小的经济单位简单地加在一起而获得的。确实，加法已经产生效果，但这只是集约化的第一阶段。现在，新的阶段来到了。处在注意中心的应当是生产活动、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新的，更复杂的阶段。

“在理论上，这个阶段也是简单的，容易理解的：科学性、合理性，也就是生产的集中化和专业化。可是在实践上，这就有许多未知数，即使有一些已知数，也是如同俗话说的那样：眼睛看得到，嘴巴吃不着。农业的基础是土地。应当从土地开始。而我们的土地是被撕碎的、分散的、小块的、割裂的。需要把小块并成大块。这时就需要触动一些东西——或者是树林，或者是沼泽，——以便把小块的耕田、草地、牧场连接起来，但是合并土地还比较容易，做这个有土壤改良学和机器……可是怎么样把村庄、小村子并起来呢？机械地做这件事是不行的——把一

个村搬到另一个去。当然，也可以这样做，但有什么好处呢？！由于变动被加数的位置不会使总和发生变化。就是说，需要建设根本上崭新的村庄。”

洛谢夫接着想到，这需要多少投资。不久前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为了改造农业使之现代化，需要四千亿卢布。而现在拨出的还不到三百亿。也就是说，用现在这样的速度要花十五年以上。而在这段时间里，不能等待，而要在目前人少的条件下和这些老太婆们一起忍受并坚持下去，因为现在技术装备还来不及堵塞生产上的漏洞，不能弥补劳动力的“自然”流失……

洛谢夫想到这儿，电话铃响了。老婆叫他回家去吃饭，并说，天气这么好，儿子要想到树林中去采蘑菇，如果他没空，至少可以派司机驾车送她和儿子出去。洛谢夫说司机今天有事，请假走了。老婆发起了牢骚，洛谢夫就同意亲自陪他们去采蘑菇。

吃过中饭，洛谢夫亲自驾着汽车，带了老婆、十岁的儿子米沙和一个邻居老太婆出发了。他们驶过全区，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庄别列祖吉所在的森林里，那里的蘑菇又大又好。

在采蘑菇的过程中，洛谢夫和老婆、儿子走散了。忽然天上打起了响雷，下起了大雨，森林中一片昏暗。洛谢夫急忙去找儿子，慌乱中迷了路，向另一个方向走了三十俄里，又累又急，狼狈不堪。但是在这几个小时里，他看到几个已被抛弃荒废了的小村，村子周围风景如画，山货丰富，空气新鲜。他就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村子的主人丢掉这样好的地方，丢掉自己的老家呢？他的结论是城乡差别太大了。他以他自己当时的处境为例：他是又累又饿，但如果发生了更大的不幸，有谁会来救他呢？在这种偏僻的村子里，连邮政人员也是几个星期不露面的。

因此他更加坚定了要迁走小村的决心。“让美去见鬼吧！”“方针是对的！如果有谁觉得这个方针不对，如果有谁还有怀

疑，那末就让他到别列祖吉村或杜佩利涅夫村来住上一年，在自由新鲜的空气中养养胡子，到森林中打打柴，到小河里挑挑水，嚼嚼干硬的发霉的面包吧……”

但是他觉得，这些森林中的小村庄毕竟还有些可取之处。因此他认为这些村庄的人搬走之后，房子不必拆掉，可以留着给人们夏天来作休息的地方。

后来，洛谢夫终于走出了森林，回到了他的汽车和老婆儿子旁边。她们倒没有迷路，但是由于一直找不到他而哭哭啼啼。

明亮的河边

(苏修话剧剧本·梗概)

作者：瓦西里·别洛夫

载苏修《我们同时代人》杂志 1978 年第 1 期

在山明水秀的卡明卡河上，有两座房子。一座较大，住着农庄主席的父亲费多尔和十八岁的妹妹达莎。另一座较小，住的是农庄主席的司机凡尼亚及其母亲特列费娜。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农庄主席乘着凡尼亚驾驶的“嘎斯”来到这里，同来的还有农业局的一个女干部尼娜·安德列也夫娜。从农庄主席和尼娜·安德列也夫娜的谈话中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村庄，名叫卡明卡，有过四十户人家。由于集体农庄实行并村，卡明卡村的居民都搬到中心村去了，房子也都被拆光，如今只剩下费多尔和特列费娜拒绝搬走，农庄主席带着农

业局的干部前来，目的就是为动员这两个老人。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可以知道，费多尔是卫国战争时期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战后回来时“浑身都是枪洞”，而特列费娜的丈夫没有从战场上回来。

农庄主席和尼娜·安德列也夫娜没有找到费多尔，因为他正在远处草地上打草。特列费娜在家，她挨了尼娜·安德列也夫娜一顿训斥，并且被强迫塞上汽车，带到中心村去看房子了。由于凡尼亚接到了征兵通知，次日就要去报到，所以汽车由农庄主席亲自开去，凡尼亚留在家里，同达莎谈情说爱。他们从小就是邻居，感情很好，达莎向凡尼亚保证等着他回来，并且每星期给他写信。

达莎和凡尼亚谈了一阵，就到草场上劳动去了。这时房子旁边出现了父子两人。父亲是个退伍上校，儿子是个花花公子，名叫格奥尔基。两人都是钓鱼人打扮，带着渔具和背包，甚至还有一架手提式录音机。从父子的谈话中可以知道，是农庄主席叫他们到这儿来的，因为上校曾经向农庄主席打听哪儿可以买一座房子做钓鱼的别墅，农庄主席就决定把父亲的房子卖给他，反正父亲总得搬走的。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可以知道，上校的妻子就是农业局的干部尼娜·安德列也夫娜，而且父子两人都怕她。

特列费娜和费多尔先后回来，上校和费多尔互相注视了一阵，认出对方是战时的老战友，一九四二年曾在加里宁战线一同战斗过，距今已经三十年了。费多尔知道上校是来钓鱼的，就留父子两人住下。

这时，农庄主席也回来了。他一见父亲，就说明天要派拖拉机来帮助搬家。费多尔还是拒绝。他对儿子说，尽管中心村里造了新房子，装了自来水，他却喜欢用卡明卡河的河水烧茶喝；中心村的房子是城市式的，一间间挤在一起，人都挤成一堆，少不了会吵架，而且这种房子里既没有炉灶，也没有地窖，屋顶不

能养蜂，更没地方养奶牛。而牛奶场出产的牛奶有青饲料的气味，白送给他也不要吃。儿子抓住这句话指责父亲说，连牛奶也不要吃了，这是忘记了过去吃草的日子。父亲说，他什么也没有忘，而是儿子忘了许多东西：卡明卡河对面四十公顷的耕田被忘记了，这块田在战前每公顷能打九十普特麦子，现在已变成一片沼泽；卡明卡河对面从前还长着丰茂的牧草，每年打下的干草可堆成二百垛，可以饲养全部牲畜，而现在由于无人割草，已长满了杂树野草。原因何在呢？就是由于并村，人走了，土地也就抛荒了。儿子反驳说，中小村子就是该消灭，因为他不能为了向每一个村子供电而铺设电杆，也不能在每一个村子开办俱乐部和商店。费多尔说，这说明，并村的原因就是农庄主席自己图方便，他想象在工厂里一样，用打电话发指示的方式来领导农庄。儿子最后威胁说，如再不搬，就要剥夺宅旁园地（自留地），老头子大怒，打开菜园的门说，拿去吧，菜畦、蜂房都拿去，没有这些我也能活下去。

这时，特列费娜走了过来，她为了替儿子送行，准备了一些酒菜，请费多尔去作客。农庄主席见到她就问，她是否已经准备好搬到中心村去，特列费娜说，她不去，但既然凡尼亚入伍去了，她也不准备再住在卡明卡，她要到切列波维茨城里大儿子家里去。农庄主席说，不准去，她是挤奶员，牧场里人手不够。凡尼亚出来帮母亲说话，费多尔又替凡尼亚打气，于是农庄主席悻然离去。

当天夜里，费多尔父女，上校父子，一起在特列费娜家喝酒，费多尔十分兴奋，又是喝，又是跳。凡尼亚和达莎悄悄溜出房子，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几天，又是一个清晨，特列费娜准备离家进城，到大儿子家去了。她实在舍不得住了一辈子的房子，就哭泣着，唱着古老的哀歌，绕着房子走了又走。费多尔看见了就对达莎说，特

列费娜在送小儿子入伍时也没有哭，现在要离开老家时倒哭了。特列费娜走过来向父女俩告别，然后步行去火车站。费多尔父女说要送她一程，也跟着走了。

他们走后，来了农庄主席和尼娜·安德列也夫娜。尼娜·安德列也夫娜怒气冲冲地责骂农庄主席，怎么能让一个挤奶员丢下奶牛随便走掉。农庄主席回答说，他的权力管不到退休人员，而特列费娜早已退休了，每月只拿二十卢布，所以她要走只能让她走。尼娜·安德列也夫娜这才知道特列费娜是个退休人员，就进一步指责说，为什么一直让退休人员挤奶，而不及时找好接班人？她并且威胁要向上级报告这件事。农庄主席说，报告不报告听便，而他现在关心的是特列费娜留下的十二头奶牛怎么办，一天不挤，就要损失牛奶一公担半。尼娜·安德列也夫娜又叫骂了一通，农庄主席叹了一口气关于劳动力缺乏的苦经，然后两人又具体讨论十二头奶牛派谁去挤奶。他们把一个个生产队的人全想到了，都抽不出，最后尼娜·安德列也夫娜想到了达莎，她说，俱乐部的工作是次要的，可以放一放，达莎应当去当挤奶员。农庄主席说，达莎就要进大学去了，尼娜·安德列也夫娜说，进大学过一、二年再说。当天，达莎真的被她说服去当了挤奶员。

这一天，上校父子仍旧在卡明卡住着。上校一大早就去钓鱼了，格奥尔基看见了母亲，就到河边去向父亲发警报，父子两人就远远地躲开尼娜·安德列也夫娜，没有被她发现。在这几天里，上校已经发现儿子对达莎不怀好意，他知道达莎同凡尼亚的关系，何况又是老战友的女儿，而自己的儿子是个朝三暮四的浪荡子，所以向儿子提出了警告。但儿子不听，当天夜里就去勾引达莎。达莎意志薄弱，竟跟他到草原上去鬼混了一夜。

次日黎明，达莎和格奥尔基从草原上回来，他们浑身露水，

“幸福地”笑着，达莎随即就去挤奶了，格奥尔基回屋子睡觉，看到上校在收拾行装准备回城，而费多尔正在挽留。原来上校想防止儿子出事，决定提前回去。父子间又发生了争论。

这时，尼娜·安德列也夫娜又来了。她首先装出关心的样子，向达莎问长问短，达莎说，她不想再挤奶了。尼娜·安德列也夫娜就对她进行教育，甚至威胁要到共青团区委去告她。格奥尔基看见母亲，过去叫了她一声。尼娜·安德列也夫娜一看上校父子都在，大吃一惊，叫他们立即就回城。上校也说要立即回城，但儿子不肯。儿子说，他要留下来和达莎一起挤牛奶，特列费娜留下的十二头奶牛，他和达莎一人分六头，因为他并不比达莎好，而妈妈是不赞成达莎进大学的。如果硬要他回城，那末他就要和达莎一起去，达莎就不当挤奶员了。尼娜·安德列也夫娜说，只要她活着，这一切休想办到。上校也认为儿子是胡闹，在火头上打了他一记耳光。格奥尔基就此同父母决裂。

过了两年多，干燥暖和的八月底的一天，特列费娜回老家来了。但卡明卡河旁现在已经只有一座房子，特列费娜的房子早已拆掉，费多尔的房子看上去衰败破旧，周围也显得更荒凉了。特列费娜边走边哭，唱着哀歌，卡明卡村唯一的居民费多尔这时已又老又瘦，走出来迎接她。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知道，特列费娜进城后受到了大媳妇的虐待，经常挨骂受气，而大儿子是个酒鬼，清醒时怕老婆，酒醉时摔东西。后来，老太婆干脆被赶了出来，幸亏在车站遇见格奥尔基，把她收留了。格奥尔基和达莎结婚后改邪归正，在城里当工人，达莎生了一个儿子，尽管生活有困难，但过得十分和睦，而且从不要上校夫妇一文钱。特列费娜后来就一直住在他们家里，替他们照顾孩子，他们也待她非常好。这次格奥尔基和达莎决定带儿子到卡明卡来过假期，特列费娜就和他们一起回来。

格奥尔基和达莎带着儿子萨申卡随即就到了。格奥尔基首先向费多尔问起是否还在逼搬家，费多尔说，好象是不在逼了，但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说他是“封建领主”。格奥尔基说，难道这样的文章费多尔也能容忍吗？费多尔说，他就是忍住了，他并且劝格奥尔基同父亲和好。这时，上校正躲在房子里，他是事先知道儿子要来，就先来托费多尔为他调解的。费多尔的劝说起了作用，达莎也发现了上校就在里面，于是格奥尔基宽恕了父亲的一记耳光，同他言归于好。

这一天，农庄主席也来了，尼娜·安德列也夫娜也来了，主要都是想来看看萨申卡的。农庄主席一看到新外甥，就觉得事情不妙，因为这个萨申卡的脸竟同凡尼亚一模一样。这时，尼娜·安德列也夫娜口口声声叫着孙子，农庄主席就偷偷对费多尔说，这个萨申卡不是尼娜·安德列也夫娜的孙子，而是特列费娜的孙子，这事以后免不了要出丑。

晚上，所有的人都团团坐在阳台上，庆祝“家庭的节日”，只有特列费娜一人在厨房里烧菜送菜。忽然出现了凡尼亚，他服役期满，回来了，而且知道达莎已经背叛了他，因此他只要求见一见母亲就走。可是达莎一见凡尼亚，又想起旧情，觉得她爱的仍是凡尼亚。她要求凡尼亚原谅她，告诉他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凡尼亚不信。后来特列费娜也向他证实，萨申卡确实同凡尼亚小时候一模一样，她第一次看到时就看出来，所以一直尽心照顾。凡尼亚尽管相信了，但他还是不原谅达莎，一个人走开了。达莎失魂落魄，使格奥尔基起了疑心，达莎就把一切告诉了他，格奥尔基知道了两年来达莎并不爱他，萨申卡也不是他的儿子，气得发狂，打了达莎。达莎也发狂似地跑掉了，格奥尔基拚命喝酒。

费多尔旧病复发，需要紧急找医生。农庄中心村里只有一

个医士，没有医生，并且这个医士也出嫁了，卫生站已经关了三个月，农庄主席找到了凡尼亚让他开着“嘎斯”到这个医士家去找，凡尼亚去了后回来说，这个医士不在家，到区里去了。

在整座房子里，人人心情烦躁，夜已深了，还都不想睡。尼娜·安德列也夫娜大发脾气，命令大家去睡，但无效。费多尔同尼娜·安德列也夫娜顶嘴，发牢骚，说他这个人两年来已被从所有名单中勾掉了，连同卡明卡村一起勾掉了，所以他不怕死。过去，在奥尔沙城下冲锋肉搏时，他是怕死的，现在不怕了，只可惜他没有保卫住卡明卡村，没有守住这个阵地，他要求凡尼亚和达莎继续住在卡明卡。格奥尔基想同凡尼亚谈谈，但凡尼亚不愿谈，两人一言不合，差点动武，特列费娜怕事，叫凡尼亚快走。凡尼亚走了，达莎跟着追他，又哭又喊，尼娜·安德列也夫娜气得大骂儿子竟讨了个这样的老婆。

凡尼亚走后，达莎号啕大哭，当场服毒。农庄主席急忙叫特列费娜拿牛奶来解救。但是家里一滴牛奶也没有，因为费多尔一个人早已没有力气喂奶牛了。农庄主席就把达莎抱上汽车，亲自送走了。格奥尔基对母亲说：“虚伪，周围全是虚伪……达莎欺骗了我两年，你欺骗了我二十年。”（因为格奥尔基已知道他不是上校的儿子）。接着又哈哈大笑：“我既没有父亲，也没有儿子，我什么都不是！我到底是什么呢？”

（瞿 波译）

困难的收割

(苏修报道文章)

作者：索佩利尼亚克

载苏修《星火》杂志 1975 年第 39 期

编者按：这篇报道文章把苏联一九七五年农业歉收归咎于“干旱”。这种说法，当然并不是《星火》杂志的新发明，而是勃列日涅夫早已唱烂了的老调子。勃列日涅夫每次谈到农业减产时，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责怪天气不好。在苏修“二十五大”上，他还是埋怨“空前的干旱”造成了一九七五年的农业大减产。可是，种种事实表明，“天气不好”只是托词，苏修复辟资本主义才是农业破产的根本原因。

报道文章自我安慰地说：“来年会获得前所未见的丰收。这是肯定的。”可是据苏修最近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公报表明，今年农业又面临歉收的局面，今年上半年“农庄和农场的畜产品生产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至七月一日止，“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猪的存栏头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十七左右”，绵羊、山羊的存栏头数和家禽存栏数量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看来，勃列日涅夫又得再一次埋怨老天爷不帮忙了。“这是肯定的”。

这样酷热的夏天，二十一年来从未有过。三个月，没有一片云彩，没有一滴雨水。而冬天又是一个无雪的冬天。库斯坦奈市郊区，往年积雪能把拖拉机淹没，可是今年冬天田野却呈现一片黑色。

“通常七月份普降喜雨，”波罗夫区党委第一书记阿·格·伐宁说：“我们趁雨播种。但是这个夏天雨怎么也等不来。您自己明白，撒进干旱土地里的谷种会是什么样子。再加上烈日当空，日晒……冬播的、春播的、多年生的草，甚至连鹅冠草那样的耐旱植物都统统枯死。全区三十八万公顷耕地，正常年景每公顷收十五公担粮食，而这次如果能打到比这个数字少得多的粮食，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阿历克赛·格里戈利耶维奇擦了擦布满血丝的双眼，急忙站起，关严了气窗，因为一阵尘埃正向镇子滚滚袭来。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共有七万三千头大牲畜。所以全区各单位的首要任务是喂饱牲口，并不惜一切代价保存全部牲畜。这是必要的。饲料，饲料，还是饲料，这就是我们日夜操心的东西。牲口能吃的一切，都利用了，我们搜集桦树枝条，到沼地的土墩上割草并进行加工，采集各种茎叶。把已经收割的田地重新翻一遍，象梳子似地篦一遍。但是主要的希望是芦苇。是的，是的，您别奇怪，青芦苇的营养不比干草差。不过要在扬花期割下来并加以适当的加工。这件事的首创者是‘波罗夫斯科耶’国营农场。建议你们到那里看看。”

当天，我们出发，到了铁尼兹湖。湖的堤岸总长一百二十公里，芦苇茂密得似乎连水都没有了。

“看到炊烟了吗？”国营农场场长伊凡·费德罗维奇·梅霍夫问道：“这是田间宿营地。现有三十台拖拉机、十五辆卡车、一百来个工人忙着割芦苇。您瞧，力量不算少，但我们必须采集五

千多吨芦苇。”

“你们相信奶牛会吃这个吗？”我问道。

“我们会用芦苇做成极美的‘菜肴’。芦苇经粉碎，蒸煮，添上青贮饲料、麦秸和别的什么。‘品尝’也已进行过。奶牛很愿意吃，挤奶量增加，公牛则能增重……”

突然，伊凡·费德罗维奇刹住了汽车……

“往前不能走了，”他说：“泥泞地。”

我们穿上长统靴，在芦苇丛中开辟的一条宽阔小道上漫步走去。往左拐，往右拐，……迷了路。芦苇沙沙响，发出干裂声。鹈鸟唧唧啾啾。大雁在高空排成人字形，仿佛一动不动。忽然，就在我们身旁，响起了马达的哒哒声，震耳欲聋。一台拖拉机倒退着直向我们开来。拖拉机的履带非常的宽，完全不会陷下去。它前面推着一架奇形怪状的机器，收割机不象收割机，康拜因不象康拜因。

“这里一切都很平常，”拖拉机手查肯·吐亚克巴耶夫笑了笑说：“自己想出来的。它干起来象猛兽。可惜的是不能下水。水里的芦苇更为多汁。没关系，再想想办法，水里的芦苇也能够得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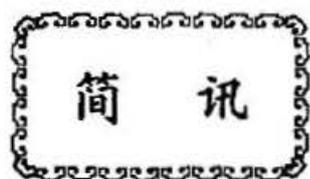
我们又坐上“嘎斯”车，几乎绕湖兜了一圈。所到之处，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芦苇经过粉碎，再经挤压打成捆，一辆辆汽车装满堆得高高的饲料，从这里往外运。

“您看，干旱管干旱，事情还是在做，”伊凡·费德罗维奇说：“主要是不要惊惶失措。喏，粮食歉收。喏，牧草枯死。那末现在怎么办呢，大喊救命吗？！这比什么都容易。最近，有个朋友，也是国营农场场长，打来电话说，饲料没有，准备将奶牛当肉牛交售。我对他说了几句话，自然答应帮他的忙，给他芦苇，也分给他干草。但是，坐着，望着天，看云彩会不会跑到一块，这是不

行的。需要行动。天无绝人之路。比如，即使在今年这个困难之年，我们还在建设一个畜牧业综合体，将增添四百头奶牛。没关系，能过得了冬！可是，来年会获得前所未见的丰收。这是肯定的。干旱之后总是这样……”

.....

(晓 真译)



苏修作家协会理事费多尔·阿勃拉莫夫的三部曲《普里亚斯林一家》(包括《兄弟姐妹》、《两冬三夏》、《十字路口》)是获1975年度苏修国家奖的唯一的一部小说。它打出“揭露”农业中所谓“错误”的幌子，通过描写普里亚斯林一家于卫国战争和战后时期在农村所经历的艰苦生活，歪曲历史，恶毒攻击斯大林领导时期的农业政策使农民一贫如洗、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为勃列日涅夫所宣扬的苏修农业困难是“历史上的原因”造成的这一反动论点作了注脚。此外，为了帮助勃列日涅夫集团摆脱日益加剧的农业危机，这部小说还歌颂了普里亚斯林家的长子米哈依尔的逆来顺受、“热爱劳动”、“热爱农村”的精神。

(凌云供稿)

问 题 和 性 格

——伏尔加河上游农村札记

(苏修特写·梗概)

作者：伊凡·瓦西利也夫

载苏修《伏尔加》杂志 1974 年第 2、8 期，1975 年第 2 期

这篇特写梗概的小标题、中标题以及括弧里的副标题都是原有的。为了便于阅读，译者在每一节前面加了简短的提要，写了译后记，并用五号正楷字体排出，供读者批判时参考。

我 爱 这 土 地

这一节介绍这个地区的地形和历史。

作者在这个小标题下介绍了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的地形：没有高山峻岭，没有广阔草原，只有灌木林、小树林、无数的河流湖泊和连绵起伏的丘陵。这里的风景并不美，气候也不好，但作者还是爱这块土地，因为这儿是他的故乡，而且有英雄的历史。

“总之，这块土地就是这样，在地理教科书上它被称为伏尔

加河上游地区，西北非黑土带。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粮食产量低，但是喂养了革命。流过大量的鲜血，被战争毁成一片焦土，又重新恢复过来了。

“今天在这块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它是不是在共同的进军中拖后腿？否则怎么解释，报刊上很少有赞扬它的话？”

“不，它没有拖后腿。它在前进，虽然不那么有力。这儿有自己的问题，不简单的、长期拖拉的问题。但是对精力充沛的人来说这儿也是值得羡慕的用武之地。”

没有前途的村子

这一节说的是在并村问题上他们陷入了要并不行了，不并又不行的窘境。

非黑土地带的十家村(十户左右的小村)是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这里不是大草原，河流、沼泽、森林多，农田小块分散。因此人们过去分散居住，以便离农田近些，节约体力。

农业的高度机械化要求生产集中化，而生产集中化要求居民集中化。于是小村子的末日到了，它们被称为没有前途的村子，有决议规定不准在没有前途的村子里造新房子，它们的前途就是被拆迁到中心村去。

然而问题恰恰不那么简单。小村子在进行抵抗。在有的十家村里还不顾明文规定，出现了新的牛棚、羊棚或民房。

什么原因呢？因为畜牧业大大落后了。畜牧场仍旧分散办在一个个小村子里。畜牧场不但要有畜棚和牲畜，还要有放牧场和饮水处。这一带地方放牧场都很小，只能容纳五十——一百头奶牛。这就决定了畜牧场规模小，无法集中，也决定了挤奶员

和牧人只能仍旧住在十家村里。如果把十家村搬了，奶牛就没人管了。畜牧场是十家村的经济后盾。

畜牧场小而分散，也影响到畜牧业的机械化。畜牧业不但谈不上综合机械化，而且连单个操作也没有机械化，如挤奶、去粪等操作只实现了四分之一的机械化。

结果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悬殊。以勒热夫区为例，这个区共有农业田地二十六万公顷，其中耕田七万公顷。在这片土地上共有村庄五百二十个，畜牧场四百五十个。而每个畜牧场中平均只有奶牛五十只、猪六十只、羊二百只、马十匹。如果说一个农庄只要用二十五——三十个农机手就可以对付五——六千公顷土地，那末为了养一千二百头牲畜就得用几百个劳动力。

农业和畜牧业的不平衡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情况。例如一个拖拉机手的工作要求他最好搬到中心村去，可是他的妻子（挤奶员）的工作却要求继续留在十家村。十家村就搬不了。

当然，可以把畜牧场也合并到中心村去。可是这就要求建设大面积的牧草地，也就是要占用大片耕田，在这片耕田上进行铲除树根的工程。还要造房子。这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出路是有的，就是建设“畜牧综合体”。这种建设已经开始在搞，但还只是开始，不可能一下都搞起来。在今后许多年内，肉和奶产品还将主要靠没有前途的村子里的畜牧场供应。

十家村不搬，住在十家村的拖拉机手每天晚上就把机器开回自己家里去，而不是开到中心村的车库里去。这样，机器就等于是他私人的。因为拖拉机可以运柴，运干草，耕自留地，所以拖拉机手喝酒抽烟不用愁，还可以往口袋里赚卢布。而机器的保养，油料的节约，就都谈不上了。

对十家村的社会成份，勒热夫区委作过一次调查。向十个

没有前途的村子共一百一十一户人家发了调查表，调查结果说明，这一百一十一户人家共有人口二百九十人，有劳动力的一百零九人，其中有职员（教师、农业专家，政府、邮电、商业等部门的职工）十九人，农机手十六人，还有八个地方苏维埃代表，三个工作队长，三个农庄管理委员会委员。因此，关于没有前途的村子里住的都是老头子和老太婆的说法被推翻了。

这种村子也完全不是与世隔绝。十个村子中除了两个三家村之外都电气化和无线电化了，每一百个人中订有五十份报纸和二十九种杂志。国内外大事都知道。

但是他们对当地的事情却不清楚。农庄很大，群众工作做得差，全体大会很少开。所以人们关心的都是个人生活，对集体生产中的事漠不关心。调查表中有一项：对农庄提过什么建议。问了二十户人家，在一年之中只有一家写了一封信给农庄，抱怨拖欠了他的补助工资，还有几个人提出要修井和修路。而与此同时，这些村子周围问题很多：麻烂在田里了，播种过的田被牲畜践踏了，没有及时盖好的马铃薯堆被雪压了……等等，都没有人提过。个体农民的心理还常常占上风。

总之，十家村搬是要搬的，然而又不能搬，但不搬又有很多问题。这是一个由许多极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结果。

那末，把没有前途的村子并到中心村去的工作实际上又进行得怎样呢？

上面说过，勒热夫区有五百二十个村子，四百五十个畜牧场……根据一九六六年订的发展规划，到一九八〇年这个区应当出现连成大片的平整的农田和牧场，在纵横贯穿的大路边将有九十个城市式的村镇，每个村镇里住三百——五百个庄员和工人。时间已过去了一半。但没有前途的十家村过去在那里，

现在仍在那里。按规划,到一九七〇年要拆迁九十八个村子(四百四十七户)到中心村,到一九八〇年要拆迁一百零三个村子(一千一百九十五户)。而实际上至今只是自发地减少了十五个小村。

为什么如此美好和如此必要的规划成为一纸空文,重复了过去订过无数次的“措施”的命运?

原因首先在于基本建设投资不够,中心村造不起来。但是在目前的少量投资下本来无疑也可以做得更好些,“如果我们不是生着一种难医的病症的话”。这种病症就是本位主义,各自为政。例如在一个村里,三个单位(土壤改良大队,麻类加工厂、国营农场)各自造了一条街。如果他们联合使用投资,就可以把村子造得现代化,如自来水、下水道、中心暖气站。但是这三个单位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管,不能联合使用投资,结果就只能按过了时的标准造房子。人们由于这种房子生活设备差而不愿意住,人就不断外流。此外,投资的分配也是各自为政。建设住房、畜棚、道路、学校、商店等等的拨款都来自不同的渠道,规定不能移作别用。给了一个集体农庄造畜棚的钱,但农庄需要的却是住房;给了一个国营农场造住房的钱,但农场需要的却是学校。跟上级去争辩也没有用。结果是许多单位各缺所需,人们走掉,工作没人做。

十家村搬不了,中心村造不起。因此勒热夫区的农村人口每年减少一千人。主要是青年。

田野里的妇女

这一节说,农业机械化使得农村妇女的劳动更苦了,报酬更低了。

在一次集体农庄大会上，一个妇女上台大骂农业机械化，因为机械化使妇女的劳动更重了。例如堆干草机械化了，但草堆得纠缠在一起，用草杈拿不下来，妇女冬天去取草，累得“肚肠也要断了”。又例如窖藏青贮饲料机械化了，但是窖藏得太结实了，妇女去挖饲料，怎么也挖不出来，只得用斧头去砍。“凡是重的工作，都留给妇女们！”“让你们的机械化见鬼去吧！”

“新生活”集体农庄开始使用麻类联合收割机。区农业局的工程师邀请作者去参观与收割机配套的烘干机。烘干机本身是代替太阳光的，它与联合收割机一起代替了收麻过程中切除麻头、扎成小捆、摊晒等许多工序，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两倍。但这样一来，机器就把这些较有技术性的、报酬高的工序从妇女手中夺走了。现在妇女干的只是在烘干机旁抡大杈：把湿麻杈进烘干机去，从另一头把干的杈下来。这个工作很艰苦，而报酬最低。所以妇女们对前来参观的工程师态度很不客气。

作者到管理委员会去查看派工单。发现复杂的田间劳动都被拖拉机手掌握去了，妇女们的活动范围缩小到了最简单的“下手”的地步，而且都是手工。

下面就是妇女担负的工种：抬着桶给冬小麦追肥（当拖拉机不能再下田的时候）；用手播种三叶草；用农药拌种，装进麻袋，装上汽车，倒入播种机内；把马铃薯分类，倒入播种机内；把粪肥装上拖车，卸下；垛草；在打谷场上装谷物，搬进仓库；等等。

男人的工作则都是用机器：耕田、施肥、播种、化学除草、中耕、收割、管理打谷场的机器、用汽车和拖拉机运输等等。

很明显，机械化链条中缺口、脱节的地方，都是妇女们用手工来做的。

加里宁集体农庄开了一个有意思的会。农庄主席告诉大家，两年内将有四分之一的庄员退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就是

说繁重的辅助工作将要没人做了。于是人们动了脑筋，把一些辅助工作也机械化了。例如撒化肥改用飞机，而给飞机装肥料的工作机械化了。

但是这种“缺口”一旦机械化，又变成男人的工作了。

为什么农村妇女“害怕”机器？而且问题是否在于怕？事实上，热爱机器的女拖拉机手也是有的，但在整个勒热夫区只有三个。

农村妇女的劳动艰苦产生了后果，就是她们不许自己的女儿长大后留在农村种田。在共青团发出“姑娘们，掌握拖拉机！”的号召那一阵子，切尔托林中学举办了一次座谈会，请了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的四位女大学生来向应届毕业女生宣传当农机手的好处。会后，总算有九个女生提出了申请去学开拖拉机。但过了一星期，一个个都把申请讨回去了，原因是祖母不准。不是母亲不准，而是祖母，原来她们的母亲早就不在农庄里工作了。

农村姑娘大批进城，产生了另一个极麻烦的问题，即农村小伙子找不到对象。但这要在另一节里谈到。

女挤奶员和“牛奶自流管”

这一节说明物质刺激、计件工资阻碍了畜牧业的机械化，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集体的牛奶场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牛棚翻造过了，陆续采用了一些机器，但是女挤奶员包办一切的原则始终不变：她给牛喂草，她给牛饮水，她给牛挤奶。由于“牛奶掌握在女挤奶员手里”，相应地制订了一整套组织措施和教育措施。这一整套措施教育女挤奶员努力工作，培养她们学好本领。“而所

有这一切(经验、知识、勤奋、艰苦的劳动)都用卢布来奖励。”

现在到了在牛奶场里搞综合机械化的时候了。女挤奶员的地位相应要改变,以前她是“个体劳动者”,现在成了机器挤奶的操作人员。人的心理也要相应改变,因此就产生了矛盾。

四年前,“复兴”国营农场建造了一个可养二百头奶牛的综合机械化的畜牧场:有自动饮水机,有除粪和喂饲料的传送带,有挤奶装置“牛奶自流管-200”。时间一年年过去,而“牛奶自流管”一直没有使用。因为女挤奶员抵制。她们对场长说:你启用牛奶自流管,我们就辞职。场长只好屈服。

原因何在呢?在于“牛奶自流管”把女挤奶员们的工作量拉平了。自流管里的牛奶不分“你挤的”,“我挤的”,这样工资也就分不出高低了。举挤奶员工资表上的两个极端为例:鲁缅采娃每月挤奶四千六百三十公斤,拿工资一百三十六卢布,而舍斯塔科娃每月挤奶二千八百十八公斤,得工资六十八卢布。如果用了“牛奶自流管”,这样的分别就要没有了。所以难怪挤奶员们拒用自流管。

而在那些终于用了“牛奶自流管”的地方,出现了混乱。“俄罗斯”集体农庄的一个畜牧场里的女挤奶员们历来以努力和团结闻名,挤奶量不断创造纪录。可是在采用了“牛奶自流管”以后,一切都变了,天天吵架叫骂之声不绝,工作都等别人来做,还经常有人迟到早退。很清楚,人们不再努力了。

当牛奶产量不断降低的时候,“上面”就会派人来调查、批评,反对“平均主义”。于是一切又恢复到老样子。

有一个国营农场场长认为,老一代的挤奶员的心理已经不可能改变了,机械化挤奶必须从新一代的青年搞起。他派了八个姑娘到爱沙尼亚学了两个月,回来取代了申请退休的老挤奶员,这样,她们就没有走回头路,因为她们没有过去的经验。

这当然是个好办法。然而，年轻姑娘们从哪儿来呢，既然

.....

小伙子们结不了婚

这一节说的是由于农村妇女劳动太苦而逃离农村的后果。

三件不久前的事实：

一个汽车司机告诉作者：“姑娘向我的弟弟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离开农村，我立刻嫁给你。前天结婚登记处确认了我弟弟的投降。”

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在大会上宣读了一个年轻的拖拉机手要求退出农庄的申请书，原因是他要“出嫁”到城里去。庄员们哈哈大笑，然后一致通过。

十二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从部队回到农庄里当拖拉机手，农庄主席喜笑颜开。但过了不久，就有四个离开了，原因还是“出嫁”。有什么办法呢，农村里没有对象，只得同城里的姑娘结婚.....

自古以来，在北方农村社会舆论只“准许”鳏夫住到女方家里去。而今天，即使是最保守的老太婆也不再谴责姑娘带走小伙子了。

“基洛夫”集体农庄主席在区委会议上叹气道：“怎么回事啊：农村没有姑娘？太惊人了，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

其实，他难道会不知道，他所领导的农庄里发生了什么事。在田间，机器挤掉了妇女，只给妇女留下最没有趣味的、报酬低而不固定的工作。而在另一个部门——畜牧业里，手工劳动占

统治地位,工作日长,常常没有休息日。做母亲的为了督促女儿好好学习,总是用畜牧场相威胁:“你得好好学,否则就要象我一样,一辈子穿着湿淋淋的裙子和橡皮套鞋走来走去。”学校也是这样。

两年前祖勃卓夫区苏维埃作了一次分析。根据十二个村苏维埃的材料,在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两年内,从部队复员回乡的男青年有八十七人,后来一半结了婚,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的妻子是在城里找到的,所以进了城。另外一半(四十三人)迄今还是单身汉。在同一时期内,在这十二个村苏维埃所属的农村内,有二百名姑娘从八年制和十年制中学毕业。毕业后留在农庄或农场工作的只有十五名,去外地学习的有一百六十名,其余都在城里找到了工作。

“伤脑筋啊:昨天考虑的是,到什么地方去找拖拉机手,今天却要你去为他找新娘。”

拖 拉 机 手

作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提高农业机械的利用率。在这里他鼓吹建立经济核算制的农机手包产组,搞资本主义经营。

苏联农村的拖拉机手有五代。

第一代是在一九三〇年(即集体化时期)开始工作的。在卫国战争时期他们上前线当了坦克手,有的回来了,有的没有回来。

第二代是在卫国战争时期接班的妇女以及从前线回来的伤兵和她们年纪稍大的孩子。

第三代拖拉机手在卫国战争时期还是小孩子。由于当时男

劳力极其缺乏，他们十二岁就跟在牛后面耕田，十七岁就上了拖拉机。

这三代拖拉机手是拖拉机手中的“近卫军”，他们至今还在工作，其特点是对土地有深厚感情和精通技术。

第四代拖拉机手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开始工作的。他们中间有许多“淘汰货”（教师这样称呼没有读完中学的学生，那时候这种学生特别多）。他们读了五、六年书，就去学开拖拉机，学会后不久就转到城市的公用企业、露天矿、建筑工地去了，反正到处需要拖拉机手。而同时农村里的机器越来越多，因此就产生了有拖拉机没人开的现象。

最近五——七年内坐上拖拉机的青年是第五代拖拉机手。这一代文化高，一般读完八年制或十年制中学，再加上两年或三年职业学校，学得了全面的技术，许多人当过兵，有组织能力，因此很快当上了组长，队长，技师^①。

但是这一代拖拉机手也碰到了许多问题。首先是农村社会舆论的谴责，因为回乡务农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有一对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夫妻写信给莫斯科的报社说，由于他们把子女留在农村工作而受到亲友的指责，说他们是坏的父母，不关心孩子的幸福。这样的事例很多，总之，认为种田人是次等人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还有，农村里文化精神生活贫乏。尽管区一级有许多文化机构，如区文化局、区文化宫、电影发行处、区教育局等等，并且编制庞大，人员很多，但在村镇里却只有一个图书管理员和一个电影放映员。因此农村的文化宣传工作没人做，而最新一代的农机手却要求丰富的精神生活。

目前的头号任务是提高农机手们的劳动生产率。机器很

^① 事实上，在大部分地方并不存在这种“第五代”拖拉机手，请参阅下文《亚麻》这一节，第186页。

多，但生产利用率低。有的农机手五年内用坏了两台或三台拖拉机，有的检拾机、麻类和马铃薯联合收割机几年停着不用，有的拖拉机手一年工作量比别人少一半。如果深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发现，原因不是简单地在于工作人员的本领和工作态度，而在于这种本领和工作态度没有受到劳动组织的刺激。

过去一贯沿用下来的劳动组织是不合理的：农机手耕了多少田（或播了多少田，收割了多少田），完成了多少定额，就给多少钱，他们的报酬同农业收成不发生关系。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出现了突破，这就是所谓包产组。这种新的劳动组织形式的特点是实行经济核算，它使人们对劳动的最后结果产生兴趣：不是去关心干了多少公顷，而是去关心收了几吨谷物、干草、纤维、马铃薯。

但是包产组的发展过程充满了曲折，往往春天搞起来，不到秋天就散了，或者搞得非驴非马，有名无实。原因全在于没有好的经济学家为之服务。经济核算制而没有核算，就是一句空话。有好的经济学家替包产组算帐，包产组的成员就会节约油料和零件，降低成本和劳动消耗量，甚至不但关心提高产量，还关心产品的出售价格，这一切都会反映到组员的报酬上来。

因此生活产生了拖拉机手与经济学家合作的需要，这种需要正在找寻表现的形式。一种形式是由经济学家当组长，但是由于经济学家不是都会开拖拉机，所以这种形式的普遍意义不大。另一种形式是由经济学家辅导包产组。

一百五十六——进来，一百四十——出去

这一节专谈“农业专家”的流动率及其恶果，同时透露了集体农庄主席如今“在农村里就是一切”。

过去有一个时期，集体农庄是由当地人领导的，这种人同家乡土地的关系可以说是用脐带连在一起的。目前，这样的人是个别的了。但是主席或场长是外来人还不要紧，而如果农庄的所有关键岗位上都是外来的“短工”占着，那末……

最近三年里，勒热夫区的农庄和农场里进来了一百五十六名专家，而离去的有一百四十人。他们在农庄或农场里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下列数字给人以深刻印象：加里宁州的一个中等的区今天有三百——三百五十名农业专家。每个农庄或农场有十——十二名技术员。到第九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将基本上完成以有文凭的专家取代只有实践经验的工作队长的进程。到那时专家的数字将增加一倍。这将是非黑土带农村继机械化之后的第二个质的飞跃：农业生产将由有学问的农艺师们、畜牧技师们、经济学家们来领导。

但是到区农业局干部科去看看，就会产生另一种印象：这儿是在做一道小学的算题：水从水管A流进，从水管B流出，经过多少时间后游泳池将会盛满水？

农艺师和畜牧技师的流动不同于工程师的流动，一个车库里有多少台拖拉机、康拜因，新来的工程师很快就能熟悉，即使前任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也不妨。农田和畜牧场则完全不同。它们需要主人知道它们的历史，它们不太听来自书本上的命令，而新来的农艺师和畜牧技师除了书本命令之外不会发另外的命令。所以农田产量老是超不过十公担（每公顷），牲畜品种无从改进。

作者认识一个名叫丽达的女农艺师。她毕业后四年，已经换了五个集体农庄，每到一处，她都认为这不是她施展才能的地方，所以只是在那里混日子。这使作者发出了一番“道德”方面

的感叹。

在不算遥远的过去，农夫把图章往口袋里一放，就是农庄主席了。现在当助手就得当上五年。日益增长的经营上的复杂性——这是原因之一，而另外，现在的主席或场长是一种崭新的领导人的类型。他在农村里就是一切：又是苏维埃政权（至少是村和区两级苏维埃的代表），又是党权（区委委员，或甚至是州委委员），又是社会职能（被选入一切可能存在的委员会和协会：工会、农村消费合作社、自然保护协会、《知识》、志愿协助陆海空军协会等等）。一个姓戈鲁别夫的农庄主席有一次算了一下，他自己身上共有十六种“社会身份”。当然太过分了，但这也是他的作用的见证。

所以，在决定一个人能否担任领导工作时，无论如何也不应忽视他的道德品质，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人们的态度和对自己责任的理解。作者认为，那一百四十个离去了的农业专家所缺少的正是对自己为人们服务的责任的认识。

土 地

（米罗诺夫兄弟）

这一节说，他们的耕田越来越少，而浪费越来越大。

维尔比诺村有八户人家，共有五个男人。其中一个 is 拖拉机手，叫费多尔·米罗诺夫，四十岁。春耕前，他的弟弟米哈伊尔·米罗诺夫受到城里工厂的派遣，到农村来支援春耕。（这个区每年农忙时派二百个工厂里的工人下乡帮助农庄干活。）费多

尔接弟弟回家。路上米哈伊尔看到村外的田野上乱石成堆，灌木丛生，树根都未挖掉，就对耕作质量提了意见。费多尔说，维尔比诺村有三百公顷耕田，过去是整个集体农庄共同来耕种，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土地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们的土地是多还是少？不是笼统地说，而是指那些能养活人的土地？二亿二千五百万公顷。而我们的人口已经有二亿五千万。就是说，每人不到一公顷。众所周知，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五年内，新投入使用的农田有六百一十公顷，而同时，被工厂、水库、道路、城市占用的农田则有六百三十万公顷。因此，能养活人的土地减少了二十万公顷。”

由于工业和城市建设以后还将进行，人口也还会不断增加，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每个人分到的土地将越来越少。

费多尔·米罗诺夫说，“土地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从局部看确是这样。伏尔加河上游每个中等的集体农庄拥有五——六千公顷农田，而人口只有七百——八百，因此每人就有七公顷多。可是如果他把眼光放到全州，全区，他就一定会同他弟弟一样担忧起来。

以加里宁州里中等的区祖勃卓夫区为例。这个区共有农田十二万七千公顷，其中分为：耕田七万二千公顷，干草田二万二千公顷，放牧田三万三千公顷。根据官方材料，干草田和放牧田有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已长满了灌木和树林，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变成了沼泽。实际上它们已经毫无用处。可是牲畜总得喂，于是三分之一的耕田种了饲料作物。再减去种麻和种马铃薯的田，用于种粮食的只剩下一半——三万公顷。

从全州范围来看，二百万公顷的牧草田有四分之三无用，因此百分之三十七至四十的耕田用于种草。伏尔加河上游农田总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多，但是穷。

尽管如此，人们对农田还是很珍惜。水力、筑路、采石等部门乱占田，多占田，而且不予恢复，集体农庄对此也满不在乎。

对农田的最大威胁是树根多和水分多。大片农田因此而变成无用的灌木林和沼泽。为了改良土壤，每个区有“土壤改良机械大队”，但收效甚微。

一个土壤改良机械大队的大队长向作者谈到了他的工作中的种种困难，如人员流动，设备少等等。但是使他们的工作归于无用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力量薄弱而还要分散使用。全区共有六万公顷农田急待恢复，而机械大队的能力只有：排干水分三百公顷，挖除树根一千公顷（每月），如果集中使用力量，一年内可以马马虎虎解决一个农庄的问题。可是全区有十三个农庄和农场都迫不及待，因此他们通常在八——十个农庄里同时干。力量分散是他们的致命伤。二是后续措施没跟上而使前功尽弃。例如他们为“前进”集体农庄排干了二百公顷田，又挖掉了树根，修了渠道网，耕了，耙了。照理农庄应当在上面施大量肥料，使之变为良田。但农庄却白地下种，结果连麦杆也没有收到一根。为什么呢？因为排干土壤是国家出钱，而肥料却要农庄自己买。而农庄没有钱。还有一个地方排干了一块六百公顷的田，但这块田处在交通要道，还应当修一条公路。修路的钱要农庄出，农庄不出。结果车辆就在田上行驶，把渠道都破坏了。

米哈伊尔·米罗诺夫向农庄主席报到后，农庄主席动员他开推土机，改良土壤。就从维尔比诺村的三百公顷那块田开始。他辛辛苦苦地铲除灌木，挖掉树根，填平坑坑洼洼。他的哥哥被他感动了，也来帮忙，在一片白桦林旁挖了一个池塘，美化了土地。但农艺师看了无动于衷，她想的是，已经是翻耕休闲田的时候了，而粪肥还未运到田头，这块田又施不上肥料了。

结果，费多尔果然在维尔比诺的田上白田下了种。

还有一块三万七千公顷的土地，是“过去的村子的过去的菜园”。村子消失了，菜园就荒芜了。而这是什么都能长的良田。不仅如此，在过去的村子周围还有大量耕田和草田、牧场。耕田总算还胡乱在播种，尽管也不施肥，草田和牧场则就丢掉不管了。在每个农庄或农场里，边远的田块每公顷总要少收三——四公担粮食。同样，离城远的农庄比城市近郊的农庄的收成低。原因之一是没有道路。至于农庄(农场)内部的道路，则根本还没有开始搞——既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和钱。

亚 麻

(列奥宁可娃还是维赫罗夫?)

这个地区种出来的亚麻每年烂掉一半多，原因在于工农业之间的矛盾。

伏尔加河上游的农村自古以来就以种亚麻闻名。细纤维的亚麻织物顶住了化学合成纤维的冲击，迄今仍是商店里排队争购的对象。但是这个地区的亚麻每年总有一半收不起来，烂在田里，等来年春耕前点火烧掉。

战后，亚麻的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每公顷产六——七公担如今已经很普遍。可是收购计划每年完不成，虽然计划数字只订到实际收成的一半。整个共和国在第八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只收购到计划数字的百分之七十四至八十五。也就是说，收上来的不到种出来的一半。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亚麻占播种总面积的百分之十至十一，但劳动消耗量超过百分之三十。亚麻从田里拔出来后，经过切除麻头，就叫做麻秸，把麻秸摊晒开来，经露浸发酵，变成秆茎，就可以送到工厂去了。这最后两道工序占了总劳动量百分之七十，而且全部是手工，时间又处在收割季节的最高潮。一双种麻女人的手平均负担六公顷，也就是二十五吨麻秆茎，在这个过程中至少翻弄四次（扎起来和解开来），就是一百吨。这是怎么也来不及的。

因此，最需要用机器的是摊晒和翻弄麻秆茎。但是种麻机械化却不是从这最后的工序开始的。最先机械化的是播种，然后是拔麻，清除麻头等。后来出现了亚麻联合收割机，摊晒和扎捆也机械化了，但这种联合收割机还少。最主要的是，翻弄麻秆茎的工序（时间最长，劳动量最大）始终还是靠女人的双手。

不久前加里宁州开了一次会，叫做“亚麻和机器”。会上发言的各个单位互相抱怨。下面引了几段。

州委书记：“在种麻业里根本没有成套的机器，只有零碎个别的解决办法……”

科研机关工作人员：“亚麻研究所研制了一种专门在拖车上拉平麻堆的装置，使用后可以使联合收割完全不致停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二十。然而这样简单的装置至今没有投入成批生产……我们认为农业机器制造业向麻农欠了很大的帐……”

区农业局工程师：“需要新的播种机……化学除草用飞机了。效率非常高，但效果等于零：田里仍旧长满草。为了在地面上进行除草，现在用的是花园用的喷粉器。它喷粉不均匀，一有微风就完全不起作用，应当把它排除掉。‘ТАН 10’型机器根本不管用。需要造简单些的和可靠些的机器……”

种麻包产组组长：“联合收割机上的捆扎设备经常坏，所以

没有地方在用它……我们有亚麻摊晒机。它的效率是一天一公顷，而为了使用它需要四个人和一台拖拉机。这些人在同样一天内用手工可以不慌不忙地摊晒两公顷……”

厂里的工程师：“科技会议的记录写明：认为亚麻的基本收割方法是用联合收割机。可是记录归记录，搞机械化的科研机关的态度没有变化。他们仍旧设计出各种成套的机器……”

拖拉机和农机制造部工作人员：“根据亚麻研究所制订的收割工艺，一套收割机器由十一台机器组成，其中三种是加工麻秆茎的……这难道符合将来的需要吗？不。它们仍要求有手工劳动。”

机器不好和不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担忧的是没有人去掌握机器。例如，一套收麻的机器有十一台之多，谁去开动呢？

在西北各种麻州里，农村居民外流率极大，一九七〇年每一千人口中外流达二十六点八人。外流的人大多数是十五至二十五岁的青年。

在一九六五年，全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共有农机手三百十万人，到一九七二年达到三百五十万，也就是增加了四十万。但在这七年里全国的农业职业学校共培养了农机手五百六十万。还有五百多万人到哪里去了呢？进城了。年轻人在农村干了二、三年，掌握了各种机器，就走掉，代替他们的是刚从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对一套十一台的收割机器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一个国营农场场长说：“在我们场里没有一个工程师，在所有农机手中没有一个受过中等教育。”这不是个别农场的现象。这种情况约占全部农庄或农场的一半。

既然劳动量最大和时间最长的是把麻秸变成麻秆茎的过程，那末，把拔出来的麻秸直接送进工厂，让工厂去加工，不是很

好吗？好是好，但是工厂没有这个能力。勒热夫区的亚麻工厂在一九六二年投资一百五十万卢布造一个处理能力为每年八千吨的浸洗麻秸的车间（即把麻秸直接收购进来，加工成麻秆茎）。过了四年，承建单位宣布交付使用，但临时发现忘了装净化设备。卫生监督机构指出，这个车间每昼夜排出的二百立方米浸洗液体会把整个伏尔加上游地区的生物都毁了。但共和国的轻工业部强行下令开工。生产实践表明，车间的能力只勉强达到设计的一半，而污染超过了规定允许标准的十倍。三个月后车间被迫停产。

不仅勒热夫区是这样，整个加里宁州的亚麻工厂浸洗麻秸的车间的全部设计能力为四万吨，实际能加工的只有二万八到三万吨。而全州的农庄和农场能够提供的可达五十万吨。在整个共和国，比例也大致如此。

因此，由工厂直接收购麻秸的理想，一时无法实现。而且，工厂里有人根本反对这样做，因为收购麻秆茎毕竟省事得多，而且利润高。有一组对比数字：

由农庄在田间把麻秸加工成麻秆茎（每公顷）：农庄花费二百四十个劳动日，工厂花费六十个劳动日。

把机器捆扎的麻秸直接交给工厂（每公顷）：农庄花费七十一个劳动日，工厂花费一百四十个劳动日。

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后一种方法对国民经济最有利，因为花费劳动总量少，而且麻也不会烂在地里。但是工厂花的劳动量增加了一倍多，工厂“不合算”。

“我们都赞成共同的利益，但是最好我轻松些，而你艰苦些。亚麻加工工业目前坚持的正是这个”。

工厂不配合，有联合收割机也不解决问题。一九七三年的情况是：九月份多雨，摊在田里的麻秆茎变黑，发霉，许多单位

没有完成交售计划。勉强收起来送到厂里的麻秆茎，也按极低的品级收购，损失几十万卢布。

介绍两个种亚麻的包产小组的情况。一个包产组的组长叫列奥宁可娃。她的包产组没有农机手参加，农机手还是按派工干活，照完成的定额拿钱，但是由包产小组的组长指挥。这种包产组的特点是能充分调动农村的劳动力，因为包产组成了所包的田块的主人，就把所有能干活的人，包括退休老太婆，都发动起来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另一个优点是，组长亲自去交售产品，同工厂收购员争论产品的等级，卖得的价钱比较高。但这种包产组由于没有农机手参加，不能调动主要角色的积极性，所以被认为已经“过时”。另一个包产组全部由农机手组成，组长叫维赫罗夫。农庄把一百二十公顷的亚麻田包给他们六个人，规定他们每公顷上交七百卢布，超过七百卢布的部分由农庄和包产组平分。他们预计，每公顷的收获卖得一千卢布不成问题，就订了合同。从播到收，农机手们很努力。但由于劳动全过程不是全部机械化了，需要有许多组外的人用手工参加（如扎麻、分档、烘干、装卸等），所以他们要不断去求人、催促，而这些组外的人由于不参加包产，所以工作不积极，拖后腿。到最后，每公顷麻卖到八百五十卢布，包产组按合同可得（七十五×一百二十）卢布。这时，那些组外的人却来伸手讨钱了，说麻并不是只由包产组的人种出来的，大家都应分到。结果维赫罗夫只好同意均分，但从此不干包产组了。他继续按派工和定额挣钱，钱挣得不少，但农庄里的种麻收入却越来越少……

春天，作者去找一个农庄主席戈鲁别夫。后者正在一块亚麻田边上走。去年秋天烂掉的麻秆茎一排排躺在田里，由于日晒和风吹已经干了。春耕在即，因此戈鲁别夫一边走，一边划着火柴，朝每一排秆茎丢一根。火舌象一条条蛇在田里游动，呛人

的白烟刺得人的眼睛流出了泪水。

许多国营农场多年来每年各播种亚麻一百五十——二百公顷，而能运到厂里去的产品只占田里长出来的百分之二至二十，可是播种面积年年不缩减。为什么呢？唯一的理由是：种得多至少总能有少量收成，种得少了恐怕就要收不到……

乡 村

(玛利亚·彼得罗夫娜和纳扎罗夫)

这一节说的是农村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他们搞物质刺激发出了许多钱，但是又不能供应商品。

在每年割草季节，农村里的女挤奶员、拖拉机手等各行各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都要降低，因为他们都要在这段时间里为自己家里的奶牛准备足够的过冬用的干草。两年前，“俄罗斯”集体农庄主席纳扎罗夫不知怎么一来想到了这一点，下令用拖拉机为庄员私人的奶牛割草。这样一来，女挤奶员就不必每年有一个月的时间为了干草而疲于奔命。

但是农村里除了干草问题外，还有许多私人生活上的问题影响劳动生产率。例如：

在同一个“俄罗斯”农庄里，每天有七、八台拖拉机停着，因为拖拉机手轮流去当牧人了。全农庄有二十四个村子，每个村子里都养着家畜，集中放牧，每家人家就得轮流出人去管。

二十四个村子一共只有两家商店。村子离商店一般有五——七公里路，要买些面包和盐，也无法派小孩或老人去，尤其是冬天。算了一下，一个农庄里为了买面包每月就要耗费八千

个人——公里。

烧柴问题：一家人家平均一年要烧二十立方，整个农庄就是七——八千立方。每年光是花在劈柴上的劳动日就是二千个。

这些问题，甚至纳扎罗夫也没有解决。而干草问题，全区也只有他和戈鲁别夫解决了。

为什么呢？因为上面不支持。骂是不会骂的，但也不鼓励。

在皮夏洛沃村有十五座农舍（包括钉死了的），二十二个人，处于能劳动年龄的人只有七个——男三、女四。村边有一座养鸡场，里面有八百只母鸡。有一个男人专门用马替养鸡场运水和饲料。这人叫米什卡。由于农村生活不便，米什卡利用马匹和自己的劳动力为邻居和附近的老人们提供生活服务，不但赚得吃喝，而且每天可收入五个卢布。

农村里现在钱很多。一个退休老太婆玛利亚·彼得罗夫娜搞家庭副业，每年能出售一头小牛，两头猪，六到八只羊，五百公升牛奶，一千个鸡蛋，收入近三千卢布。但是她家里家具坏了，碗碟破了，鞋子旧了，屋顶漏了，都没有地方去买或找到人修理。最近的商店离她家有五俄里，里面除了面包、糖和伏特加之外，都是一些滞销的陈货。

回顾一下历史：大量的钱流入农村有两次。一九六五年起实行了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过了三年，又大幅度提高了牲畜的收购价格。第二个措施是第一个措施引起的后果。因为实行了固定的工资后，社员们感到到集体的田里去劳动更有利，就不大热心搞私人经济，肉和奶的产量就直线下降。

但是牲畜的收购价格提高后，农庄付给挤奶员的工资又进一步提高了。如果挤奶员的工资每月不到二百五十卢布，她就宁可在家里养两三头猪。

就是说，象玛利亚·彼得罗夫娜这样钱多得没处用的人，不是个别现象。

有钱买不到东西，钱不再投入流通，造成了复杂的问题。例如勒热夫区百货公司向上面提出的各种衣服定货单只得到了百分之三十三至六十。村里人纷纷到城市里去搜购生活必需品。在“热古诺夫”集体农庄里对十户人家作了调查，他们每年每人在这方面所花的公路和铁路车费就是三十个卢布。

作 风

作者在这个中标题下对领导农业的作风提出了非议（主要针对区一级），分三个方面罗列了许多现象，把当前的农业危机归罪于过去的老经验和老传统的束缚。

经验的包袱

作者认为，自身经验的包袱正压在人们的身上。经验既是智慧，又是惰性。

加里宁州的人早就看到，在畜牧业方面跨农庄的专业化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普斯科夫州的“古比雪夫”集体农庄在一九七〇年已经养着三千二百头肉用牛，而在加里宁州里每个集体农庄还是办着许许多多小型畜牧场，而且品种齐全：有的养着五十只羊，有的养着十头母猪，有的养着二百只鸡。这种小畜牧场往往是亏本的。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末，祖勃卓夫区提出了消灭小畜牧场，让各农庄集中力量经营两、三种牲畜的计划。州里说，可以试试看，但绝对不许降低产量。于是在区的各办公室

里就议论开了：“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呢？万一……呢？现在我们好歹还能完成计划。是否还是往后拖拖吧，啊？”于是这个计划就搁下来了，一拖就是三年。

可以把这叫做小心、谨慎、不坚决，等等。但作者认为这就是经验的包袱，它有很深的根子。几十年来，集体农庄主席一直只为自己的农庄负责，他们从来不知道跨农庄的经济联系。祖勃卓夫区的人最怕的是，一旦他们建立了大型的跨农庄的畜牧场，而合伙的农庄却不把饲料给他们送到，怎么办呢？

老经验成了“障碍”，有种种表现。其中之一是“直接见效”原则。在工农业中都有。一个厂长说，他的工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三是手工劳动，用于仓库、搬运等辅助性工种。为什么不把这些工种机械化呢，因为上面拨来的投资只许用于生产车间，据说只有生产车间才是直接保证生产增长的。过去，人力来源丰富，可以这样做，而现在工厂已把农村劳动力几乎抽干，辅助工种占用大量人力已经是很不合理了，因为现在工厂已经不得不每年派工人下乡去支援农庄了。原来，要增产肉和奶，现在就得给工厂投资，让工厂把辅助工种机械化，这样就可以少吸收农村的劳动力。

在农村，“直接见效”原则表现为任何生产项目交付投产时都没有福利设施。例如畜牧场，牛棚造得非常好，但周围是一片泥和粪的汪洋大海。为什么不造一条柏油路？因为钱要用于多造牛棚，多养奶牛。这在过去是对的，因为劳动条件虽差，那时愿当挤奶员的人还是很多，多造牛棚就能多产奶。而现在，这种劳动条件却使得女挤奶员们再也不肯让自己的女儿接自己的班。

作者同勒热夫区的区委书记一起到列宁集体农庄去，在农庄主席的办公室里挤着许多工作人员在一起办公，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不断，以致无法开始讨论工作，最后不得不到外面操场上

去开会。这使作者产生了一个感想：农庄主席们还没有把办公室里的桌子当作自己工作地点。田头、畜牧场、工场、打谷场——这是他们的工作地点，而在办公室里只是签签文件，开开紧急会议。而作者认为，这也是经验的惰性在起作用。最初的农庄主席们和庄员一起耕种割草，农庄办公室里甚至没有主席专用的桌子。但后来，“管理的职能逐渐同生产的职能分开”，管理职能的主要工作就是“思考”。办公室应当能够使主席进行思考。作者说，农庄主席的单独的办公室首先出现在富裕的农庄里。这完全不是因为这种农庄里钱多，而是相反：“聪明人比别人富得早”。“聪明人比别人更快地开始明白：东奔西跑就不能往前看得很远。往前看是用思想，而为了产生思想，需要的不是忙乱拥挤的地方，而是需要工作上的舒服。”

是进行深入分析和……

勒热夫区农业管理局的总工程师杰明奉命为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一个报告，题为《本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技术装备使用情况》。在大会前十天，杰明还没有动手写，作者问他准备提出哪些问题，杰明说，主要是人员的问题，青年很糟糕：技术差，不爱护机器，不守纪律等等。作者问他根子在哪里，他说不知道，而且不打算去研究，因为他不是社会学家。

大会开了，杰明的报告也写好了，不过是由另一个比他高一级的人在会上宣读的。报告中罗列了大量的数目字，但没有一个使人记得住。作者要了报告的文本回家去再三研读，才归纳成为下面几条：

1. 现有数：

区里共有九百八十六台拖拉机，二百十八台谷物联合收割

机,一百一十台亚麻联合收割机,三百辆汽车。三年内共买了拖拉机四百九十二台,亚麻-谷物-马铃薯联合收割机二百六十九台,汽车一百四十五辆。

2. 更新:

同期内报废三百四十五台拖拉机,一百六十二台联合收割机,九十九辆汽车,一百五十五台播种机,二百台犁,二百四十台割草机。一九七三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买进了价值二百六十万卢布的机器。

3. 使用:

拖拉机的更换率是一点一,拖拉机总数的使用率是零点六(就是说,每一百台拖拉机中平均有四十台不工作)。每一标准台拖拉机的日工作量是五公顷。大量机器被拆散,瘫痪在田里。

4. 劳动组织:

建立了一百二十一个机械化小组,共七百三十七人。九十三个组顺利地完成了播种(二十八个在临结束时垮了)。

5. 人员:

拖拉机手和司机总数八百七十三人,其中一级和二级的为四百四十三人。生产技术学校三年内共为本区培养了拖拉机手二百一十名。一年半内有案可查的违反使用规则的事件共七百六十起,有九十二人被吊销执照。

6. 重视情况:

有效地使用技术装备的问题,半年内在区执委会会议上讨论了五次,人民监察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十一次,各村苏维埃执委会讨论了十八次,各村苏维埃全会上讨论了十四次。总共四十八次,也就是一星期两次。

数目字是整理出来了。但是报告中的评价和结论使作者很不满意,认为只是一些老生常谈,例如:“很好地利用技术装备是提

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源泉之一……”“为了顺利解决面临的任
务，必须改变对技术装备的态度”等等。

作者拿第一组数目字（现有数）为例进行了分析。从表面
看，机器数目是空前的多，几乎有了一千台拖拉机。但如果与
三、四年前相比，就可以看到，数量上的增长已经没有了，机器数
目大大超过了农机手数目。情况“令人忧虑”：“每年花二百万到
二百五十万卢布购买装备，却把成百台的机器提前报废，拖拉机
总数利用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劳动生产率没有或几乎没有增长。
投资没有收益！”

作者又针对第六组数目字（重视情况）进行批评说，半年内
讨论了四十八次，被作为重视的例子来报告，可是会上又重新指
出，每百台拖拉机中有四十台不工作。“我们的发言和决议的有效
率究竟是多少呢？”“结论很清楚：我们经常只是为讨论而讨
论，表面地、没有深刻的分析、没有勇敢的结论。”

区里有许多负责收集情报（材料）并进行分析的机构，但对
一个问题往往没有统一的想法。例如，有一次区委讨论“姑娘”
问题，即为什么年轻姑娘大批离开农村，各机构来的人就发表了
不同的意见。干部科的人责怪农庄主席们不善于做青年工作。
经济人员反驳说，不，问题不在于主席，而在于畜牧场的工艺太
落后。党的工作者又不同意，问道，难道姑娘们就只能在畜牧场
工作吗？难道她们在农村里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吗？在争论时，
每一方都用“我认为……”这样一句话开头，谁也不掌握对问题
进行了全面分析的材料。这样的材料根本就没有，如果不算一
些已过时的数目字。深刻的社会分析不包括在区的各机构的职
责范围之内。

……提出非传统的解决办法的时候了

祖勃卓夫市被三个集体农庄所包围。这三个集体农庄正在建造的中心村离市区边缘只有二到四公里，造得也不坏，但青年还是要进城去住。这三个农庄主席就想，既然祖勃卓夫市只有九千人口，两家为农业服务的工厂（汽车修理厂和亚麻加工厂），而且市里的学校、文化宫等本来一直就在为农庄服务，那末为什么不可以就把祖勃卓夫市作为这三个农庄联合的中心呢？从一切方面来看，这都是很合算的。但是当他们把这个想法向区领导提出后，却立刻受到了否定，说他们超前了，城乡溶合是将来的事，劝他们目前还是要把住房造得离畜牧场近一些。

作者认为，农庄主席们的想法就是一种“非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好的、有远见的。而区领导却受老传统的束缚。

“新生活”集体农庄把幼儿园的房子造好了。而全农庄需要入托的孩子只有七个。按规定，幼儿园工作人员的编制不能少于十二个。总不能为了七个孩子而用十二个工作人员，于是这个农庄就想同人家合办，把在农村里的工人孩子和邻近的铁路工人新村的孩子们都放进去。但是州里不同意。结果农庄就把幼儿园的房子租给了区医院。

作者对此评论说：“传统的解决办法不行，需要找寻新的。”

州里的代表前来主持一次基本建设的会议。全区住房交付使用的半年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十五，而在会上受到斥责的竟是订购单位。一个农庄主席报告说，由于承包单位没有完成原定的工作量，农庄的一个畜牧综合体无法投产。可是领导申斥他说：“向建筑工人们提出问题：快些，快些，这是很简单的。您应当帮助，去到处奔走，一个地方不行，就到另一个地方，再不行，

就到第三个地方。建筑是个最复杂的领域。解开结子，接通关系，协商，推动，而且不是断断续续去做，而是要每天，每小时去做——这都是订购单位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前进。”

这又是从古以来就是如此：一个农夫想要造房子，他必须自己搞到木料，找到木匠，去把砖头运来，把铺屋顶的草备好。农夫成了农庄主席了，事情还是这样……

作者对此感叹道：“时代在什么地方啊！”

(崔惠之译)

译后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苏修报刊上进行过一场相当热烈的“问题讨论”，讨论的题目是“农民为什么不爱土地”。这个题目本身就把苏联农业衰败的罪责推到农民头上。在这个前提下，为了帮助勃列日涅夫集团摆脱农业的困境，参加讨论的人吵吵嚷嚷，提出了许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有人说，要在农村建造“城市式”的农民新村，多搞些文化福利设施，这样就能制止农民流向城市；有人说，要推广农机手的包产小组，分田到组，超产分成，这样农民就会对土地产生“主人翁”的感情；还有人说，关键在于要有好的领导者（指农场场长、农庄主席），并给他们以自由经营的全权（“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因为“在现代条件下，要培养对土地的爱应当通过领导人”。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倒是共同的：他们对各自的主张当时总算都还有点信心，认为它们是治病的良方。本刊1974年第3期发表的列·伊凡诺夫的特写《爱和功勋》（一九七一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农村特写集《又是春天》中的一篇），就是一例。

又一个“五年计划”过去了，当年那些人曾经寄予重大希望的种种妙计，不但丝毫帮不了勃列日涅夫的忙，反而促使苏联农

业的矛盾深化，每况愈下。这期刊载的这篇农村特写多少透露了这方面的一点情况：各部门、各单位各自为政，分散乱搞，使得“城市式”的农民新村造得既慢又差；而且农业与畜牧业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要求居住集中而畜牧业继续要求居住分散，也使小村并大村的计划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凭借“物质刺激”建立了成千上万个农机手包产小组，而其中大部分维持不到秋天，随建随垮，名存实亡。农机手小组接受包产条件后，有争取多超产多分钱的积极性，但其他普通庄员（做田间管理工作的、做辅助工作的）由于不能参加分肥而不予配合，拖后腿。而一旦把超产的钱与大家均分，农机手又觉得费劲大而油水少，宣布再也不干了。至于领导人，这篇特写中提到的一些农场场长和农庄主席，虽然几乎个个都是“先进”的，水平高（都是“有文凭的专家”），权力也大（一身总揽农村中党、政和其他一切大权），但是他们对文中提到的种种弊病也都是束手无策，因为这些弊病反映出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的深刻矛盾，在大家都搞资本主义经营、以邻为壑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例如工厂不肯直接收购刚割下来的亚麻，而每年让一半亚麻烂在田里）。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全在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农民不爱土地”的谎言已经掩盖不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祸根。因此这篇特写的作者终于把“农民不爱土地”之类的话收了起来，转而在领导作风上找原因，大谈什么“自身经验的包袱”等等，目的还是为了掩盖真正的矛盾。作者最后虽也开出了一些药方，如“深刻的分析”、“采取非传统的解决办法”等等，然而举的例子也都是反面的，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为证。总之，这一篇特写的基调，比之于《爱和功勋》要低沉得多，除了叹苦经，还是叹苦经，看不到半点的希望。这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苏联农业，如同苏联整个社会一样，已处于穷途末路的可悲境地。

无可救药的苏修农业

奕平 梅希雪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农业危机空前激化。为了帮助勃列日涅夫摆脱困境，苏修文学界炮制了大批“农业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哀叹农业的萧条；有的从外部寻找农业危机的原因，企图为苏修统治集团推卸罪责；有的或出谋献策，或为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某些农业措施唱赞歌。通过分析这些作品，我们对苏联农业衰败的现状，即可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这里“到处是一片腐败景象”

长篇小说《现代人》的主人公谢德罗夫春耕大忙时来到“高加索”农庄，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景象：

“牲口虚弱得简直站都站不住，牲口棚又脏又湿。十六台履带拖拉机有九台不管用了。化学制品运到‘高加索’农庄，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还堆在铁路会让站上。春播还没有开始。到处是一片腐败景象……”

光一个农庄这样吗？不。谢德罗夫到全区畜牧场看了看，发觉

“没有精饲料，连麦秸也没有。全部指望都在牧草上，可牧草还没有长起来。”尽管年年喊努力，但乌斯吉—卡里特文区的田野还是“寸草不长，光秃秃的一片”。长篇小说《人世间》所反映的情况略有不同：地里“麦秆长得挺高，但麦粒却发枯了”。就连一味找“光明面”来颂扬的农村特写《爱和功勋》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野草长得很高，骄傲地俯视着小麦——这片宽阔的田野，成了莠草和大戟草的殖民地。”

田里的情况很糟，农民的生活则更糟。《爱和功勋》就表现了这样的情况：“庄员的地位不知怎么迅速地被降低了。区里谁也不拿庄员们当一回事”，农业工人“经常吃不饱”，“连面包也不能充分供应”。《人世间》也写道：粮食都被“国家”拿去了，“农庄连种子也还没有留足，至于给庄员按劳动日分配粮食的事，根本没有人想到过”；“生产粮食的人没有粮食吃”。中篇小说《万卡·普罗斯库林》里的万卡，在家乡干一天活只能得到二百克粮食的报酬，妈妈没鞋穿，妹妹没过冬大衣，房子坏了更没法修理。而《现代人》里鲁基扬诺夫夫妻俩，一贫如洗，“生活过得就象难民”。《人世间》里的一个人物对此作了总结：“歉收，牲畜瘟死。没有安乐的日子，只有辛酸的眼泪”。是啊！今日的苏联农村，它的每一个角落，就正是充斥着这样的“腐败景象”嘛！

“依你看，农业落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人世间》的主人公霍尔莫夫问一个农庄主席的话。这个问题，从勃列日涅夫到他的御用文人，都纷纷企图给以解答。

勃列日涅夫每次谈到农业减产时，开宗明义第一条总是责怪“天气不好”，苏修文人们也通过文学作品为之帮腔。他们抱怨说“旱灾把人折磨坏了。一连三年，田野里干旱得什么都烧坏

了”。“去年庄稼都旱坏了，可今年又不断下雨”。一篇题为《困难的收割》的文章也写道，一个冬天没下过雪，加上入夏以来三个月“没有一滴雨水”，使得粮食歉收、牲畜遭殃。总而言之，老天爷不帮忙致使农业一团糟。可是，为什么一九三八年苏联东部和东南部遇到历史上罕见的旱灾，但收成却比沙皇时代粮食产量较多的一九一三年还增产百分之十八点六呢？显然，“天气不好”只是个托词，连苏修《我们同时代人》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天气只不过暴露了这个弱点，而绝不是歉收的主要原因。”

看来，还得另找原因。三部曲长篇小说《普里亚斯林一家》把现在的农业危机归咎于斯大林领导时期的农业政策，说什么当时集体农庄“简直空得象用扫帚仔细扫过一样”。这就是说，当年基础没打好，现在就发生危机了。可是，有谁会相信这一套呢？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当时世界重要的粮食出口国的事实，早已把他们的谎言撕得粉碎。

许多作品还认为，农业衰败的原因是所谓“农民不爱土地”，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到城市去了。短篇小说《老家》就表现了这样的情况：村庄“有一大半房屋空着，冷冷清清”，青年们“千方百计地离开农村”，一走“便再也不会回来了”。农村特写《问题和性格》也哀叹许多农机手都离开农村“进城了”，“产生了有拖拉机没有人开的现象”。这种现象，使短篇小说《一年四季》里的农庄主席惊呼：“人啊，人啊！要是世界上能有一家制造人的工厂，有多少，我们就订购多少……”可是，这种声嘶力竭的呼喊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据苏修《记者》杂志透露，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〇年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近几年每年竟达二百万人，其中主要是青壮年。农民背井离乡的原因何在？不少作品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说什么：庄员们“工作得

不好，不齐心协力”，“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

也有一些作品，认为农村的某些干部不好。他们除了管理不善外，就是所谓“道德”不好。《现代人》就埋怨，“领导他们（庄员）的是一些庸碌无能的组织者”，岂止是“庸碌无能”，象“‘曙光’集体农庄没有领导人，有的只是以洛古金科夫为首的一伙盗贼。”《人世间》里的农庄主席卡尔金和伊凡赫宁科等人更厉害。他们盖起了豪华的大洋房，坐上漂亮的高级小轿车，穿着皮靴、马裤，游来荡去，颐指气使。据这些作品的作者说：“事情主要决定于领导人，这是一个真理。”而他们认为苏联的农业正是败在这些农村头头的手中。

其实，勃列日涅夫及其御用文人搬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无非是为了掩盖苏联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即在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严重破坏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社会的大倒退导致农业的大倒退。

“怎样才能扭转这种局面”呢？

深重的农业危机，使苏修头目及其御用文人们感到焦虑不安。《老家》的作者就提出了“怎样才能扭转这种局面”的问题。怎样扭转这个难堪的局面呢？

一种意见认为必须通过“道德教育”来改变农业劳动者和农场、农庄领导人的思想面貌。

在这当中，盛行于六十年代末的“古风派”作品就是一种。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今日苏联社会的城乡矛盾，以及农民不安心农业生产而大量流往城市的现象；并且大发思古之幽情，拚命歌颂和美化旧的农村以及这些农村中的老头子和老太婆，因此被冠以“古风派”的称号。例如，中篇小说《最后的期限》

中的主人公安娜是个八十高龄的老农妇，一生辛劳，养育了十三个子女，大多死亡。剩下的五个，除了小儿子留在农村以外，其他都住在城市里。在她临终的前几天，接到电报的子女陆续回来。老农妇由于兴奋又苟延了几天，这就使得那些对母亲、家乡、土地没有感情的子女万分焦急。他们没等到“最后的期限”，便纷纷离去，让老太婆孤苦伶仃地死去。作品正是通过对老太婆的同情和对那些青年人的鞭挞，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只有农村生活才是道德美的源泉。与此相类似，话剧剧本《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中被后代称作“守旧的爸爸”的阿迦保，不但自己“爱土地”，而且还希望自己的儿子们“重新爱上土地”。

农村中的这些老头子、老太婆，统统都是宗法制农村道德的代表者。歌颂这些人物，实际上是主张回到封建宗法社会中去，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开倒车的行为，是一种反动没落的思潮在文学中的反映。但是，由于这类作品对今日苏联农村现状散布了悲观、怀疑的情绪，同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矛盾的，因此引起了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恐慌，他们批评“古风派”“否认规律性”，没有根据他们的精神去反映“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着农业劳动的性质和农民的心理”“这个新事情”。为此，他们抛出了一些作品与“古风派”来一个针锋相对。话剧剧本《我们青春的鸟儿》既塑造了守旧的爱土地的老太婆鲁查姑妈的形象，但更突出了以农庄主席为代表的农村年轻一代爱土地的形象，总之，两代人都爱土地。苏修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马尔科夫更是以他的短篇小说《伊凡·耶果雷奇的土地》作为示范。小说歌颂的不是一般的农村老头子，而是退休的区委第一书记，他摒弃“天伦之乐”，不去城市儿子家，宁愿留守在自己一生工作过的土地上。可是苏修一伙提倡的这类作品，即便能扭转“古风派”的方向，也无法帮助勃列日涅夫集团摆脱农业危机。

还有一些作品专门引诱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理想的“领导人”身上。《人世间》里的霍尔莫夫、《现代人》中的谢德罗夫以及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中的安东纽克，就是作者们编造的所谓“清官”的典型。这些人物打着“为民作主”的旗号，拒绝上缴“比计划多一倍的粮食”，撤换贪污腐化的农庄主席，因而很受群众拥护。然而，霍尔莫夫这类人物是不真实、不典型的。他们引诱被压迫人民寄幻想于反动的国家机器，起着麻醉苏联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但这类作品要歌颂“清官”，就不能不对苏修社会的真实情况作一定程度的暴露，因而遭到了统治集团的斥责。

另一种意见认为通过道德说教改变不了苏联农业的现状，于是七十年代开始，主张加强农业的“经营管理”来解决农业问题的作品便占了上风。话剧剧本《幸运的布肯》就歌颂了“包工组”的管理制度。作者通过主人公布肯之口说：

“我在想：要是把我们的分场改为包工制方式，又怎么样呢？就让每个工人用他所得到的产品和货物来决定他的劳动价值吧……（试验）已经两年半过去了。以前我的分场里有四百个人干活，可是现在只有二十三个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十倍，而每个人的收入提高了一倍。”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十倍，但工人收入只提高一倍，这种革新措施，正如列宁在《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一文中所揭露的那样：“他们只雇用年轻力壮的工人”，“谁留下来，谁就要四倍紧张地工作”。^①正因为这个改革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利，所以剧本中的人物欣喜若狂地声称，布肯的试验具有“巨大的全国性的意义”。剧本《适得其所的人》同《幸运的布肯》有些不同，它主张建立工农业综合体的管理制度。剧本中的农庄主席鲍勃罗夫说：“农庄必须转移到工业的基础上去”，这是“新的歌，新的思想”。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5页。

他一当上农庄主席，就宣布“要消灭所有的小的畜牧分场，建设一个综合企业。我们将把所有的村庄合并到一个中心：居住、商业、生产、文化中心。人们将得到一切方便。”据说，这样就能“消灭城乡差别”，也能留住青年不再离开农村了。短篇小说《别列祖吉村》则提出：“经济规律是无情的：生产的集中化迫切要求把小的村庄并掉”，理由是零散的小村子多，使得大小道路就多，沟渠也多，把整片土地分隔得七零八碎，不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改变轮作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是不可挽回的现实”

苏修曾声称他们要把苏联农业“引上不断高涨的道路”，勃列日涅夫及其喽罗们确实也颇费了一番心机，但结果又如何呢？

“古风派”的风一度刮得可谓猛得很，但是结果并不美妙。《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里的阿迦保伪称自己已死，发报丧电报把城里的儿子们叫回来，企图教育他们“复活”对土地的爱。可是他想了许多“计策”，结果都是“白搭”，不仅没能使儿子们回心转意，留在农村，而且连原先在农村的小儿子的未婚妻也被带到城里去了。最后，阿迦保伤心地说：“看来这土地生的病，我的药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靠改善农村某些领导人的“道德”面貌，甚至把这些领导人“撤职”就能解决问题吗？不能。《人世间》、《现代人》里不是也撤了一些领导人吗？可是路线不变，于是正如这些作品所供认的那样：农村的丑恶现象不但无法“根除”，反而愈演愈烈。

至于这些作品所鼓吹的“经营管理”措施，那也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幸运的布肯》把“包工组”说成是有着“巨大的全国性的意义”的措施，但《爱和功勋》却举例说：“加里宁格勒州一个

种土豆的包工组组长,在组内每月挣一百五十卢布,而当附近出现了一个修路队,答应给机务人员的工资不低于二百卢布的时候,这个组长就离开了小组。对土地的爱立刻完蛋了。”《问题和性格》也说,这些包工组“往往春天搞起来,不到秋天就散了,或者搞得非驴非马,有名无实。”他们用钱来刺激人,结果闹得组内与组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大家着眼在收入上,农业生产还是搞不上去。被勃列日涅夫吹得天花乱坠的集中兼并和“工农业综合体”的情况也很不妙。话剧剧本《明亮的河边》就反对并村,认为人越是集中,离村庄远的土地就会变得更多,这些土地将因为无人照顾而抛荒。话剧剧本《适得其所的人》尽管吹嘘把农庄变成畜牧业与肉类、乳类加工厂的综合体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但剧中新农庄主席首先面临的是如何使荒废的机器动起来,如何把自己农庄的强劳动力从附近的大型化工厂去“挖”回来,“骗”回来,“赎”回来的问题;而一旦建成综合体,在它的内部还将出现许许多多的矛盾。尽管这样,由于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搞集中、垄断。而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阶段,靠了它怎么能够解脱危机呢?所有这一切,用《老家》里的那个农庄主席的话说,就是“这是不可挽回的现实”。

“不可挽回的现实”,这句没落阶级面对灭亡的无可奈何的悲叹,是今日苏修农村绝好的写照。的确,只要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着苏联,苏联的农业危机就不但不能消除,而且将越来越加剧,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恶果。在这“不可挽回的现实”面前,勃列日涅夫集团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解决不了农业问题,只有在苏联人民起来推翻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妥当的解决。